女聲

第二卷
第十期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出版

先聲

幾乎每個星期都接到讀者底來信，而且來信中都給我們很多鼓勵的話，我們覺得愉快而感謝。有許多愛護我們的讀者，我們就覺得有生氣，心境活潑；雖然我們底生活是非常靜寂而孤冷的。

讀者還給我們許多好的意見：比方說，希望我們增加文藝欄，希望我們多登通訊，希望我們多登載關于婦女生活底實寫。我們都一一接受；雖然限于篇幅，但還是盡力爲之，因爲要使讀者愛好這本東西。在最近的一期中，我們就登了好幾篇關于婦女生活的實寫，素描以及反映各種不同的婦女生活底文字。王新湯先生底「贅婚制瑣話」就是從歷史和地域上去介紹關于贅婚底情形的。如繩先生底「蒙古的婦女生活」和光宇先生底「南洋新福州的婦女」是從兩個不同的中國地帶介紹不同的女性生活的。讀了這兩篇文章，我們會知道，雖然地分南北，而婦女們底厄運和困苦却是一樣。

此外，因爲元夕在卽，我們又特約了樂无恙先生撰寫了一篇與元夜有關的風趣的文章，使讀者們讀了之後有一段古舊的新年之感。這篇文章就是「朱淑貞與元夕詞」。這篇文章因篇幅過長，不能一期登完，現在的是一部份。望讀者仔細閱讀，看我們古代的女性是多麼纏綿而多情！

本來我們喜歡在本刊之內多添一些木刻，但是因爲紙張不好，印得非常不美；關于這點我們對于閱者和作者都覺得抱歉。想竭力設法改善，如果不能，我們就暫不加用，等有好紙的時候再補進。

新年底狀況雖然不同，但是感覺上的某些部份却是一樣。好像沒有什麼可多說的。希望再一個新年的時候編者和讀者都有進步，各方面都會更好。

女聲 第二卷第十期目次

國際新聞

戰爭已入第三年。等，等

評論

女子與讀書……知堂

節約和青年婦女……芳君

婦女的生活

法國的女政客海琳妮(下)……王文山

贅婚制瑣話……王新湯

風雅的說教……包不平

她們能做和男人一樣的事(木刻)……雨中鳶

從拜訪說起……方媚

朱淑貞與元夕詞……樂無恙

南洋新福州的婦女……光宇

蒙古的婦女生活……如蠅

兒童欄

大孩子的話……陝澄

衛生

哺乳兒的保健法……葉庭芝

文藝

聽久保田先生談戲劇……嘉

黎明(長篇小說)五……關露

寒園集(詩)……歌青春

女性中心的螞蟻……小泉八雲作 辛夕照譯述

陽光的背面(小品文)……烟子

懺摩(小說)……望洋

懺悔(小說)……洋

戲評

風雪夜歸人。紅塵……蘭

信箱……讀者

餘聲……編輯室

國際新聞

戰爭已入第三年

太平洋空戰日趨緊張
日本空軍今年更有增强

似箭一般飛快的光陰，大東亞戰爭進入第三年又過了兩個月。在這個短短的三十天中，南太平洋各島嶼，曾有多次的空戰，現在分別將各種戰事作一個鳥瞰的詳述，使讀者知道最近戰爭的進行到什麽程度。

新不列顛島及波根維爾島

日海軍機曾於一月初旬轟炸新不列顛的馬加斯角方面敵陣地及敵運輸船團，擊沉小型運輸船一隻，並轟毀軍事設施數處。

另一方面敵以卡基斯型戰鬥機八架轟炸玻根維爾島日軍陣地，但爲日守備隊擊落二架。

拉巴爾的一月內戰況

在一月初旬的一星期內，敵機屢次來襲拉巴爾日軍陣地，計每次至少三十架，最多二百三十四架，共計四百三十六架；但迭經日空軍勇猛應戰，每次來襲，都將敵機若干架擊落，總計此週內毀敵機至八十七架之多。敵經此創，承認日海空軍在南太平洋，雖經多次戰鬥，而日方戰鬥力並未示弱，故敵前時銳氣大爲減色。

在一月九日敵以巨人式飛機八十架，洛基燧型及似噴火式之英戰鬥機等七十架，共同來襲拉巴爾，日海軍戰鬥機隊立卽迎擊，展開激烈空戰，結果毀滅敵機五十二架，而日方祇損失兩架。以二對五十二的比率，日方佔極大優勢的勝利，且日方實力之發揮，更足寒敵膽。

中旬敵機復來襲，數日間被日空軍擊落有六十架，日方祇損失三架云。下旬敵機二百架被擊落一百〇二架，日方得空前勝利。

新幾內島

自從上兩月，反軸心軍在新幾內上陸，因日軍屢次抵抗，故此無甚進展，仍在該島時時作小規模的陸戰。惟至一月十日後，敵方忽形活動，曾以四五百人之衆，攻擊阿拉薩北方的日軍陣地，同時曾有一日三次空襲，有機四十六架之多，但陸空兩軍，展開血戰，敵仍未得逞，故敵軍事人承認，日軍在該島抵抗力，已有顯著的增强。

日機襲吉爾貝特島等地

十一日晚間日海軍機隊，轟炸吉爾貝特島之阿貝瑪瑪島美軍機場，炸毀兩處；同時另一機隊往炸達拉瓦美軍機場，炸毀陸上設施。

在極羅斯忒角海面，有敵驅逐艦，二萬一千噸布拉塞號，爲日空軍轟沉。

十三十四日間，日海軍機隊，强襲玻根維爾島之特羅基納敵機場，及新佐治島之孟達敵陣地，均使蒙受重創。

綜觀上述各戰，反軸心軍不斷增加其空軍勢力，屢次以大量戰鬥機向各島襲擊，惟經日軍勇敢迎戰，予以重創。是故日方全國一致推行增產飛機數量，上下協力，一心一德，集中力量，茲將日軍需省航空兵器總局總務局長大西海軍中將之廣播演詞結論錄出，可見一班。詞云：

「去年以來，吾人曾從各方面愼重檢討日本國力，並於最近已確定今年度（至明年三月底）飛機生產之預定，其數字雖不能奉告，但確實相當龐大，此項預定實現之時，則可確除過去一年中間之艱苦戰局，且此項預定之實現，决非不可能，亦非强以不可能爲可能，而係以可能爲可能，余一年前所想像不及者，即爲一年前認爲不可能者，今已自信其可能矣。」

歐洲戰場的蛛絲馬跡

第二戰綫的逼近
中立國家的困難

自從一九四四年的開始，不論日德英美軍事發言人，均有認爲今年是英美總反攻的一年。大抵這種見解係由於德黑蘭會議的推測而來。因爲蘇俄獨當一面，在東線應付着强盛的德軍，足足有三個年頭，縱然英美再想抵賴，耽擱幾時，到了今年，再無延遲的可能了。

至於去年英國常以側重歐洲，輕視東亞戰場，到了今年，美國也不容英國敷衍，也迫緊一步在南太平洋發動，所以上文所論空戰的日趨緊張不是沒有理由的。

既然反軸心國，在今年更無考慮的餘地，祗有着手開闢第二戰線，爲他們的不二法門了。但是怎樣或是何方才能開闢這個雙方生命所繫的戰線呢？

當然，由蘇俄方面設想，祗能承認西歐開闢戰線，才能算爲第二戰線；因爲他們在東線堅持了三年的獨當一面，雖然去年下半年反守爲攻，曾經犧牲了大量兵器，多數軍士，才能迫使德國縮短防線；可是他們和英美兩國，都知道蘇俄再沒有能力，恢復一九四〇年的原狀。

蘇俄祗有希望英美在西歐的法國，比國等地實行登陸，使德軍首尾兼顧，東西受迫，或許可以減輕東線的德軍壓迫。

但是，根據報載反軸心國的各將官的言論，大抵對於西歐

的第二戰線，不是很怕難，就是很懷疑，所以由他們的說話，或許猜出他們的動向罷。

美海軍次長福萊爾泰爾宣稱，若欲實行在西歐登陸，必需六萬五千隻小艇，以運輸大軍，方能奏效；可是現在只有二萬隻，數目相差還遠，所以一時未能有所舉動。

又反軸心軍地中海總司令，蒙高茂萊將軍宣稱，若要進攻西歐和北歐，第一要緊的條件，便是制空權，非有大量飛機的準備，不能造次。

同時美總司令艾森霍華將軍，也曾有相似論調，大意是進攻西歐，必要有數千架飛機在該戰場上空。估計每艘航空母艦祇載飛機六十架，輪流更替，至少有五百架停留天空，更要常川監視敵方攻擊，所以此項準備還待時日，方能有任何發展。

由上述論調，可見英美未能在短期間內，滿足蘇俄的希望，因此一般軍事評論人，大家都推測，縱然反軸心眞要冒險進攻西歐的話，必要等到春末夏初。

但是，我們由報上，可以尋到一點關於反軸心軍壓迫歐洲中立國的事件。由這些好似無關重要的政治事件，未嘗不可猜測反軸心的步驟。

土耳其的軍事準備

土耳其在前兩月，曾經三番四次的聲明，他們要堅持中立，同時準備武裝防禦一切的侵略，當然，事實上他們的中立已經在風雨飄搖，渡過了四個年頭。

但是今年的報載，有一條關於英軍事使節已經到達土京，同時該城增加了許多英人的工程技師和工人，據說是增强他們的軍事準備。

所以德國的軍事評論家，對於英國企圖威迫土耳其加入反軸心陣營，也是對於侵略歐洲大陸，無關重要，因爲英美縱然迫到土耳其加入，反軸心仍有兩難題，不因土耳其加入而解決。第一難題，就是供給蘇俄軍械的困難，沒有因土耳其加入，而得到利用達達爾海峽的可能。原因是德國早已在愛琴海有强大軍力。第二難題，就是愛琴海的島嶼，由德軍在上月佔領殆盡，反軸心軍想要利用土耳其，也非先解決愛琴海德軍勢力不可。因此英美不能藉此，而得向巴爾幹半島登陸的便利。

西班牙志願軍的藉口

若是我們對於舊事沒有忘懷的話，我們早知道西班牙的法朗高之有今日，係由希特勒的幫助，當然西班牙的人民，對於德國在這次戰爭大表同情，自然大有人在。

英國外相艾登忽然在一月十九日提出向西班牙質問，要西政府將西班牙在歐戰場的志願軍調回，方承認西班牙有眞的中立；同時又要將義國停泊在西班牙海港的船隻，交給英國。

由這兩件事，足以證明英國壓迫中立國的現狀了。一切一切都和開闢第二戰線有微妙的關係，祇要有心人細心尋求這些蛛絲馬跡的事件而已。

緬甸的地位日益重要

自由印度政府駐緬

英西非軍開抵印度

大東亞戰爭爆發後兩年，緬甸的地位日益重要。因爲她是英美接濟渝方的唯一要衝，自從滇緬中斷，渝方感覺軍需缺乏，所此去年大聲疾呼地要恢復滇緬路，因此派有大兵在北境，企圖蠢動，後來給日方先發制人的攻擊，以致敗潰無功。

可是反軸心軍，未嘗放鬆一步，雖然沒有出動大兵，但是空襲仰光也有好幾次了。據報稱印緬北部國境富宮方面之日軍，曾猛攻卡帝河敵軍陣地，將其佔領，並續行前進。

自由印度臨時政府，主席鮑斯氏率同印度國民軍，由昭南還到仰光，實行解放其祖國的同胞。由此而論緬甸的地位，與印度正是緊鄰，所以爲解放印度唯一的門戶，鮑斯一行是含有重大意義。

同時，新德里官方宣佈，西非軍已經開抵印度，參加作戰，此等軍隊，以前生活於氣候與緬甸馬來相同之森林地帶內，故必能適於作戰云。

綜觀雙方行動，正所謂旗鼓相對，緬甸的地位，在這次大東亞戰爭，確是日益重要了。

蘇俄對波蘭的野心

英國犧牲小國的慣技

美國調停被蘇拒絕

德黑蘭會議，早有人說過，牠是討論政治，而不是着重軍事的會議。所以會議完畢未久，便發生蘇波國境的爭執。

蘇俄堅持要更改來加條約所規定的疆界，因而蘇波久已斷絕國交，這次舊事重提，波蘭逃亡政府在英國，力謀緩和蘇俄，留待歐戰和平會議再行商討。

可是，素具野心的大熊，怎肯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力行反對，並聲明蘇俄割據波蘭東境，將來願意將德的東普魯士賠償，所以波蘭國土實無損失。這是野心國家猙獰面目畢露的威迫利誘手段。

同時英國報紙，一致揭載此項消息，顯係情報部的授意，並說波蘭逃亡政府，應對蘇俄讓步，保持友好關係，蓋將來波蘭的能否回國，惟蘇俄由德國奪回是賴，況且將來得到東普魯士，比較舊境東部尤爲重要。

這種論調明明是英國傳統政策，犧牲弱小國家的慣技。對於蘇俄的强硬要求，反而助紂爲虐，正是老奸巨滑的狡獪。

至於美國對於這事，一方面政府出來調停，做和事老；一方面報載警告波蘭人民，緩和對蘇要求。但是，蘇俄對美國調停，久置不答，以致國務卿赫爾無以答覆議員的質問，推說氣候惡劣，電報阻梗。可是至月底，眞相畢露，蘇俄完全拒絕美國的調停。

這事暴露反軸心陣營的政治紛歧，將來影響軍事的不利，是意中事罷！

女子與讀書

知堂

十一月間淩女士來訪，接到佐藤女史的信，叫我給雜誌寫文章。我很想幫忙，可是很有點兒爲難。這並不是因爲沒有閑暇，大抵費一兩天的工夫寫篇小文也還有這機會。所說的困難乃是缺乏好的題材，因爲一種雜誌假如是特殊性質，或讀者限於某範圍內的，那麼這文章也就不大好寫，至少爲了受這性質範圍的拘束，不能夠隨意的要說什麼就說什麼。爲了這個緣故，一連就閣了兩個月，不曾寫得出一點東西來。近日忽然想到，略爲介紹日本現代女作家的文章吧。這題目倒是恰好，可是怎麼辦才好呢？我在日本留學還是在明治時代，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因此我所知道的日本文學也以那時代爲主，後來的事情就比毛隔膜，要問現今的女作家誰最有名，我都回答不過來，此其一。正式的講介紹，自以評論爲重要，這個固然不敢下筆，就是說翻譯，也是極不容易，莫說詩歌，即小說也是如此，此其二。這樣的一歸結起來，那末可說的自然就限於明治末期，文學的種類也只是散文中的感想文與隨筆而已。

明治四十年前後是日本新文學很發達的時期，我們所注意的女作家有好幾個。佐藤俊子女史（當時田村俊子）的小說「她的生活」還是記得，在二十年前我們編譯現代日本小說集的時候，序文中說及原來擬定而未及翻譯的幾家，即有佐藤女史在內，可是後來第二集不曾著手，所以終於沒有譯出。此外還有一位是森茂子夫人，筆名寫作森茂女，在雜誌「昴」的上邊發表小說「狂花」等數篇，後來印成單行本，就以此爲書名。本來女小說家也並不少，但是她們所寫的女人多不免以男子的理想爲標準，或是賢媛，或是蕩婦，都合於男子所定的嚐範，但總之不是女子的天然本色。我讀中國閨房的詩文集，往往有此種感覺，假如有美這也是象牙美人之美罷了。上邊所說的兩位所寫的卻不是這種意味的小說，即使不能說達於理想之域，總之是女性自身的話，有許多是非女人不能知不能言的，這一點乃是極可珍重的事。可是小說翻譯很不容易，既如上述，那麼這也只好擱下，等候將來適任的人來做。與謝野晶子夫人本是歌人，卻也多寫批評感想的文章，歌集不敢以不知爲知，只買得「晶子歌話」與「歌之作法」兩種，感想文集有十四冊，則差不多都陸續得到了。其第一冊書名「從角落裏」，係明治四十四年出版，即是辛亥那一年，已是三十二年前事了，現在拿出來一看，仍舊覺得很可佩服，其見識深遠非常人所能及。與謝野夫人的第五冊感想集名曰「愛與理性及勇氣」，這可以代表感想全部的內容，實在是最適切的評語。我在民國六年譯過一篇論貞操的文章，登在「新青年」上，至今重閱最早的感想集，裏邊好議論還是不少，但是要想整篇的翻譯，卻又一時不易做到。譯者的懶是一個原因，其次是文章是舊了而意思可以仍新，有時候歷時愈久而新的意味愈增加，因此

也就是不合時式。餘下來可做的事，是找一篇平常點的文章，摘要敘述，以見一斑。原來這一册「從角落裏」的感想集裏列著二十題目，唯末尾的「雜記帳」一目實在乃是總名，收容長短文章甚多，佔全書分量之半，約有三百餘葉。其中有一短篇，是勸人讀書的，現在便介紹過來，也說不淸是抄是譯了。

「對於現今在家庭裏的青年女性有一件希望的事，便是爲得將來可以做得丈夫的伴侶，做得兒女的教師，又使得自已的心賢明聰慧，溫雅開闊，在短的一生理享受長的精神上的快藥起見，每日至少要有一小時，就是在晚上把睡眠時間減省下來也好，養成讀書的習慣。外國的女人就是在火車裏也不放下書籍，日本則平安期以後的女人大抵不愛讀出，雖然男子也是一樣。近時年靑的女子在結婚以前還在讀出，及至做了家庭裏的人，便是心愛的小說也再不拏起來了。說是家庭的事務煩忙麽，其實說廢話所耗費的時間着實不少。或者因爲職業關係，全無餘暇的人也會有的，但是只要用心，在一星期中省出一兩小時的讀出時間並非不可能。故樋口一葉女史在家中做着副業，供給一家數口，卻也能夠那麽樣的著作和讀書。

「關於所讀書籍的種類，最好還是多取硬性的書物。哲學，心理學、歷史、動植物學，這些書可以補這方面所缺的智識，養成細密的觀察與精確的判斷力，於今後的婦人均爲必要。哲學書可以先讀三宅博士著宇宙；心理學有元良博士的講文；自然科學則丘博士著進化論講話與物種由來，石川博士的動物學講話；日本歷史有久米博士的古代史等，頂好不要讀斷片的東西，只取有信用的專門家所寫的整册大著，孜孜矻矻的看下去，養成這種習慣最爲要緊。古典書中也可以從古事記那里起，順著時代去讀歷史及文學的書，漢文所寫的似乎有點不容易讀，可是只要字面看慣了，自然意味也懂會得，譬如莊子、論語、唐宋的詩集，或是佛教的書，找人指教了讀下去也很有意味。像我這樣關於漢文或國文一行半句都沒有跟人學過，可是在母家的時候偷了店務的餘閑，獨自學讀，實行讀書百遍其義自見的辦法，也漸漸的懂得意義了。

我勸大家讀硬性的書，不大勸人讀軟性的文學書的緣故，便是因爲從文學讀起，則硬性的書便將覺得難讀，不大喜歡，不容易理解了。假如一面讀着可以磨鍊理性，養成深銳的判斷力的出籍，再去讀軟性的文學書，就會覺得普通甜俗的小說有點兒無聊，讀不下去了，因此對於有高尚趣味的文學書加以注意，自能養成溫雅的情緒。本來女人容易爲低級的感情所支配，輕易的流淚，或無謂的生氣，現在憑了硬性的學問，使得理性明確，自不至爲卑近的感情所動，又因了高尚的藝術，使得感情淸新，於是各人的心始能調整，得到文明婦人的資格，對於夫可爲賢妻，對於子可爲賢母，在社交界可爲男子的好伴侶。大家都以此種抱負，各自努力去養成讀書的習慣罷。卽使沒有這些大抱負，兒女們不久將進學校了，大家不可使兒童單只依賴學校的教育，須得使他們覺得父母所知道的事比學校教育更爲廣大，對於家庭的教育信用而且尊敬才好，因此磨鍊自己，可以成爲兒童們的學問的顧問，正是必要。假如眞是深愛兒童，父母先自成爲賢明，再將兒童養育成賢明的人，那是很切緊的事吧。」

以上的話雖是三十多年前所說，但是我覺得在現今還是都很對，所以抄了出來，以供現代中國諸位女士們參考。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評論

節約和青年婦女

芳君

現在是一個世界都沉陷在紛亂之中的特殊時期。因爲是特殊時期，生活情形和人們的心理就不免有所變異。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所遇見的狀況就有「貨物不敷」和「囤積居奇」。在兩種相反而畸形的狀況之下，人們就陷於苦痛的狀況中了。

「囤積」是戰爭時期中一種最自私和不道德的行爲。俗話說「乘火打刼」，這意思就是當人們有着危難的時候去乘機取利；囤積者在貨物缺乏，生產不敷的時候還要把市面上需要的東西往自己家裏搬，以圖厚利，這自然是不好的事。

然而「囤貨」只是抬高物價，使人民生活趨於困苦的一個原因。除了這個原因之外，使得大批人們生活更加苦痛的是由於「浪費」。因爲富足的人們使用浪費，不足的人就更感到不夠使用了。

現在我們普遍的物資都感到極度的缺乏。爲了特殊的情形，工廠不能照常生產，運輸機關不能照常運送，然而消費的人數仍然一樣。在上海，不但消費的人和往常一樣，而且人數比往常加多了五分之二。把不足的物資分配給過多的人口，人們除開在不足和飢餓之下死亡而外，就要做出許多不法而恐怖的事件以擾亂治安了。

因此在當今的時期，要維持人民的生活安穩，使得一般人的生活得到保障，最要緊的就是節省物資，節儉自己底生活。

(一)節儉耐勞的中國婦女

中國本來是一個儉樸的國家，人們都能以儉節的方式生活。尤其是農村的人們，他們四季都勞苦着，把工作的効果獻給大家，使大家都因他們底工作而得到幸福。但是他們自己底享用簡陋，不事奢靡，保持着儉樸之風；因爲用自己底勞力去生產，他們知道物質來源底艱苦和困難。節省用品就是節省自己底血汗。中國向有的節儉耐勞的古道德，可以說就是從農村裏來的。

在農村中更加勞苦而節儉的是農婦。她們不但像一般婦女們一樣，負擔起家庭的責任，並且還去田野裏工作。她們只知道勞動，勞動是她們底天職。她們不知道生活上的奢靡，沒有浪費；她們決不使用生活必需之外的東西。

在城市裏，婦女們一向也守着中國固有的道德，堅忍和勤苦。貧窮的婦女們也像農村婦女一樣，兼有家主婦和一般人底工作。她們不但撫育孩童，炊爨和洗滌，並且還用縫級和編織一類的工作去幫助丈夫的生產。富有家庭的婦女就從事刺繡一類的女紅。總之，這些婦女們，有些是因爲自己勞動的關係，知道生產的困難，就不肯去作物資的浪費。比較富有的，由於道德的觀念和正當的工作，沒有多餘的工夫，也不肯把正當的工夫用在分外享受物質的浪費上。腐舊的道德我們是該剷除而打破的；但是舊的不一定陳腐。在舊有的道德中，除開一部份腐舊的之外，我們該保留而且發揚那些古舊而優美的。婦女的儉樸之風就是中國道德中古舊而且優美的。

(二)現代婦女

由於世界的變動，什麼都進展而變化了。物質文明的國家愈趨於文明，落後的國家也受着別人的物質文明的推進，而變得文明起來。幾千年來以農立業的我們的古大的中國，由於西歐資本主義的文明的東進，一切也都改變了。好動的年輕人們是最容易改變的，於是在西歐的物質文明的影響之下，被影響得最多的就是中國的青年。於是近年來，都市中的青年們跟以往的不同了。他們愛好物質文明的享受，愛好裝飾愛好新奇的娛樂，愛好瀟洒和閒逸。他們對於中國古老的生活方式感到陳舊死板和厭膩。他們想簡陋和素樸是落後國家的文化。

因此中國的都市婦女生活也改變了。她們不喜歡舊時的古樸之風，不愛好作閒靜或需要忍耐的工作。也不喜歡那些靜的變動得很少的物質生活方式。她們喜歡像一個西方婦女一樣的享受。她們愛好動的娛樂，愛好新奇和變化。她們喜歡新奇而漂亮的妝飾。因爲她們的生活也是動的，接近社交的，她們就更需要消

費。並且，也像西歐資本主義者底觀念，物質生活底華麗和超人就算是體面和抬高自己底身分。反過來，素樸和節儉的是一種鄙陋和不美。物質鄙陋和不美是有損一個現代和上流女性底尊嚴，不但會損害她們底尊嚴，並且是對於自己底出路和未來的一種阻礙！

於是，在這樣一種婦女生活中，在許多生活底表現上，她們以為是必需的，不可免的，用以維持她們底交際，和平常的生活水準的東西，而實際上，對於一般的人們却是一種奢靡和浪費。

但是並非所有的都市婦女都是一樣。一般在業或失業的婦女，勞工婦女，和中等以下的家庭婦女，她們底生活還是保守着舊來的風習，她們從事生產，儉樸而勤勞。只是一些有着特殊好的機會，使自己不事勞動而能夠安然生活的那些女性，她們因為無所用心，無所勞力，為着完成和不空度過一天的生活，就只好從事享受而去浪費物質了。

在一個進步的社會中，人們底生活該是享受的。為着要使社會不斷地進步，人類生活不斷地向上向美的方面去發展，我們該努力提高生活水準，努力物質文明。而且也應該盡量地彷效比我們進步的物質文明國家底生活方式。我們決不抱着莊老底烏托邦觀念，使人們底生活方式從機器工業退化到手工業，從手工業退化到漁牧和遊獵的原始時代。使人們底生活從電燈退化到青油燈，從青油燈退化到火把。從飛機退到騾車，再退到土車的時期。從來的政治和社會的改革都是為着要使人們底生活更加進步，良好，幸福和美善。我們贊揚古東方的儉樸道德並非是要使人們永遠穿粗布的衣服，吃菜蔬和粗糙的飯，要終日勞動，沒有娛樂也沒有休息；沒有物質和精神底享受，沒有維持生命以外的文化，沒有感情底消散，沒有藝術，沒有美。我們只覺得他們那種為着別人而犧牲自己底精神值得歌頌，值得贊美。在被我們歌頌而贊美之外，我們希望在別人享受和娛樂的時候他們也能夠得到幸福和快樂。他們也能享受人類應該享受的東西。而且人類底生活，是必需有精神生活的——這就是指在維持生命的物質以外的享受——有精神底享受才是人類底生活，才與動物不同！

因此，我們該用一切的努力去學習進步的文質文明國家，我們該用一切方法提高自己底生活水準。這是使得我們國家向上發展的一種努力，也是青年男女底任務。但是我們現代的青年對於物質文明的彷效只是在外觀上去努力，他們學習西歐和吸取他們底文化，但只是在物質的享受上。對於這一點，我們底青年婦女表現得更深。她們知道和愛好穿一身美的衣裳，但是忽略了淸節和衛生。她們喜歡看戲劇和電影，但是不能了解。我們常看見許多沉醉美國電影和外國化妝香品底摩登女郎們竟連電影底外國字幕和化妝品的名字都不會發音的。更進一步，她們只知道學習西歐婦女底生活享受，但是不學習她們底勞動精神。據我們所知道，一般的西歐婦女，就連一個大學生或者是大學教授底夫人，她們除開自己有着職業，或是幫助自己的丈夫工作而外，她們在家庭中都是勤儉而耐勞。她們底生活緊張而有秩序，她們能夠擔當家庭中應有的體力勞動。她們好讀書，有學習的精神，有很好的讀書的習慣。她們有豐富的常識和熱烈的求知慾望。可以說，把她們整潔和美好的生活外形除去，她們的本身是健全的。知識和生活底秩序，健康而向上的精神可以使她們驕傲滿足和快樂。而我們底現代婦女，一般地看來，外觀上是美的：她們有最漂亮的衣服，最好看的頭髮；用頂好的化妝品。她們會吃好的糖，懂得咖啡和啤酒。她們知道市面上最流行的衣服樣式和外國最流行的衣料底品質，但是如果把她們底衣服換掉，一旦之間把她們自己認為的享受停止的話，她們會立刻感到悲哀起來。因為她們底生活不健全，身體底內部是貧窮而空虛的；因為她們對於物質文明的努力只是得到了外表而沒有內容。這種生活上的進步是比穿着粗布衣服到廚房去的舊式婦女還要腐舊而落後得多。

（三）節約和生活內容底現代化

現在是一個特殊的時期中，為着要使社會情形得到安穩，得到進步，每一個人都該用對於生活的警惕和自省去盡自己底義務。同時為着我們底未來將和民族底更新，我們仍舊要學習進步的國家，使我們在困難的發展中更能夠得到生活方式底改善和幸福。

我們知道，以往的青年婦女們喜歡彷效物質文明，彷效的結果使自己底生活趨於空虛而痛苦，因為自己沒有得到別人底優良的一部份。由於自己底行為使自己的生活痛苦這是一個較小的問題，現在的問題却擴大了。因為現在是一個特殊的時期，物資不夠，即使沒有人浪費，只是維持以往的一般生活情形都會使人感到不敷和危急；如果在大多數人正感到危急，況且會被這種危急影響到生存——而且已經有着大批的生命因為物質底壓迫而慘遭死斃了——的時候，有人為着生活外觀底美和不必要的肉體底享受，而使另一批人更感到危急，這就不只是個人底苦痛和對自己的犯罪，而是對於同胞和社會的犯罪了。正因為我們要使我們底社會趨於進化和文明，我們更要使我們底青年婦女尅服這種外觀和肉體底享樂。我們學習進步的國家，但是要學習他們良好的內容，要節儉耐勞，求知和勤勉。雖然我們底衣服不美，但是整潔可以發生美底作用，我們底肉體不能享受，健康的精神和知識可以使我們愉快。我們底生活艱苦，物質不能滿足，然而為着不因我們底超人的享受和浪費得到良心的譴責，不使因我們底生活幸福而有更多痛苦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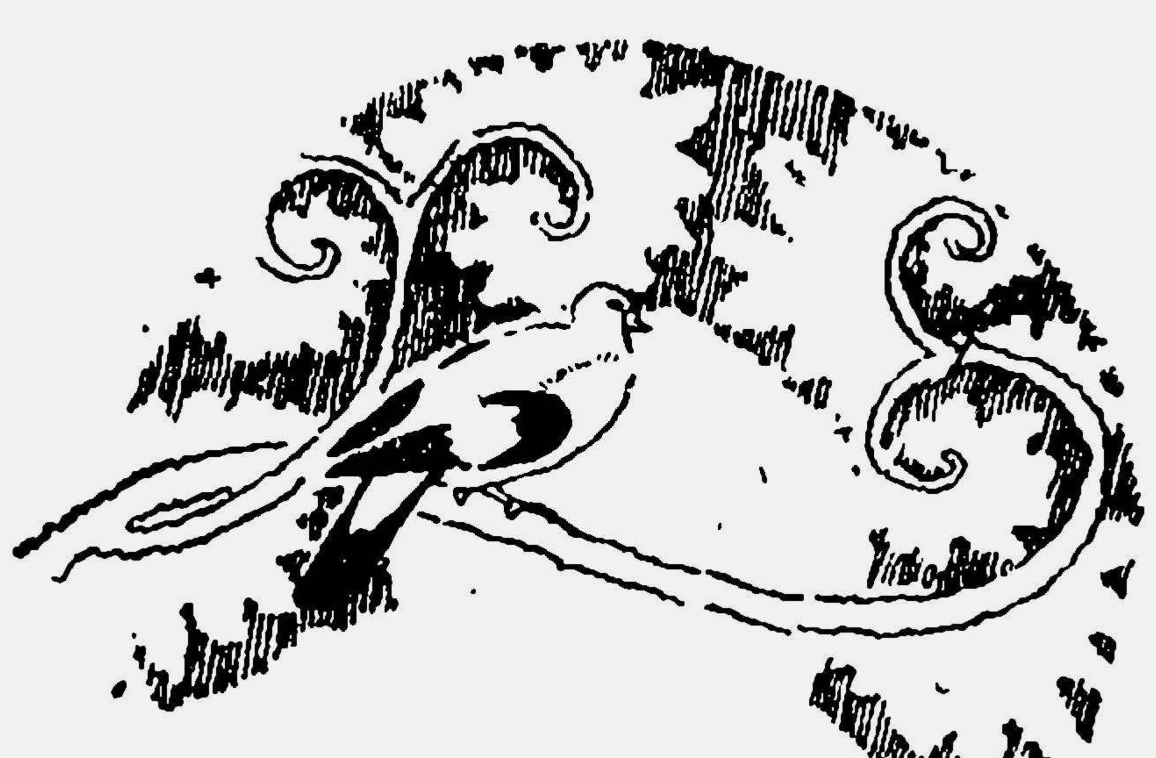
一個現代的婦女是該識時務的。這就是說，自己生存的時期需要自己怎麼樣，自己就該去努力甚至於犧牲。我們現在的時期是需要節儉和耐勞的時期，該為着大家生活底安穩和利益，把自己生活中不必要的一部份減少到最低的限度，使自己不必要的東西變成別人所需要的。比方說，節省娛樂，飲食和衣服，和一切日用的貨品。使每一件事物都達到自己必要的限度和適合於身心底康健為止。

這些應該是青年婦女能夠而必需辦到的！

法國的女政客海琳妮（下）

△第二次大戰聲中的歐州女傑

王文山譯



從此以後，海琳妮的會客室變做了各派政客的集會所了。出乎意外的她竟獲得了全部的成功。

當納粹在德國本土獲得了政權以後，德國已在納粹的領導下再始向不平等條約的束縛進攻，凡爾賽的主宰法國當然是德國的唯一對象，而海琳妮的會客室也不免是德國活動的好目標。

德國需要有一個聰慧多謀且有野心的女子在法國政界裏替德國効勞，海琳妮是最適合的一個了。

海琳妮本歡迎着納粹主義的得着普遍於世界，海琳妮更盼納粹主義先得在法國做一個模範，至少法國也應該和德國交好，因爲德國很強盛呢。

李賓特洛夫氏等也贊同海琳妮的効忠德國，從他在荷蘭比利時，丹麥等國所得的經驗，他們的計劃，或會在法國獲得全部的成功的。

李賓特洛夫氏首先派阿貝茲前來巴黎，專事察訪有用人才，經數度接觸後，阿貝茲對海琳妮的誠意十分接受。

阿貝茲因之把接洽的結果電告柏林當局。

在巴黎我已找得願爲德意志服務的理想女子，她的芳名是海琳妮女士，年約四十三歲，擁有超人的智力能力和野心，她是法國未來主人翁保羅萊諾的夫人她能控制並統治一切，她能使萊諾很聽從指揮接受命令，她很富足，不需我們的津貼，她底會客室顯著聲譽，是法國政界鉅子的唯一集會所，我現正對她密切注意，冀能於最短期間，派員前來與渠接洽一切。

李賓特洛夫氏便來巴黎和海琳妮會見，證實了阿貝茲報告的正確性。

因此海琳妮便被編入了在法納粹志士的名册，她是被認爲法國前進女子的「第一號」。

她是李賓特洛夫和阿貝茲的信任者，她有可以參加德國在法連絡活動的各種集會的權利，德國方面很厚待她，她也很忠心於德國的特務工作。

阿貝茲後來又組成了一個法國聯誼會，藉以籠絡德法官界的友誼，這個聯誼會的會址，就在海琳妮的會客室，海琳妮在聯誼會裏担任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德國當局極力在進行「與法修好」的計劃，德國當局極想獲得法國當局的諒解，所以極盡其力在法國政界不斷的活動着，海琳妮也被邀去柏林及羅馬遊歷。

她在柏林和羅馬備受各界的招待，她感激不已，在回歸巴黎的途上，她對納粹和法西斯的理論更充滿了熱誠，她決心去履行親德和親意的活動。

她在法國政黨裏稱頌着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新秩序，她不斷地堅持德法合作的需要。

保羅鮑特當也是時常去海琳妮會客室的一員，後來他便在萊諾的內閣裏做了軍政部長。

鮑特當爲欲實施他私已的企圖，所以時常去海琳妮那邊談心，他擁有最大的決心，甚至不惜任何代價，去獲得他無限的野心，海琳妮認爲祇要他能夠爲他服務，那是樂於爲助的，所以在那富麗的會客室裏，鮑特當又時常和阿貝茲等人物接觸會晤。

不久鮑特當便進入了法國聯誼會的組織，同時他很明瞭法國聯誼會的原理，他能極徹底的獲得成就，法蘭西正在一天一天地衰落下來，行將到達毀滅的邊緣，他們更決心挽救法蘭西，使法蘭西重復再生。

鮑特當是一位神祕陰險，而可左右他人的人，在納粹的計劃裏他是十分有用的人物，尤其是一旦他得進入了內閣的時候，他的地位將要萬分的重要，阿貝茲看清了這樣，請海琳妮以全力去拉攏他，才不錯失有爲人才的利用。

海琳妮盡心竭力地向他交好，掌握了他的一切。

另有一位人物，也時常去海琳妮的會客室，他就是著名的魏剛將軍，他有着鮑特當一樣的意志。

阿貝茲不停地把會客室裏的一切情形向李賓特洛夫報告，海琳妮女士的工作十分美滿，竟超出了任何的納粹工作人員，她能使人毫不介意地在運用她的權力，政治家和軍人都無形中擁戴着她，使她的組織更變得確實而有力。

保羅萊諾本是個愛國的青年，他確信着他應有的權限，但他却全被他自己選擇的夫人所控制和統治着，他以爲她是法國最偉大的女子了，因爲她天賦着驚人的智慧，且又愛國愛民，他倆因之同心協力爲拯救法國而努力，爲維護歐洲和平而奮鬥。

萊諾知道德國那時正在積極地從事着軍備的擴張，一旦戰禍爆發，法國將首當其衝，遭受不可設想的危機，萊諾非常的焦慮，終日在愁眉雙額地思念着適當的對策。

海琳妮眼見如此便向萊諾解釋着說。

「法國萬萬不能和德國抗爭，德法應相互合作，然後才能保持世界的和平，戰爭太沒有意義了，我們該當去極力避免，德國是十分的強盛，法國不必想去和她交戰，假若法國自不量力，盲目地掀起了戰禍的話，則法國有立刻被德軍全部佔領的可能，法國更將被迫投降，那時法國的一切，有全被殲滅的危險，所以德法二國必須相互交好，同甘苦地站立在一條戰線上，去建造新的世界，德法二國，切不可白刃交拼，使千萬的生靈遭受浩刧。」

「但英國是我們的盟國呢！而且英國也很富強」，萊諾疑慮不定地在說。

「英國現在正十分的衰弱，」海琳妮斷然地答說，「英國正想驅使法國去替她戰爭和驅使別國爲她犧牲一樣，英國現在還沒有充分的軍備和儲藏，法國應該和德國聯盟，不應該再受不列顛的愚弄了。」

這些激昂慷慨的陳詞，大大的感動了法國的大政治家萊諾，阿貝兹等在此最緊要的場合，更也在海琳妮面前表露着德法必須合作的決心。

當時，法國祇有一位女子尙不能體會海琳妮的苦心，那位女子便是克沙勞爾候爵夫人，她是達賴第首相的知己，是海琳妮女士的政敵。

克勞沙爾候爵夫人本來也不是法國的貴族，她父親却是個在卡奴地方的沙丁魚製罐商，她本叫培曳女士，同海琳妮一樣，從小便有着極大的野心，但那位沙丁魚製罐商的女兒却得非常秀麗，克勞沙爾候爵一見傾心，在一陣旋風式戀愛後，他倆便結了婚，那時她纔是個未及十九的女孩呢，竟做了候爵的夫人，來巴黎居住。

候爵夫人便開始了她的活動，當年便在她家裏的會客室內，宴請法國當局的各部會長官以及外國駐法各大使等等，活動得非常厲害。

當時候爵夫人尙是個保皇黨的黨員，但不久之後，她受到達賴第氏的影響，才傾向於共和黨的思想。

但海琳妮却一向反對着達賴第的內閣，她時常在計劃怎樣去把達賴第的內閣傾倒，然後使萊諾取而代之。

達賴第太形親英了，使海琳妮氣不過去，而且達賴第又堅持成見，毫不受「新教化」的影響，所以海琳妮爲拯救法國，非把他推翻不可。

有一天，克勞沙爾候爵夫人去海琳妮那邊抄架，因爲在候爵夫人的心裏，海琳妮不該如此地反對政府，她盲信着近視的國家主義，她沒有去設想法國可能的遭遇，她祇知道達賴第的內閣，所以她便去海琳妮那裏問罪，使海琳妮十分痛心。

她倆爭論了許久，各不肯退讓一步，海琳妮從此更厭惡那糊塗無用的達賴第，簡直與之結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海琳妮加緊了計劃的步驟，鼓起達賴第所有政敵的攻擊，決意打倒達賴第本人和他的內閣。

她正廢寢忘食地在活動着，目的不達不止。

德國眼恐法國的現狀如此，法國政界的局部仍固執着親英的成見，所以不得不準備用武力去救助一切。

戰雲密佈在整個的歐洲大陸，德國的大進攻已迫近眉睫，大有一觸卽發之概。

最後，達賴第內閣終於經不住外面的強力壓迫而傾倒了，海琳妮的野心也實現了，保羅萊諾榮任了內閣總理，內閣也經澈底的改組，海琳妮救國有道，簡直像做了法國的太后一樣。

萊諾總理完全在海琳妮的襄助下，行使着一切的特權，他不辭艱辛地去克服了種種的困難，他確認法國處境的不利，法國一切落後，簡直有戰無不敗之勢，而英國也岌岌可危，自身難保，安能去阻撓強大的德國，替法國効勞。

在萊諾內閣尙有巴李斯基和李吉二氏主張親英，他們倆更主張，決心從戰爭中獲得勝利，這種反動的思想，是不容許在萊諾的內閣裏生存滋長的，所以海琳妮便建議萊諾，把他們辭退了，那時保羅鮑特甯已被派爲法國的軍政部長，這是一件最理想的事，那位親德最甚的將軍做了軍政部長以後，德國便可一心向東發展，絕無西顧之憂了。

海琳妮至此大部已告滿意，因爲她既提拔鮑特甯做了戰時內閣的軍政部長，還有別的事更可足述嗎？海琳妮專心和平，百般設法，才得於今日部分的成就，但她仍力幹不輟，非親眼瞧見法國的，因之得救不可。

戰雲仍一步步的迫近法蘭西的邊境，萊諾在國防上感到十分的不安，他反對甘茂林將軍的戰略，他以爲現代戰爭中，堡壘式的防禦物是抵不住機械化部隊的衝擊的。

記得在達賴第內閣的時候，萊諾已直接地在內閣裏駁斥甘茂林將軍的主張，而把甘茂林擊退了，這已經使那堅信甘茂林和他的馬其諾防線已夠保障法國安全的，海琳妮女士爲之大感不快的了。

而萊諾偏偏又遇到了一個熟悉於現代戰爭新戰略的人物特戈爾，他主張用運動來代替堡壘式的防禦戰，他主張用坦克車和其他機械化部隊的進攻來替代防守，他現在正逃亡在英國，做着法國叛軍的首領。

萊諾把特戈爾的計劃告訴海琳妮，以爲特戈爾尙爲可用，但聰明的海琳妮竟把他的戰略透視見底，以爲未免「爲時不及」，故而不得重用。

德軍解放心殷，等不及法國的姍姍來遲、德軍開始向法國邊境進發，繞道馬其諾防線，直指巴黎前進，萊諾仍躊躇不決、一面想快速求和，一邊却還想令特戈爾前去英國乞求援兵。

在海琳妮的指導下，萊諾改派了魏剛將軍去英，魏剛同鮑特甯的意見一樣，以爲法國是不夠去抵抗德國的。

魏剛也不能阻止德軍的前進，他早在計議着怎樣才可和德國締和約。

但特戈爾却仍在鮑達克斯抵抗德軍，他強向萊諾進言說。

我可以告訴你們的抵抗計劃是可以成功的，英國尙有着強大的海軍，法國的海軍又完整無恙，祇要你能下令全國抵抗，我們是可以得勝的。

萊諾的意志頗不堅強，他又聽得很有滋味，他竟準備再和他會見商談。

事爲海琳妮所知悉，她立刻衝入了保衛森嚴的議事堂，她向萊發表救國的見解，她以爲繼續抗戰，簡直是自殺的政策，法國的人民不該受戰爭失敗的痛苦，祇有求和，才能保全今日的法國，萊諾辭職，貝當元帥做了維希的首領。

海琳妮至此報國完成，大名將永垂不朽。

贅婚制瑣話

王新湯

近年來關於婚姻制度的形形色色，差不多已全數供獻於社會科學者之面前，再醮，童養媳，望報媳，買賣婚，續弦，娶寡婚，嫁寡婚，一夫多妻制，以及前人諱莫如深的典婚，都很詳細的被記載被研究過了，據余所見，惟於贅婚制，及兄終弟及制，尚未有詳細的調查，茲就個人所見，先將贅婚制略述於下，以供參攷。

一提起了贅婚，大家總都可以知道這是一種招夫養父的辦法，生下女兒不嫁人，反招來一個女婿到自己家中服務，不是女子「嫁雞隨雞，嫁犬隨犬」，相反的，卻是男子嫁婦隨婦，他應該從婦家的姓氏，結婚後成爲婦家家庭中之一員。

這種婚姻，一般說來，是宗法制下，爲着血緣的禋祀的繼承之一條通融的辦法，可是如果我們作更進一層的考察，便可以知道那只是一種皮毛的觀察，最奇怪的卻是寡婦招贅，生下的兒子也能夠繼承他夫家的禋祀，現在我們先從女子的贅婚說起。

贅婿，在中國現階段上仍不算一種什麼希奇的事。這種婚制，不特存在於窮鄉僻壤，文化之落後之所在，而亦存在於大都市之中，北京，上海就是一個實例。關於山東的，中華全國風俗誌云：

其有風之陋者，贅婿一事，婿承岳產，爲他人後，永不歸宗，……母女配父子，夫贅婦家，名曰鈎拐，爲之養老管業。（鄒縣）

其次，湖北監利亦有這種記載，中華全國風俗誌又云：「亦有家貧而出贅者」「家貧出贅」，這是我們所極應注意的一句話，山東鄒縣的贅婚，是很明顯的爲妻家血緣之承；而湖北監利的，則直忘掉了血緣，而是爲的家貧，想取得岳家的一份財產，也或許岳父是有兒子的，惟該處並無明文，我們也勿須作此臆測。

在鄂省婚俗調查中，曾記得頗詳，茲錄之如下：

有女無子的家庭，招贅一個女婿，夫從妻姓，借以綿延妻宗的宗嗣，但也有子女雙全仍要招贅女婿的，大概因爲母親溺愛女兒，不忍分離，才有這種毫無意識的舉動，還有無子無女，收買養女以招婿的，更有一家數代都是招贅的夫婿，豈爲一大家庭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名門亦所不免，這種風氣，盛行於江陵，公安，保康一帶。

你說他是爲的血緣的繼承嗎？那末子女雙全，他也會招一個贅婿，至於所說一家數代都是贅婿這件事，是否是把自己的兒子招贅給了人家，而只留下女兒來繼承血緣，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難道說一家數世沒有生過一個男孩兒嗎？至少在過去他們曾這樣作過。

宋范致明岳陽風土志云：「湖湘之民，生男往往多作贅婿，生女反招婿舍居，然男子爲其婦家承門戶，不憚勞苦，無復怨悔」雖然這是指的湖南，是宋代的，而不是現代的事，可是，我們有權利把他拿來應用，作爲現存的贅婚制之老前輩看待。這種贅婚制盛行的地方，曾經否定過男子的血緣的繼承，血緣關係應該從女子身上追述，男子出嫁，反而是一種理應如此。

如以爲此由鄉人之不知禮者爲之，可是這種制度竟亦通行於名門貴族，如依調查人的意見，謂由於母親溺愛女兒所致，那末如果在其他地方，兒子爲着財產之繼承，恐怕是不會允許父母如此作吧！起碼在我們河南南陽地方，如果不是孤門獨戶，沒有同族人爲之繼承禋祀，女兒的繼承，是絕不允許存在的。外姓人承受本族人的財產，全族人都有干涉的權利。

這種婚制，不僅存在於內地各省，更普遍的存在於台灣和瓊州。陳盛韶之問俗錄，載台灣鹿港廳生番的婚姻道：「其婚無媒妁，多贅男，完配後亦少淫亂，娶妻曰牽手，去妻曰放手。」生番的這種贅婚制，我們是不能說他受的什麼外來的影響，實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必須經過的一個階段，——人類的母系時代，血統是由女子繼承而不由男子繼承，關於瓊州的。嶺南雜記云：「外江人客於此，瓊人必先問養漢耶，漢養耶？如曰漢養，則女無外交，而平日親串往來餽送，女之飲食衣服皆取給於男，所費不貲，如養漢，則受聘之後，男子坐食，其衣膳甚豐。往來餽送諸費，皆出於女，而不得禁其外交。生子則攜以歸，生女則隨母留瓊，不肯渡海也。

由是觀之，則瓊州在清代仍盛行着母係制。凡是贅婿，就是請吃坐穿的女婿，沒有管理妻子的資格。妻有和其他男子的相交的權利，他們的血緣，是女子繼承，所以他們允許丈夫把男孩子帶走，女孩子他們卻一定要留下。其次於青海之蒙，藏人中，亦不缺乏此種制度，馬鶴天西北考察記云：「贅婚，夫住妻家，往往仰妻之鼻息。」在這種婚姻制度之下，男子的地位，總沒有女子的地位高，男子應受妻的支配。

以上所說，女子的招贅，是中國各地

普遍存在的，任人周知的一種婚姻制度，現在我們要說一種更奇怪的寡婦的招贅，據鄂省婚俗調查云：

保康縣的寡婦有所謂坐堂招夫。招來的夫壻，名爲賠兒，通城縣婦女，夫死後另贅一夫，進門料理家務，撫養兒女，謂之上門，鍾祥縣也有同樣的風氣，不過名目不同，叫做招夫養子。凡是被招的丈夫，有現成的妻子，有現成的兒女，現成的產財，眞是再便宜沒有。只有一件，須從婦家的姓，有人呼男且爲雄婦人，那末他們眞是雌丈夫了。大概愿占這種便宜，都是猥屑不堪的男子，但也有暫時屈辱，等到進門以後，忽又拿出主人公的神氣，改用本姓的。

從這一節記載來看，則這樣的婚制，在保康和鍾祥並不算是什麼希奇的事。這種婚制下的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差不多還不如普通的婦女，只處於賤妾的地位和再醮之婦在家庭中所佔地位相當，招夫的口實，是在於養子，所以男的上門後第一件事便是在撫養兒女，由是我們可以推定這兩縣的這種婚制，只限於已有兒子的寡婦，如果是沒有兒女的寡婦，是沒有這種資格的。

最認爲遺憾的，是這一個調查太簡略了，只說到丈夫應改從婦姓，但沒有說到這種婚制下所生的兒子應該怎樣處理，招夫的寡婦，不消說不是老嫗，而是青春少女或中年婦人，生兒子，自然是意中的事。這種兒子，將來應從何姓，是否有和其他兒弟同樣均分遺產的權利，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可是調查人完全忽視了，我們到地方志上去找吧！地方志只是食俗敦朴貞潔的誇耀，這種猥褻的瑣事，在他們原是一種禁忌，根據隱惡揚善的原則，他們都一概閉口不提。

附帶的我要給大家介紹陳盛韶先生問俗錄這一本書。陳先生是以大無畏的精神，盡情的，仔細的，把福建所有封建的黑暗，血族的勢力，經濟生活，這種的習慣盡情的託出，是社會科學，經濟學，社會史，民俗的舊籍中最可寶貴的一部書。依據於他的調查云：

詔安中仁娶妻，聘近百金，下戶五六十金，其餘禮物不貲，嫁者奩資如之，故婚嫁極難，嫁者難斯養少女，娶者難斯鰥夫多，義男承祧，贅婦招夫產子繼嗣，其敝俗皆根於此。

依陳氏的調查，我們可見到這種婚制，起碼在福建不是招夫養子，相反的却是招夫生子，不特有子女的寡婦可以坐堂招夫，即是沒有生孩子的寡婦也可以坐堂招夫，生孩子繼承他前夫的禋祀，這個調查，是清時代的調查，到現在也許有變動。問俗錄又道：

小人老而無子，弱女及笄，贅一壻以蠡餘年情也。詔安買女贅壻，孀婦贅男，以承禋祀，守邱墓，分守家業，抑事俯蓄，無異所生，族中人亦不以亂宗爲嫌。於是，有約定初生之男從妻族，再生之男從夫族者，有生從妻姓，沒從夫姓者，更有戀其妻，貪其產，直忘所本來者，倘竊妻而逃，不顧贅父母之養，即訟端起焉，夫隨嫁，兒得以承宗，獨義子得以入祠，呂嬴牛馬，詔安氏族之實已不可考矣，何贅法復濫若此。

在這裏，這種婚制下所生的孩子，應從寡婦夫族之姓，有繼承寡婦夫家禋祀的資格，惟亦有把兒子分開留一個繼承贅夫之禋祀的，這種婚制不單單限於無血緣近族的孤門獨戶，乃是社會上所公認的，爲血族所允許的，更公開的把他列於家譜之上，祀之於祠堂之中，永成爲血族之一員。

我們知道，宗法制下的財產繼承和禋祀之繼承，是以血緣爲基礎，可是這種婚制所生下的兒子是怎樣呢？和招夫養父完全不同。招夫養父是以同血緣的女兒作爲血緣上的聯繫，把男子當作女子，血緣關係上，原無多大差異；而寡婦，自己和丈夫本無血緣上之聯係，招來的丈夫，不消說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了，生下的兒子，如何能夠承繼禋祀呢？不枉陳盛韶大發牢騷，就是我們，似乎也不能原諒。

這種婚制，更依樣葫蘆的在台灣也存在了，陳盛韶於台灣鹿港廳的調查中記道：

孀婦招夫，養女招壻曰贅，內地皆然。台灣婦人稱夫曰老公，而贅老公最弱。以順爲正，降心相從，有婦道焉，更有賣奸者不得已而贅一男，自認爲有夫之婦，其實不過奉鴉片鋪枕席，供使令而已，牀笫之私，惟過房門而大嚼，一言齟齬，即行逐出，蓋贅男如婦，而此眞如婢焉。

我們固然不能以賣淫者所招之贅婦爲例，而普通無論在那一種贅婚制下，女的支配男的，表現出女尊男卑，毫不足令我們驚奇。

關於寡婦的招贅，所得材料只限於此，不過這決不單單是這幾個地方的畸形，陝西的漢中一帶，據說是存在的，惟尙未有詳細的調查。在漢中一帶，一家所奉祀的祖先，往往有數姓之多，四川亦同樣有這種情形，一姓奉祀多姓之祖先，合數姓爲同一血族，不言而喻的，都是由於兩種贅婚所造成。我們河南南陽，傳說在明之季年，這種婚制也曾經存在，生下的兒子，一個從母之前夫之姓，一從父姓，因而形成了複姓的村名，直至現在，這兩姓人仍視爲是同一血族，不通婚姻。

如果我們更向前追述，起碼在宋代，這種婚姻制度是存在的。張齊賢，洛陽縉紳舊聞記云：

焦生不知何許人，客於洛陽久，生通詩，易何論，嘗以講說爲事，於洛陽城西宮南里有同人莊，居積囷食且多，村民之豪者也、有同里民姓劉，亦豐實，姓劉者忽暴亡，有二女一男，長者纔十餘歲，劉之妻以租稅且重，全無所依，夫既葬，村人不知禮教，欲納一人爲夫，俚語謂之接脚。村之豪儒，以焦生塊然，命媒於劉之妻言之，劉妻知焦生於州縣，熟許，未半歲，納之爲夫，焦久貧悴，一旦得劉之活業，幾爲富家翁，自以爲平生之大遇也。凡十餘年，家道益盛，牛羊之蹄倍多，入城市，皆晚醉歸，妻孥兒女羅於莊門，及令丁壯一二里候之，未嘗反目。

這雖然是一段神怪奇談，而此種婚姻

制度決不是憑空造謠，按洛陽搢紳舊聞記所載，多爲宋以前的故事，這種婚制，或存在於宋代以前也未始可知，洛陽從東周起，就成了中國建都之地，後又經過東漢，其繁華之狀，可想可知，我們決不能以之與窮鄉僻壤等視，由當日洛陽尚存在着這種婚制，則其他文化落後各地之普遍存在自可想而知了、筆者雖然先拿一個村人不知禮教的大前提放在前面，可是我們看這些事還都是讀書明禮，串官走府的人們作的，焦生以貧困固無論矣，而主持之者卻是村之豪儒。更由接脚二字，我們可以推定這種婚制決不是當日新創的，奇異的婚姻制度，在這裏我們看也是招夫養子，可是對於在這種婚制下所生的兒子將如何處理，也沒露出一點暗示。

綜洛陽搢紳舊聞記與閭俗錄所載，他們對於寡婦贅夫起源的推測共有兩個，依張氏是把劉妻贅焦生的原因歸之於租稅的繁重，也或許是這樁事的一個原因，然而這決不是寡婦贅夫制起源的眞正原因，陳氏是把他歸之於聘金和奩資，而陳氏的話，亦只能淸代詔安適用，也決不是這種婚制的起源的原因，可是如果再找更早的贅婚之形式，便全陷於混亂的狀態之中了，漢書有：「家貧子壯則出贅，」是贅婚在漢代也曾經存在，又史記滑稽列傳：

淳於髡者，齊之贅壻也。

這種贅，到底是生女招贅呢？還是寡婦招贅呢？史記漢書都沒有明文，漢書註云：

贅壻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身之有肬贅非所應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爲質也

按爲質者，當如野蠻人之服務婚，做丈夫的必須到岳家服役若干年後，始允將妻領回，更有的是服務若干年或生子後，岳家分給若干財產讓新夫妻獨自經營，原是一種女子的繼承制。說文：

贅，以物質錢，從敖貝，敖者猶放貝當復取之也。

是贅有質典之意，漢書註云：

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爲贅子，三年不能贅，遂爲奴婢。

是贅婚於某期間確是一種服務婚者無疑，因爲家貧沒有力量給岳家奩聘禮，於是便到岳家服務以作抵償，這是沒有錯誤的，可是另一方面也具有繼承血緣的事實，贅壻是出嫁的男子，並不是爲質的男子，韓詩外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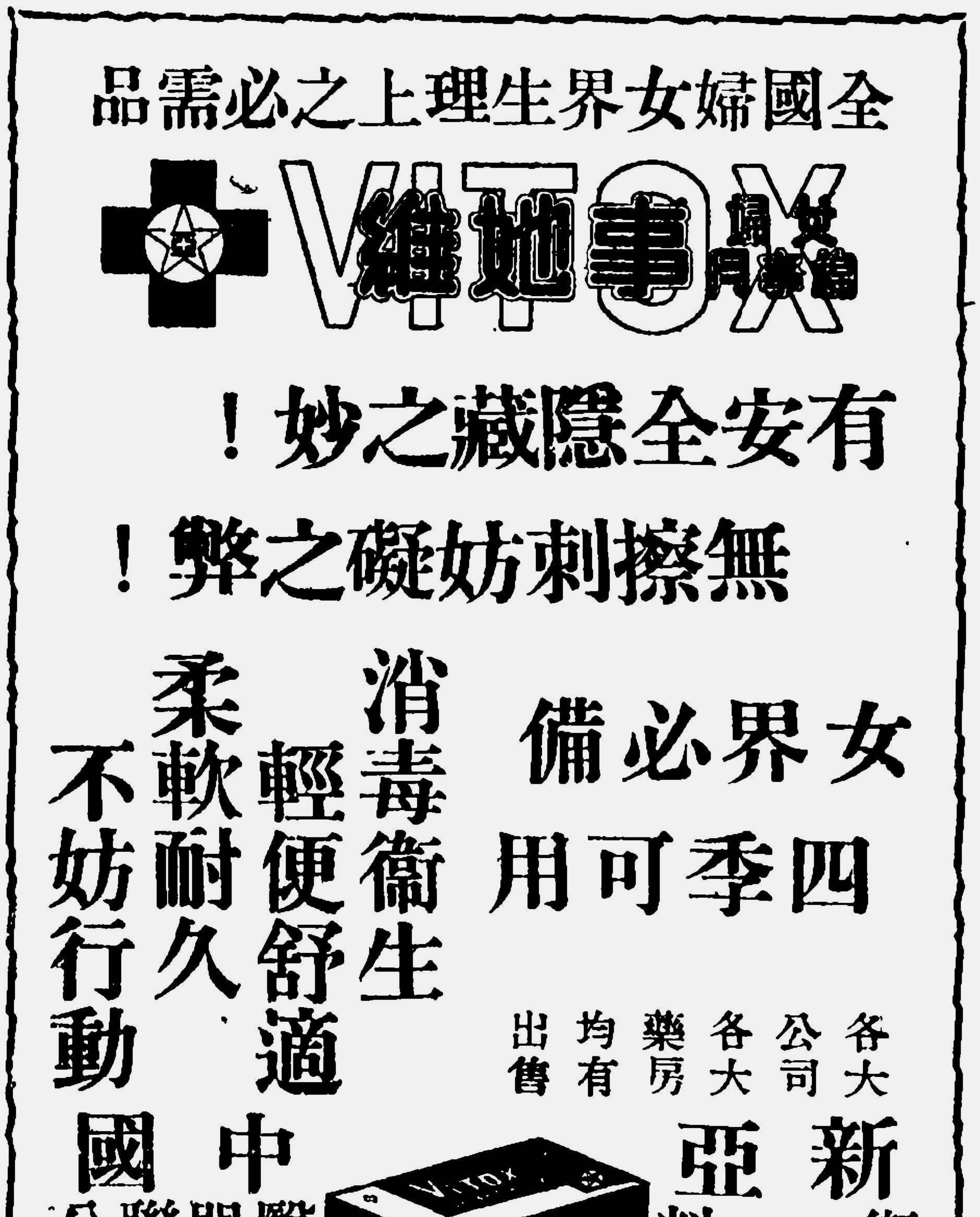
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

這固然不一定就是姜太公的故事，不過這我們亦不得不承認是以當日贅婚制作模型而造成的謠言，於是我們見到漢以前的贅婚，也有繼承血緣的事件存在，贅婚制下的丈夫和普通婚制下的婦是一樣，可以出，假如出夫之婦，再不贅壻；或者是喪夫之婦再招贅壻，這招是寡婦的招贅嗎？我們看在這種情形之下還有什麼血緣上風馬牛不相及之處嗎？血緣是由女子繼承了，一贅再贅，甚至於三贅四贅，也不能斷絕血緣上的聯繫，可是如果這種贅法要爲男子繼承制下之寡婦所援引，必然的畫虎不成反類狗了，在女子繼承尙盛行的時代，男子繼承制下的寡婦，援女子繼承制下的實例而贅夫，這是很自然的事，久而久之，遂亦被固定而成爲一種制度，這是我個人對坐堂招夫制的一個臆測。

贅婚制，亦不是春秋戰國時代所發生的一種婚制，他的起源更早，歷史上所可以追述的，便是詩大雅之緜篇：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室家。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
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
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茲。

這篇詩就是敍述古公亶父嫁到姜部族做女壻的一段故事，若干年後姜部族便分給他們一部財產，讓他們自己經營，於是他們便卜好居處，建築起自己的堡壘和宗廟。這件事我們如果把他和烏桓的婚制對看，是很相似的。



風雅的說教

包不平

上海眞也是五光十色的地方，這些年來，大概由於歐美勢力的薰請，已經好久沒有見到因化裝品入超而大聲疾呼地指摘女性的「訓話」了。可是人們似乎並沒遺忘以女人作爲助談資料的「風雅」的習慣相反，或出諸於哥哥妹妹的調性，或談影星，談女伶，或以桃色案件的糾紛爲中心的「產物」却日甚一日起來。更可怪的，是一種姑妄稱之爲「風雅的說教」底作爲之出現。何謂「風雅的說教」呢？即以說教爲手段，以掩飾其風雅，甚至「色情」「肉感」的話題是也。

空說不足取信，這里且舉二則現實的例子來作見證。

一、「肉體美」與「良人的愛」

對於女人要如何去像奴隸一般地向丈夫獻「媚」，以便維持夫婦間的「愛情」（？），在過去總算已有過許多講「烹飪法」，「化裝術」，「御夫法」等等的「獻媚法」之發明，也聊可貢獻給今日「爲人妻者」以及「明日的新嫁娘」諸般婦女的參攷了。惟如這些方法「比之健康的肉體美却相差太遠了」，因此也就不大合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男性的「胃口」，蓋廿世紀，「肉體美」之時代也。

這樣的寫法，也許要使人摸不着頭腦，還是「言歸正文」待在下的來紹介一位「小說家」發表在『本以「花」爲刊名的大作吧！

在「肉體美缺陷與家庭悲劇」中，這位「小說家」說：

「假使女人三十歲要枯萎，四十歲變肥腫，五十歲生皺紋，則任何系統的道德，也無從把這個女人救出苦海。結果，當然是討得男性愛情的冷淡的一面」。

据他說法，女子之被棄遺於「苦海」中，好像是宿命的：

「近來離婚上的理由，表面上雖有種種色色，但究究其原因，就可以發見十之八九實由於妻的肉體魅力有缺陷所致。」

由於這樣，他就得到「肉體美」才能保有爲妻的權利」的論證：「對於女人，教養是當然需要的，男性所讚嘆崇拜的只是頭腦聰明，品性溫淑，而且又富於嬌媚的女人。不過如欲永久維持女婦間的愛情，却要在精神美之外再添上肉體美」

中間這位「小說家」突然插入這樣的一句問語：

「如何可以保持良人的愛情」？

他認爲「化妝術，烹飪法，御夫術等忠言」，「比之健康的肉體美却相差太遠了」

理由据說是這樣的：

「因她（指肉體美）旣能預防家庭上最大悲劇的離婚問題，同時又能使婚姻變得成功和永久。」並且還——「才是維持家庭和平和道德的唯一善法」

可是我們「小說家」心目中所謂「肉體美」又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即——「面作玫瑰色，眼睛光亮，態度活潑，動作優雅，以至心地快活」。

然而這樣「肉體美」的標準正如作者所說筋肉一樣，筋肉對於那些希望纖手，細腿，窄腰的女人決不會生得太多，而對於那些希望乳峯高聳，手臂飽滿，大腿豐腴的女人，也能給她以適當的筋肉」却不是每個人所能達到的，結果那「許多爲人妻者」——「有的過於肥腫，有的肉體曲線起凹起凸，瘦骨嶙峋，變成蟋蟀般的可憐胴體」底一批「人妻」實不免「陷於離婚相等的慘境中，如丈夫之娶妾，宿娼，有外遇等」的前途。所以爲博取丈夫的「愛情永久，家庭和睦並維持道德」起見，凡女人都該趕快由「肉體美」入手，庶幾以免「忠言逆耳」，一則辜負作者的一番苦心；二則會招致演成「家庭上最大悲劇的離婚問題」，不能「保持良人的愛情」；更糟的，三則還得負担分裂家庭和喪失道德的罪名。然而細心一想，不幸得很，在作者「肉體美」的通盤理論中却小少有些破綻，蓋正如作者所說：——「女人三十歲要枯萎，四十歲變肥腫，五十歲生皺紋，則「就算靠」健康的肉體美，「能保存爲妻的權利」，但由於「青春不再」，「美人遲暮」，要想「靠」健康的肉體美來「保持良人的愛情」，恐怕也「總無法阻止精神上的分崩離析」罷！

（至於怎樣才能正確地保持二性結合的美滿，這不是本題之內，我想還是請讀者自己去解答吧。這里附提一筆，免得讀者誤會鄙人旣反　健康的肉體美，當然相反是擁護「病態美」的了。）

二、「肉感政策」與「神祕路線」

多年以前，北方曾有幾似多事的「長官」爲了「維持風紀」並「挽回刼運」，而猛烈地抨擊過女性的奇異服裝，不僅主張加以取締，並且有一位還「親自下車，手拿了幾位摩登女郎，以儆其餘。不意新近在一本標榜「激勵青年修養，針砭社會病態」的週刊中見到一篇「

花樣翻新」的「小言論，題名雖曰向女界進一言而內中大談其「肉感政策」與「神祕路線」，蔚爲奇觀，雖不是奇異服裝的「舊事重提」，畢竟也屬「另具慧眼」。

開端這位作者就以「多少年來，男人仍舊是那樣的一件長衫，墨守成規」，「比起女人們的大刀闊斧的革命作風，實在是望塵莫及」來證明女人的富于「革命性」與乎男人的善於保守。

接着就以事實證明——

「自從女人把「袖子露指，裙可遮足」的衣裙的打倒以後，便矢勤矢勇的向奇裝異服上求發展。有志者，事竟成，於是女人的服裝式樣使一日千里，瞬息萬變的進步起來」。

於是乎極其煊染之能來描述「旗袍的進化」。

「一件旗袍的袖子，由肥而窄，由長而短，短而再短，短而更短，並無可短，反對胸前背後的領土，也侵略了一大塊。所謂旗袍也者，其實是件大背心而已。當大背心的程度步步之高升，而把長統絲襪的封鎖也解除了以後，本來已是四體裸露了，却仍怕曲綫不足以畢露，肉感不足以動人，於是乎蟬翼樣的衣料也遭到遺棄的命運……」

跟着作者又插入一段「肉感動人的描寫。（要是這週刊的封面版上沒有標明「小言論」三個鋅版字樣，幾乎叫人疑心這是一篇色情小說哩！）

「如果涉足交際場所，只見五色繽紛，美倫美奐，宛如百花園中，羣芳爭艷，玉臂齊揮，粉腿如林，一望無際者，都是肉」。

再据這位作者「考其目的，度其用意，加以細細的研究」把女人的心理研一番之後，並「知道其發展路線，實在是本着這樣的一條原則」云：

「打破衣以蔽體的荒謬思想，擁護肉感政策，以爭取男性之愛憐（？）

不過又据這位「研究男性心理學的專家冷眼旁觀的結果却以爲運用如此的「肉感政策」，實不足以達到「爭取男性愛憐的目的，實由于「男子對女人的好奇心最厲害」云云：

「人都有好奇心。男子對女人的好奇心最厲害。女人愈神祕，愈能引起男子的好心，也就愈能將男子迷惑。」

因爲——

「在男人眼中，女人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是神祕的，每一部份都會引起他們的非非之想。整個的女人，在男人看來，便是一件神祕的藝術品。」（？）

所以——

「如果女人能永遠的保持着她的神祕，我相信她一定會長久的爲男人所迷戀，所崇拜的。」

原來作者「言中之意」並不在「取締女人奇異服裝」之再提，而是另辟途經，主張「神祕路線」。蓋神祕公開既屬毫無意思，那當然祇得將歷史拉回去十世紀：

「譬如古時的少女，多深處閨閣，男子每以一見爲榮。現在女人滿街跑，也就覺得稀鬆平常。」

按此之故，今之女人爲了爭取男子「一見之榮」實大有歸返「重閨」之必要：

古時女人的手足都不外露，男人如能有緣一睹玉筍金蓮，就自覺三生有幸，現在女人三分之二的肉體都露在外面，，司空見慣，也就不以爲奇。」

最後，他好意地奉告衆家女士務要「能設法保持其神祕方爲上乘」，向女界進言既畢就問道：不知道天地靈氣所獨鍾的女士們以爲然否？」

但是我倒要代女性向這位作者奉進「一言」：

「男士先生呀，你說你要打倒「肉感政策」，擁護「神祕路線」，怎的你貴男士先生的文章內却充滿的全是肉感作風啦！男士先生呀，我勸你還是收拾起「神祕路線」，回去趕寫一部肉感的色情小說」恐怕比寫此類「言論」更能受人歡迎，未知男士先生也以爲「善」否？」

她們能做和男人一樣的事

雨中鳶作

從拜訪說起

方媚

　一個寒風凜冽的嚴冬清晨，爲着本社託一件事情去拜訪一位上海聞名的女藝術家。從那個前一天的下午便輾轉的凝想、想着怎樣啓齒才能夠表達我的來意，並且怎樣才能保持着溫和的空氣。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由下午而黃昏，黃昏而入夜，再由深夜而天明。我起個早上，一切梳洗完畢，乘輛三輪車出發了。到現在還記憶得很清晰，那天我的衣裝相當齊整，因爲我認爲我是代表女聲社出來做客人的，在一位我們所欽佩的人物面前，應當使自己謹愼知禮，不要落得襤褸不堪，見而生厭才對。

　終於，按着地址找到了她的住所，一座幽雅而新式的洋樓坐落在空氣清新的富人居住區內，在上海據有這樣環境者，非在中上以上的階級怎麽可能？我一再注意門牌號數和手中所持紙條上的一致，然後強制着情緒，敲了三下鐵門。

　啡．啡！啡！

　約莫十秒鐘過去了，但是不見一個人影出來開門。裏面也非常的靜。

　．我開始幻想了，因爲聽說這位女藝術家最近染有微恙。家中有病人常會使得傭人忙亂的，尤其是主婦生病。那末應該原諒才是。

　等過五分鐘仍不見來人開門，「啡！啡！啡！」又敲了三下，我企望這三下的反應能夠出來一個穿長袍的男僕，或者是一個面孔笑嘻嘻女傭，他們見着我的名片把我請到溫暖的客廳裏烤烤火，寒冬三九天氣的街衢實在耐不住了。

　憶起半年前的一天，也是淸晨，也是雨後，不過那時是夏季，我去拜訪鋼琴家吳樂懿女士，她自己爲我開門，和我聚膝相談學琴的經歷和上海的音樂界情形。從始至終總是在微笑，那麽謙虛和藹活潑天眞。

　繼而又浮起另一個圓面孔的人，那是陳友仁夫人張荔英女士，在都城飯店裏，正當她回到上海首次開畫展會那一天。會場上幾百個客人趕來欣賞，觀摩她的藝術，她和她的丈夫親熱招待。我們和她相約會談，她很禮貌的在畫展室外間接待我們入坐，談論學畫的幾個難關，又講到她的私生活。張荔英女士旅行過歐美許多的國家，會經博覽遍寰球的藝術，在中國若想再找別位能和她一樣的才能，同等的地位，恐怕很難得的吧！

　我希望今天所拜訪的藝術家也和她們一樣，但是爲什麽不給我開門呢？

　愈是嚴寒，愈想溫暖。於是我就窮極其思，往夏天去想，甚至於希望烈日當頭，揮汗如雨，以飽我望梅止渴的心願。最後，想起了前年一個炎夏的中午，我們從辦公室坐電車又換黃包車到中華電影公司攝影場，去見陳燕燕女士，我們的辦公室那時在香港路，攝影場在海格路，其間的距離確實是多少里我沒有測量過，但是路途上走了一個多鐘頭。

　陳燕燕也是那麽溫存，許多人說影星愛好搭架子，然而陳燕燕一點也不，正和吳樂懿女士，張荔英女士一樣的可親近。

　想到這裏，一股甜密的回憶從腦海中又出現了，但是幻想終歸是幻想，至現在爲止約莫二十多分鐘已逾，仍不見僕役出來。

　啡！啡！啡……

　一連再敲幾次鐵門，最後果然緩步走出一個女僕。門雖然緊關着，總不免露裂一點小縫，因此我便借此微隙窺着了那女僕的面孔，似乎帶有怒意，她在譴責我敲門太冒失吧！

「你找誰呀？」

「我是從女聲社來的，見某女畫家。」我述明來意。

「噢！她出去了，到醫院去啦。」

「什麽醫院你知道嗎？

「不知道。」

「她家裏有別人在家嗎？」

　………………

　諸如此類的問題共問了七八則，但是她給我的答案只有兩類——「沒有」和「不知道」。末後，又出來一個少女，據說是那位畫家的遠親，乃是客人，也和女僕同樣的一無所知。而且自始至終那扇鐵門一直沒有開啓，似乎對我有什麽懷疑似的，於是我只得乘興而來，敗興而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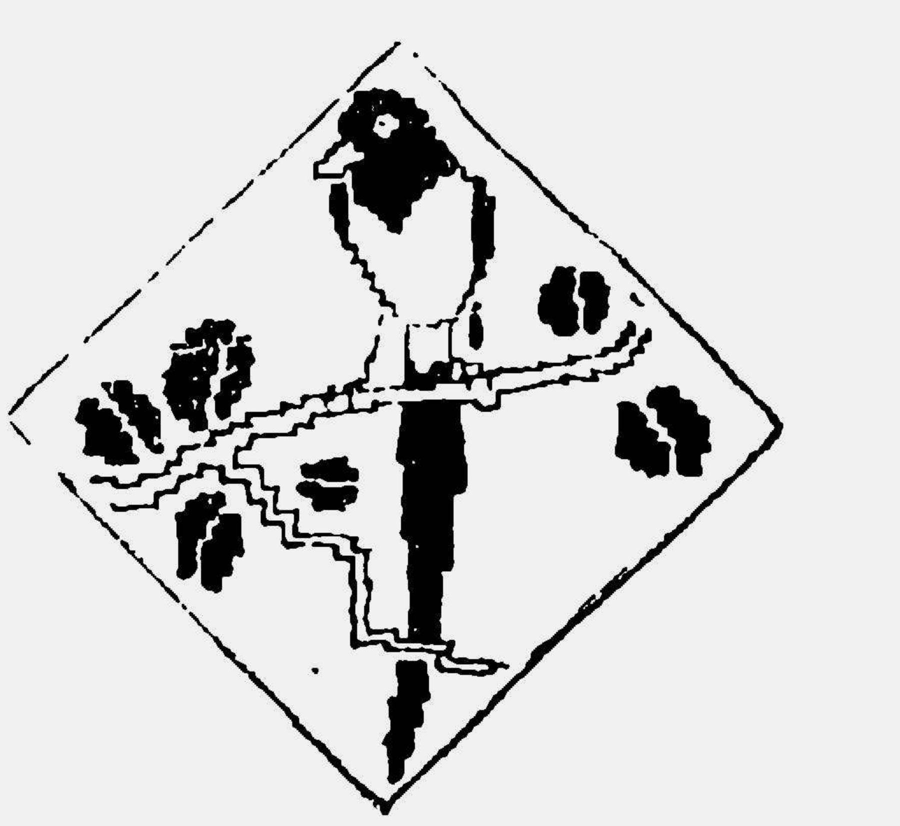
　在回返雜誌社的路途上，一輛黃包車或是三輪車也尋不着，只好跋步行搭乘電車。我想，那些住在高樓裏的富人，躺在牀上翻閱雜誌的時候，恐怕並沒有考慮到那些編輯們在編排雜誌時焦急的情緒吧？他們一天到晚坐在寫字台邊挖盡腦汁寫幾千文字，有時四處奔跑爲一篇文章或一張圖畫，在這物資缺乏的現時，是沒有適當的車子供他們奔忙的。不論汗流浹背的炎夏，或是嚴風刺骨的寒冬，還是得安步當車，擠上擠下公共車子。他們情願連飯不吃，覺不睡，去湊和撰稿人的時間，而他們所企望的只不過是使雜誌趨於完善，使讀者不失望而已。

　但是有一部份文人，藝術家，要人們不把雜誌社中的編輯看在眼裏，他們在驕傲着自己的地位，而沒有注意到編輯是同樣的爲雜誌社服務，也就是爲社會服務的一員。一個編輯來和他們會談一篇文稿或是一張圖畫也就有關整個雜誌的名譽和信用，同時這也是他們應盡的義務。

　我們在一本雜誌沒有出版以前，想盡方法去親近每一位撰稿者，這樣出版之後讀者才能和我們親近。編輯不比商人，「現錢交易」是不行的，必須隨時和各方面聯絡啊！

　然而社會上人物是複雜的，一方面我們遇見許多成功者一點也不傲慢永遠和藹，永遠微笑；而另方面也有的人正在滿意着自己的地位。這次我沒能見着這位女藝術家，因之使得我們雜誌就做了件對不起讀者的事件。我希望這位藝術家也像吳樂懿，張荔英，陳燕燕三位同樣的可親近，這次拜訪遭到踫壁乃是女僕們的過失，當她疾病復元以後，便給我個通知，也使我領敎一次她的藝術。

　祝福着她早日恢復健康！



朱淑貞與元夕詞（上）

樂無恙

朱淑貞的傳略——生平的探測——不幸的婚姻——評陳漱琴女士的「辯誣」——論譚正璧先生的「折衷」——初戀的悲劇——斷腸的生涯——元夕詞的總結和肯定。

生查子元夕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

（「上」別本作「到」。「濕」別本作「滿」。「春」別本作「羅」。）

時光過得也眞是迅捷，還記得半年前寫過一篇應景的中秋談月文章，內中曾提到朱淑貞的元夕詞，說：

「詞中「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幾已與歌德之名句：——「那個少年不善鍾情，那個少女不善懷春」同樣地成爲沉醉於緋色的夢幻中，少男少女們的「聖經」了。」

這半年來，自己正也是「不長進」，放着別的事不幹；鑽在古紙堆中作「書蟲」，對於元夕詞的作者朱淑貞眞身世的淒涼與乎遭遇的坎坷，也引起了探究的興趣——不，我更確當地說，與其說是興趣，無寧謂是同情，以及因同情而引起對摧殘我們女作家的制度底憤懣。

正如被稱作中國現代「聖人」的周豫才先生，在狂人日記中以銳利的筆鋒，猛烈抨擊舊制度的罪惡，所說的一般：「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竪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喫人」！」

在一頁頁過去了歷史的記事册上，封建的魔鬼已喫掉和虐殺掉無數千萬的男女。朱淑貞，我們女性文學之花和李清照同爲中國婦女文學雙璧的作家，也是如江海的一滴作了舊制度輪齒下的犧牲品！

對於女詞人朱淑貞的生平事蹟，說起來却又使人遺恨，自她懷恨抑鬱以死之後，作品和着她的骸骨一起給她的父母焚火燒埋掉了，所以她的傳略跟一首生查子元夕詞的傑作節使後來的文人爲它糟蹋了許多筆墨，以致於鬧得聚訟不清。

雖然如此，我們根據於現存的斷腸集中的詩詞和歷來文人有關於她的記載來對照，也許已是像蒙上一層冬霧似地，但總也可以此來依稀推測她隱晦難考的生平底輪廓。

朱淑貞自號幽栖居士，錢塘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或謂海寧人（斷腸詞紀略）幼警慧，善讀書（西湖遊覽志），工繪事（古今女史），曉音律，（杜東原集及沈石田集）。據王士禎「池北偶談」中集淑貞遺作「璿璣圖記」，其紹定三年二月有云：「家君宦遊浙西，好拾清玩，凡可人意者，雖重購不惜也。」及觀其遺集詩作如——晚春會東園、春遊西園、西樓納涼、夏日遊水閣、納涼桂堂、夜留依綠亭……等，乃知其父嘗宦浙西居家富有樓台之勝景矣。

至於她的生平年代，就較難以尋究。有人因爲她詩集中有和魏夫人宴會的詩，便硬派定那個魏夫人即是那個做過宰相曾子宣的夫人，而造出和魏夫人是詞友，並謂嘗會魏席上，賦小鬟妙舞，以飛雪滿羣山爲韻作五絕句的臆說，因爲這樣，所以就說她是北宋人。也有人以爲她是海寧人，就說她是朱熹的姪女（梁小玉之古今女史，斷腸詞紀略皆從此說），恐怕不確。今按其元夜詩中第一首寫帝城的元夜景色，如謂：

「鬧月籠春霽色澄，深沉簾幙管絃清。
爭豪競侈連仙館，墜翠遺珠滿帝城」。

當在宋室南渡（公元一一二七年），杭州變成都城以後的相對穩半時明。又試以她的「璿璣圖記」作於紹定三年（公元一二三〇年）來推算，約當生於公元一一〇五年（?）前後之時，即上距中國第一顆女性文學明星李清照（一〇八一——一四一）之死，後數十年。假使這推測的生年不是太相左的話，那末，朱淑貞——我們薄命女詞人，她的死年決不會超過四十歲的。因爲她死的時候，父母猶存人世。宛陵魏仲恭的斷腸集序中說：

「……并其詩爲父母一火焚之。」準此，似乎她的死時約在一二三五年（？）左右。（可能她的年齡也更短，恐怕不會超過三十——三十五吧？）

現在我們進一步要來討論這位斷腸集的作者，她的不幸的婚姻以及生查子是否淑貞作品的問題。

要研究元夕詞是否淑貞的作品，首先不得不考察一下她斷腸的生涯並附及各家的意見。

一、斷腸詞前紀略云——

「淑貞……文章幽艷，才色娟麗，實閭閻所罕見者。因匹偶非倫，弗遂素志，賦斷腸集十卷以自解。臨安王唐佐爲傳以述其始末，吳中士大夫集其詩二百餘篇，宛陵魏仲恭爲之序」

惜王唐佐之傳，今失傳，不然省却不少之紛辯也。

二、魏端禮斷腸集序云：

「淑貞……蚤歲不幸，父母失愼，不能擇伉儷，乃嫁爲市府民家妻，一生抑鬱不得志，故詩中多有憂愁怨恨之語。每臨風對月，觸目傷懷，皆寓於詩。……觀其詩想其人風韻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負此生矣。

三、西湖遊覽志云：

淑眞，錢塘人，幼警慧，善讀書，工詩，風流蘊藉。早年父母無識，嫁市井民家，淑眞抑鬱不得志，抱恚而死。……」

以一個生長在溫柔鄉中的官家小姐而竟然被父母硬嫁與一個市井間的庸夫，曾能不使人惆悵，「觸目傷懷」，而多憂怨之語。難怪我們的女詞人要在「夜久無眠秋氣淸，燭花頻剪欲三更」（秋夜）喚起遐想：

「誰家橫笛弄輕淸，喚起離人枕上情。自是斷腸聽不得，非於吹出斷腸聲！」

如果朱淑眞的境遇不是那樣的困阨和「所適非倫」過着「日以涕淚洗面」的日子，在她的作品中反映那麼多的感傷與怨憤的句子——充滿了一字一淚的抽斷腸聲！

但是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見，因爲在我們女詞人的作品中卻也有幾首情致纏綿，洒蕩的艷詞和情詩。

陳漱琴女士就是保持這樣見解的一個。

她在一篇爲朱淑貞生查子，詞辯誣的文章里就好意地替我們薄命的女詞人洗刷「行爲失檢」的誣詔，還她一個清白的身世。陳漱琴女士不但否定了朱淑眞的「下嫁庸夫」，認爲那是一種口頭禪式的傳謬說，並且更進一步提出淑眞「嫁的丈夫，功名官階都不壞，往來的朋好也部是大家人物」的創說。接觸過文藝理論的人，都知道一個作者的觀察事物的方法與立場（換一句術語，即所謂一個人的世界觀）往往會在不知不覺中應運到他的作品裏。

我說過陳漱琴女士爲朱淑眞辯誣是一種好意，然而我們也可以指出一切問題的解決不是好意所能解決得了的，何況好意有時會變成隱蔽現實的僞裝，因而歪曲了事物的眞相。爲朱淑眞生查子詞（元夕）辯誣的陳女士在她駁斥「下嫁庸夫」的謬說」和「辯生查子詞非淑眞作品」方面也就犯了「好意的錯誤」，而這一「好意的錯誤」底所以造成的基本因素，我們也可以指出那是由於作者對於問題的看法（即觀點）顯然也無意中重覆了「人約黃昏後」非「良家婦人所宜」的傳統看法，而認爲戀愛「用傳統的字眼應該改作「外過」！）是一種不正當的醜事（？）。

正因爲作者對這一問題有着這樣的一種看法，於是也就難免不犯以材料來強就自己立論的主張底毛病。她根據了況周頤在蕙風詞話的見解駁魏端禮諸人的「下嫁庸人」之說法而謂荒謬之點有三云：

（甲）淑眞之父既屬游宦之流，又管留意清玩，東閣諸詩可想見她家室的闊綽，何至於下嫁庸夫？

（乙）淑眞之夫似會應過禮部試，後在江南一帶作官，淑眞會跟隨過的。倘爲市井民妻，何得有從宦東西之事？

（丙）淑眞和曾布妻魏氏爲詞友，又與謝夫人往還遊宴。魏謝都是貴族大家，豈肯和市民妻結納爲友。並謂田汝成的遊覽志餘內：——「淑眞抑鬱不得志，作詩多憂愁怨恨之思。時牽情於才子，竟無知音，悒悒抱恚而死」。是「承訛襲僞」「硬添上「牽情才子，竟無知音」的罪案。可見時代愈遲，所捏造的罪狀愈多」。

其實她提出的三條反證，完全上了況周頤的大當，尤其是（甲）項完全可以窺見和證實作者的世界觀，依她的反問、似乎說一個「留意清玩」「家室闊綽」的游宦爲了某種原因（我們暫如說他的女兒有了「外過」（？）罷）難道沒有硬給她下嫁庸夫的可能嗎？

（乙）次說「淑眞之夫似會應過禮部試，後在江南一帶作官」也「似是想像之辭，並不曾舉出什麼證據來」（皆作者評人之語）。要是如況周頤所持之理由，以斷腸集中的詩作如賀人移學東軒、送人赴禮部試及春日書懷、寒食詠懷等詩作爲「淑眞之夫似會應過禮部試，後在江南一帶作官」的證據來下判斷的話，不免有些牽強之處。有什麼理由和證據可以將「賀人移學東軒」及「送人赴禮部試」二詩中的「人」一定是當作她的丈夫呢？有什麼理由和證據可以將「春日書懷」和「寒食詠懷」的詩解釋淑眞的丈夫「後在江南一帶作官」的呢？正是這樣，當作者在提及「其夫」「應禮部試」時，也加上了「似會」的二字！正是這樣，恐怕作者在寫「似會」的時候，不也有些懷疑和惑慮的覺感罷？

照我的私見來理解，自以爲這里的「人」，正是淑貞少女時鍾情的「人」，也就是那幾首情致纏綿，風流洒蕩的豔詞和情詩的寄托對象，而不會是她的丈夫，（理由詳下）

然而錯謬最清晰的還是（丙）次，因爲魏夫人根本不是北宋時那個「曾布妻」的魏氏，這我在前面淑眞生年的推測中已清楚地辨明了的：一個北宋的魏氏如何能跟百年後南宋的朱淑眞結爲詞友的呢？若是說魏夫人和謝夫人都是貴族大家，豈肯和市井民妻的朱淑眞結納爲友的疑問，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見，因爲朱淑眞原也是「家室闊綽」的官家小姐，在她沒有下嫁家市井民妻以前，和「貴族大家」的魏謝夫人往返結爲詞友又有何不可能和「豈肯」的呢？同樣是按着斷腸詩詞的內容來「斷區」，我們倒不妨說朱淑眞在少女時代會有過一段夢也似的初戀故事來得更合理，來得更能切合詩意。

孔子曰：「予豈好辯，不得已也！」請恕我的曉舌，在此我還不得不再嘮叨一些本題內的閒話。

普通一般人都猜度朱淑眞的「有所思」之外過」（？），是源於她以官家小姐的身分，而不滿於她的「市井庸夫」的緣故，這固是一種倒果爲因的說法，未免有些看輕我們女詞人的爲人；即以會出版過一部中國女性文學史的著作的譚正璧先生，他的見解也似乎有些模棱的破綻處。一方面他接受了魏端禮諸人的「下嫁市井民妻」的可信，另一方面他又無意中探取了陳漱琴女士謂「淑眞之夫似會應過禮部試」的相反意見，竟說她既被棄絕於「祿蠹」的丈夫之後，乃耐不住獨居的孤寂，而和別的男子相戀，攜手同遊上西湖去幽會，而且進一步又在女性詞話中說她「在脫離夫家後，偶然要做些「人約黃昏後」的故事，那又有什麼希奇呢？「鶯鶯燕燕休相笑，試與單棲各自知」，性的苦悶，不是會在她的筆下這樣直截痛快的吐出嗎？」這就希奇了，既肯定她「竟隨隨便便的（給她父母）嫁給一個市井俗夫爲妻」那又有什麼緣故翻覆又承認她丈夫是「祿蠹」，他出遠門去追求官爵，拋棄了她，而她竟然又會耐不住「性的苦悶」，幹些「人約黃昏後」的故事，豈非和自己的主張抬槓。

假使作品是我們瞭解作者生活眞相的路徑，那麼我們在霧也似的關於朱淑眞的生平事略的記載中已窺探了霧中重山疊嶺的外廓，現在進一步來攀登直達眞相之門的山徑。通過那彎曲的山徑，我們聆略一個美麗聰明的女郎如何被舊制度殺害的故事。這個悲慘故事中的女主角，她生長在一個溫榮的宦家，她陶冶在樓台亭閣，水樹花草的幽美園囿中，她和所有在富貴之家裏的女孩子一樣，她也有一個開遍了幸福之花的童年。下面幾首清麗的詩詞是她少女時代一幅完美的肖像：

花落春無語，春歸鳥自啼，多情是蜂蝶，飛過粉牆西。

一陣催花雨，高低飛低紅，榆錢空萬疊，買不住東風。……春窗卽事。

「玉骨冰肌，爲誰偏好特地相宜；一味風流，廣平休賦，和靖無詩。倚窗睡起春遲，困無力菱花笑窺，嚼蕊吹香，眉心點處，鬢畔簪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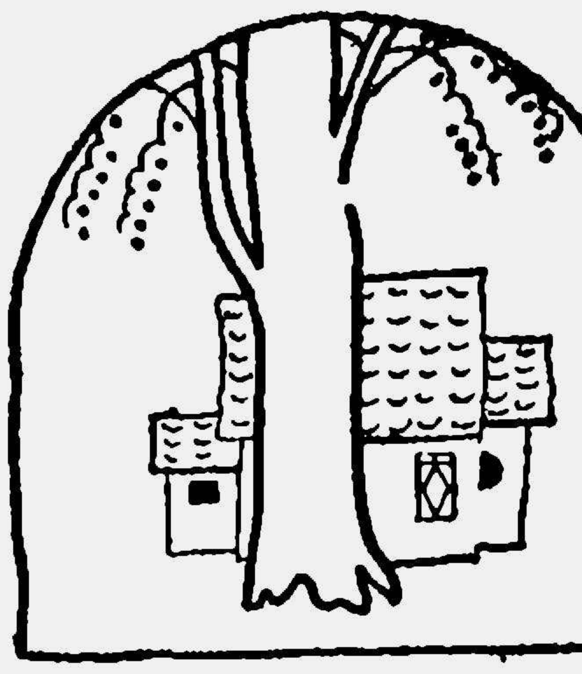
……柳梢青（詠梅）

正是帝城放夜，簫鼓喧天的元宵——

「一片笑聲連鼓吹，六街燈火麗升平。歸來禁漏踰三四，窗上梅花瘦影橫」

。

（元夜詩）



南洋新福州的婦女

光宇

新福州遠在南島，即中國南海之南，婆羅洲的北岸。該地於四十年前，不過是一片荒土僻壤，當清末光緒年間，華僑始往墾殖，因爲那個時候，中國內政很腐敗，而且匪禍日益蔓延，民生愈形困苦，於是就有許多福建的同胞，離鄉背井，到海外去尋找他們棲身之所，後來找到了這塊荒地，他們覺得天氣很適宜，土地又肥沃，就他這地方住下，謀他們的新生活。

新福州地方十分之八的華僑是福州人，所以就名該地做新福州。新福州華僑人數不過二萬，而婦女的人數還不及男子三分之一，在此不及三分之一的婦女，大半是壯年的，勤於操作的，除了壯年的婦女外，要算年少的女子最多，至於老邁的婦女，却是很少很少的。

新福州的婦女，除了年老的和幼女——歲以下的——外，十分之八是在樹膠——即橡皮——園裏工作的，因爲那個地方遍植膠樹，非常茂盛，當地的華僑，都以牠爲業，她們對於經濟方面，確有自給的能力，而且綽有餘裕。所以家庭的生計，得她們的資助很不淺，這種特點，是與國內婦女界——少數有職業的在外——微有不同的地方，

她們每日早晨五時起就要到樹膠園裏去做採割樹膠的工作。到了十時左右，割完樹膠，回到家裏，暫停片刻，又提着兩個小桶，在樹膠園裏跑來跑去，收那割過的樹膠，用杯來儲着的膠質，一杯一杯的傾入桶內。等到工作完畢，已經是十一時左右了。再將桶內所倒來的膠質，送到一個地方，用一種藥水勻和膠質，使牠凝固，以便用機器碾成一片一片的橡皮，然後洗滌她們所用的器具。

以上的事情都做完了，這才到河沿或江邊沐浴；因爲天氣炎熱的緣故，每日至少須冷浴一次。浴畢便回到家裏，預備她們一家的午飯。這是她們上半天的工作。

到了下半天，她們總可以得到休息了，但是還要做料理家事，不知不覺的又忙了半天，到了日落西山，就告預備晚餐，吃完晚餐，休息一二小時，便去睡覺，等翌晨再開始她們規定的工作。

她們照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裏，除非是天公不美，在晚上或早晨下了一場大雨，此外是很少得到休息的機會，有的人因爲篤信基督教，須嚴守安息日，所以在星期那天却能得到休息的。

不過，她們雖沒有到樹膠園裏去工作，但也要到附近禮拜堂做了半天的禮拜，除了教徒以外，若是天氣晴朗，她們是沒有停息的，好比如地球循着太陽一天一天地旋轉停工作。

她們這樣勤苦地工作，所得的報酬，有多少呢？當從前生活低廉，營業發達的時候，每個婦女大約一個月可以得到四五十元的收入，可是現在的情形大大的不同了。

她們雖照樣地勤苦着工作，但往往因樹膠的價格受國際市場之忽然降落，有時每月所得的酬報，僅夠維持她們日常的生活。萬一遇疾病，那就費無所出了，這是一樁很不幸的事情！

她們對於經濟方面，總算能夠獨立；那麼物質上應該可以得到相當的享受了，說也奇怪，她們每日三餐，僅足充飢飽腹而已，無所謂美味佳肴，她們所穿的衣衫，也都是粗布做的，本來女子是具有好美性的，然而她們却不喜歡裝飾，毫無侈奢的習氣，這種地方很可以使人敬佩。

她們生活的大概，已經加以扼要的講過了，但是尚有一件事情，不得不在此附述一下：就是她們的婚姻問題。

在那個地方的女子，對於經濟上雖能獨立，但是她們在社會上的地位是很卑下的無論那個女子的婚姻，都是由她的父母強迫執行的。所以她們不僅自己毫無自由的權力，而且婚姻的目的，又是以金錢爲前提的，倘若有人肯出重大的聘金，就把她嫁給他了。

因爲這個緣故，雖有良好的子弟，雙方願意訂婚，但是金錢，不能滿足對方家長的慾望，於是這件婚事也就不用提起了。

婚姻問題，既以金錢爲前提，於是作父母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糊裏糊塗的，迫着女兒出嫁。做女子的不能反抗，也就馬馬虎虎地依從，心中雖十分的不願，但也無可奈何的，只有抱恨終身罷了。

筆者在該地曾僑六年之久，耳所聽目所見的沒有一個的女子不是在這買賣式婚姻制度下訂婚的；這是何等傷心的事！從各方面觀察起來，可以知道造成這種買賣式的婚姻制度的，不外下列幾種原因：

（一）因爲男多於女，兩性不夠支配。

（二）因爲多數訂婚的男子，年齡俱在三十左右。

（三）因爲環境惡劣，故以金錢爲目的物。

（四）因爲女子能夠作工，可減輕男子的負担。

（五）因爲女子未受教育，缺乏知識，沒有反抗的能力。

爲了以上的幾個原因，所以造成這種買賣式的婚姻，墮落了不知多少的女子終身之幸福。

蒙古的婦女生活

如繩

在未到蒙古以前，對於蒙古情形，是很生疏的，尤其對於婦女生活情形，更是模糊，只有在想像中有點影像而已。

更其影響我對於蒙古婦女不好的印象，就是幼年時候家人提起娶妻問題，要娶不起漢人時，或因別的原因，家人就該說啦，娶個「老韃」吧，當聽着這個問題的時候，心裏才十分不高興，以爲蒙古女人是野蠻的，天天騎馬放牛羊，她還會好看嗎！現在經過半年的實驗，才知道這些都不確實，過去純粹因爲種族的偏見，而把事實歪曲了。中國是五族共和的國家，我們要拋棄過去的偏見，我們要同草原上健康美麗的蒙古姑娘結婚，溝通我們的生活，要把五族的青年兄弟姊妹聯合起來。

談到蒙古婦女的生活，可分作兩種，前一種是漢化的，能夠說漢話，懂得漢人生活情況的，他們也懂得入時的裝飾，性格也漸染上漢人婦女的風範，又加沒有漢人的文弱萎靡的氣質有十足的健康美，與活潑的體格，眞有說不出的風味，於質樸渾厚之中添上輕描淡寫的儒雅風騷滋味！

更其使人留戀的，是她那蘋果似的面龐，蒙古婦女多圓形臉，高顴骨，於淡白中浮起兩朵紅雲，他們不用胭脂而是天生成的，更見這種美是接近自然，是一種天成的藝術。

這一類婦女的生活，可以說算是高等階級，她們大部分是屬於王公有閑階級，因爲她們生活比較優裕，對於外邊情形明白的多，故知識亦較高。

她們的裝飾，有的純蒙古裝，身上穿着大紅雜花的袍子，總是以帶濃重的顏色爲最美，鑲上金緞子花邊，袍子非常寬大，或腰束一條帶子，至於頭上的裝飾，是川珍珠作成一個疙瘩，上下再延長一點，一端繫在髮上，下一端垂在兩腮旁邊，看看都有三四斤重，据云：蒙古婦女的貧富多看這珍珠帶的多少，以愈多的愈富，至於貴族婦女與平民的分別，組織上還有許多不同。

第二種是永居在草地裏的平民婦女，她們生活的情況，完全就不同了，她們是蒙古社會的體格，但因受大陸性風沙烈日的折磨，臉色作赭紅色，初看與男子沒有分別，部的衣服都一樣，惟說話的聲音較細，臀部較大曲線更灣罷了。

她們雖是婦女，可以說是女英雄，她們能騎驁馬在草原上馳騁，與男人一樣，她們更富有牧畜的經驗，會擠牛乳，會打羊毛，又會用乳作好多食物，如奶酒奶豆腐，奶皮子，點心一類的東西。

她們限於草地與外邊少接觸，於長空草原上過着一種原始生活，對於外邊情形，可以說太生疏了，她們所見的除家人外，只有牛羊草地蒙古包陰晴雨雪變幻的長空，峻峭的山巔與嘩嘩流去的河流而已。人生對她們眞是一支夢，一支寂寞而終古無聲的夢。

總括起來這兩類婦女的生活，因爲蒙古的社會組織單純，除了漢化者外，沒有什麼差別，她們健壯挺拔，富有原始的美，她們也是割據草原的豪雄，她們才是馳名世界蒙古利亞種的眞正母親。

上面把蒙古婦女生活情形分開來敘述，接着再敘說一般情形。蒙古婦女的性生活，是很隨便的，自由的，不受任何拘束的，她們除了血統靠近的有點限制外，凡是一個少女都可與任何人有戀愛的自由，絲毫不受任何人干涉，她們沒有一點漢民族的禮教習慣，只是任何生理與大然的自然發展飽滿享受性生活。她們沒有守節這種不近人道的事情，父死可以娶其後母，兄死弟可取其嫂，但總以對方同意方可，絕對不受干涉或強迫的。她們結合的條件是築在愛上，只要兩方覺着不好，可以無條件離婚，是不受社會非難的，要拿解放這個觀點來看，蒙古婦女可說算十二分解放了，眞不差於她們隣邦蘇聯的婦女的自由情形了。

她們結婚的方式，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出嫁，這與漢人情形差不多，這一類就因爲家中有兄弟繼承宗祧，至於結婚的禮物，因爲染上漢人的習慣，也講向男女要好多綵禮，走到一種買賣形勢上去。第二類是沒有兄弟繼承家業者，父母可爲招女壻，如漢人的「養老女壻」惟須繼承女家宗系；至於財產權操在誰手，這要看誰得着父母的遺產而定，所以蒙古婦女的地位，并不見得比男人低，有時還比男人有權，因爲她是蒙古社會的生產者。

至於蒙古婦所担憂的，一是她們的迷信，因爲蒙古社會是整個在宗教統治之下，她們也染上很深的迷信觀念，焚香禮佛，有病也請喇嘛念經，還有一種可笑的迷信，据云蒙古婦女教喇嘛拉過三次，非與喇嘛發生關係不可，否則就得死，這是何等的荒謬。二是蒙古婦女差不多都染有花柳病，傳說早先蒙古就沒有這種病，這是最近才發生的，大概因蒙古婦女性公開的原故，或者旅蒙漢人有這種病，或者到內地的蒙人染有這種病，給帶到草地去的，因此蒙古婦女也受到二十世紀的文明好處！最希望有知識的蒙人與衛生機關注意這個問題：想法剷除這種病，於國民健康上有好大補助的。

總之蒙古婦女的生活，是另具着一種輪廓，另有一種社會形，爲中國五族共和互相提攜着想，我國先進的婦女，有援助蒙古婦女的必要。

大孩子的話

虞澄

（一）開場白

小朋友們！今天我要和你們起始談話了，你們歡迎不？我却是很高興。我想說的話，實在太多，先說什麼好呢？說一個耗子偷油吃的故事吧？不，那沒有什麼意思，小朋友們也許早就知道了。現在還是冬天，說一說堆雪人玩或打雪球玩吧？我又怕你們眞的打哭了，反爲不美，大約這好玩的雪，早就引誘你們去玩這些把戲，恐怕也不止一次，再說就要惹你們煩了。

想起來了，小朋友！你們愛吃水菓嗎？愛吃那一種？大約都愛吃白梨吧！白梨的汁甜，皮薄，很好吃；香蕉蜜柑大約也都愛吃？吃這一類的水菓，很不用費事。你們愛吃柚子不？它的皮有些厚，吃起來要費勁，還有石榴。更討厭，去了外面的皮，裏面還有一層，肉又小，還得吐核，你們愛吃不？我想因爲這樣麻煩，你們一定不願意吃；可是吃起來，實在屬它有滋味，這滋味，不是因爲它甜，是因爲它的麻煩，因爲費了半天事，才剝出幾個來，只有一點點，甜甜的味教人必得細細地嘗，不然，一口吃進去，一張嘴吐了核，有點不上算。吃白梨香蕉，可以大口地吃，一點不費事，用不着細品滋味，也教人忘了細品滋味；吃石榴可不然！！，好容易能吃幾個了，怎末會捨得不細品品味。小朋友！我希望你們會吃石榴，也愛吃石榴。

小朋友！你們知道我已經不是個小孩子了，我覺得很可惜，我很想開倒車，再回去作個小孩，想起那時候的一切，實在有意思，現在不能再有那樣快樂的滋味了！勉强地說，我還可以算個「大孩子，」你們不要說，大些也是個孩子，還不是一樣嗎；你們要知道，這「大」「小」有很大的關係，大孩子往往使小孩子討厭，我常遇到這種事，我覺得很難過，就拿現在跟你們談話作比喻吧，我總覺得這是些大孩子話，小朋友會不歡迎的。小朋友！你們現在的時候，是人一生最好最可寶貴的時候，你們不要馬馬虎虎地放它過去。人在小孩子時期，爸爸媽媽和爺爺奶奶都最痛愛，哥哥姐姐都願意哄着一塊玩，小朋友！常和他們在一塊，應該也愛他們的，我相信你們一定是這樣，可是因爲你們年紀小，往往會忘了，就免不了要欺侮哥哥姐姐，惹爸爸媽媽們生氣，這就不對了。小朋友！光陰走的很快啊！一會的工夫就變大了，就當不着幼時的滋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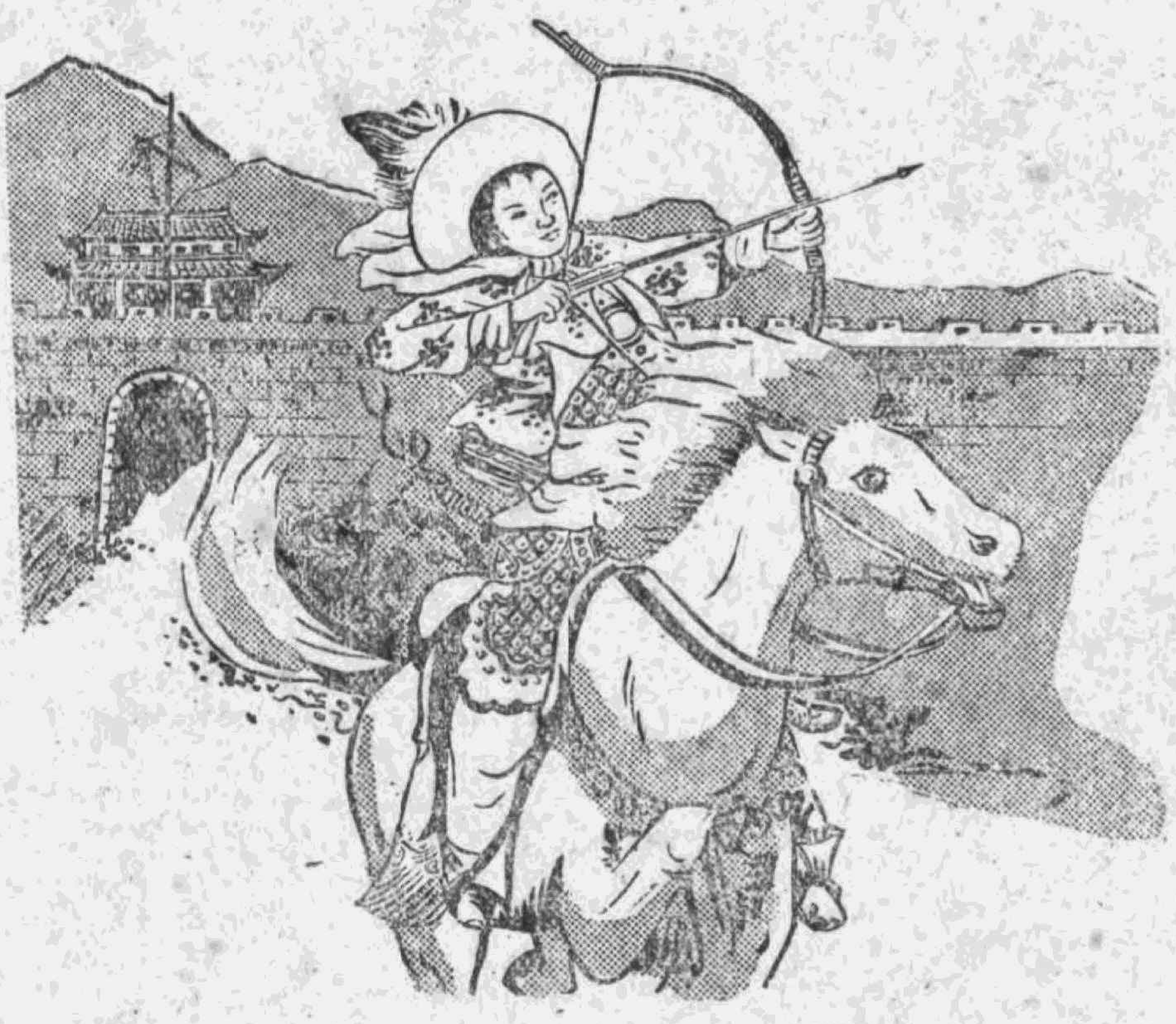
說一個故事吧？以前，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個老萊子，他的年紀已經很大了，可是他喜歡作小孩子，在他的父親母親面前，他常穿上他幼時穿的花花衣裳，在地下敲着小鑼，或

搖着小鼓，要給他的爸媽看，惹他們喜歡，使他們快樂高興，當時的人和以後的人——直到現在，都說他是個孝子。小朋友！你們知道「孝」是什麼嗎？

（二）孝

「孝」字的講法是——善事父母就叫「孝」。這樣的人，就叫孝子，反過來說，不能善事父母，就叫不孝。孝與不孝，不只限物質方面能給父母好飯吃，好衣服穿，住洋樓，坐汽車，便是孝，還得能順從父親的意志，討父母的歡喜，不爲非作歹，惹他們生氣和不安，在精神方面，作到孝。聖人說：「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人若只能養父母，不使他挨凍受餓，不能說是眞孝，要能承父母的顏色，使他們打心裏快樂舒服，那才是眞孝。

孝子的行爲，叫「孝行」，廿四孝裏的故事，全是孝子的孝行，其中第一個便是貴爲天子的舜，他的孝心，能感天地通鬼神，所以堯把天下讓給他，請他去作天子。還有些人的孝行，是我們小朋友們都很易做到——黃香九歲，便給父母冬天溫被窩，使父母睡得不覺着冷夏天扇枕席，使他們不熱。三國時陸績到袁術家去，袁術因爲他才是個六歲的小孩，給他橘子吃，他揣在懷裏三個，留着帶回去，給他母親吃。小朋友們！我們有了好吃的東西，是不是還想着父母？我只知道，父母常留好東西給我們吃，他們自己却不吃。夏天夜裏是父母給我們捏蚊子，搧扇子，冬天是父母給我們放被窩，拿尿盆，這和古人比一比，不是大錯特錯，正相顛倒嗎？再看：黃潤玉，他五歲時，因爲母親病了，他整夜不睡覺，侍候母親。十三歲，他的親父被政府派到北京去當兵，那時北京還是邊疆，他因爲父親的年歲很大，他便要求長官，代替父親前去，說是：「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翟洒的母親後半世瞎了眼，他傾其家財，爲母求醫，三十年的功夫，不曾脫衣服去侍奉她。每遇春秋良辰，必扶持着母親出去散步，把美麗的風景，說給母親聽，使她快樂，忘了瞎眼的痛苦。



還有幾位女子，也是有名的孝子。大約小朋友們都知道花木蘭替父從軍的故事。這裏再講兩個：在漢朝，淳於意有五個女兒，沒有男孩。他作官犯了罪，他長吁短嘆的說是白白養了這樣多的女兒，一點用都沒有，眼見從此就絕了後代。他的少女緹縈，很傷心她父親的話，便隨父進京，上書給大皇帝，說是人死不能復生，割去手足不能再有，受刑的人，雖願改過自新，已不可解，她情願替父抵罪，使她父親有改過的機會。漢文帝念她的孝情，赦了淳於意，并且廢除各種肉刑。從此以後，犯罪的人，不再受割鼻，耳，和手脚等慘刑了。還有一位荀灌，她是晉朝荀崧的女兒，十三歲時，父守襄城，被杜曾把城圍困，眼見得不能保，不但是家不可保，滿城的百姓，也都要被難。去請求她父親允許她領着數十個勇士，在夜間出城衝出圍，往石覽處求救，破了賊兵，解了圍，救了滿城的性命。這是女兒對於父親的孝行。還有兒媳對於婆母的，這比較難了，因爲婆媳比不得親生的子女，求其孝順，很不易得。鄭義宗妻盧氏，有一天因爲匪搶，家中所有的人，都逃的逃，藏的藏，惟有盧氏，因爲婆母年老不能逃，她挺身立其旁，被賊幾乎打死，她始終不怕，保護着她的婆母，她的婆母也因之沒受傷。

小朋友們！以上說了這些故事，都是關於「孝」的，要知道「孝」是人一生最要緊的事，人要不知道孝，就不能立於天地間更不用去做旁的事業。想一想，父母待我們的好處太多了，他們養我們，教我們，受盡多少辛苦，我們不應當報答他們嗎？固然，即是他們的責任，我們也要知道「孝」也是我們的責任。飛禽之中，烏鴉還知道反哺，老烏鴉不能出去覓食，小烏鴉打着食回來喂牠。周末吳起死了母親，不知回去奔喪，人都說他不如烏鴉，小朋友們，我們應該不如烏鴉嗎？

哺乳兒的保健法

葉庭芝譯

(一)乳兒發育的順序。

乳兒精神及肉體機能的發達，都依身體的發育為順序，但因小兒的素質及環境的不同，而有著明的差異，然大體的標準如左：

第一個月：四肢的運動為無目的之衝動運動，有瞳孔反應，眼瞼反射，嚥下運動，噴嚏，欠伸，吸引等之反射反應及本能反應，溫覺，觸覺，壓覺等生下後頓然發達，聽覺生後二—三日雖聾，亦漸次發達，視覺自一週後可區別明暗二—四週能凝視物體，味覺及嗅覺於初學兒不甚發達。

第二個月：能凝視望見物體，五十—六十日能微笑，一個月至一個半月能反應於種種音響。

第三個月：能上舉頭部，使頭直立，而任意運動，認識母親，發生無意味之言語例如「吧」「布」等語音，表情亦見顯明，

第四個月：能把持物體，任意動搖頭部，

第五—七個月：知視人，能臥中轉側及後倚等，言語稍顯微明，注意力亦顯，稍能試坐。

第八個月：能倚於前方，試行起立而坐。

第九個月：始能支持而立，發生嗎嗎吧吧等簡單言語，第十個月：試行獨立，

一年：理解言語，記憶著明，始能步行，

一年半：言語漸明瞭，

二—三年：言語至於成文，始達至完全之域，

(以上係節譯中村政司所著兒科學之精神發育條下)

(二)小兒齒牙發生順序表

第一生齒期自生後五—六個月至三年之間，發生乳齒共計二十個，其發生順序時期如左表：

年齡	齒名	齒數
第五—八個月	下行切齒	二個
第十二個月	上行切齒	四個
第十二—十八個月	下外切齒及前臼齒	六個
第十八—二十四個月	犬齒	四個
第二十四—三十個月	後臼齒	四個

以上二十個稱為乳齒，其發生的時期及順序因個人而大有異同，其時期非常遲延且不規則者，多與佝僂病有關係，若欲知乳兒的齒數，可以就下面的方式計算，由乳兒的月齡減去六數等於齒數，(七減六等於齒數)，例如十個月乳兒的齒數是十減六等於四，生第二生齒期，始於五—六歲時，依乳齒發個的順序而脫落，代以永生齒，合計三十二個，其發生順序及時期如左表：

年齡	齒名	齒數
五—六歲	第一大臼齒	四個
六—八歲	中切齒	四個
七—九歲	側切齒	四個
九—十二歲	上下第一小臼齒	四個
九—十三歲	上下犬齒	四個
十一—十四歲	上下第二小臼齒	四個
十一—四歲	第二大臼齒	四個
十六—廿歲或其後	第三大臼齒或智齒	四個

(三)哺乳兒的沐浴

勤入浴與哺乳兒的發育很有關係，生後一月，應每日入浴一次浴湯溫度當在三十五度左右至四十度為合宜，隨長大漸漸減至五六分間，入浴的時間最好在離哺乳前後三十分鐘，浴時把乳兒自肩以下均浸入浴湯中，頭部用另器盛水洗滌，股間，腋下，陰部，肛門等多破裂的地方，污物容易被分泌物粘着，惹起糜爛，所以應用肥皂輕輕揩拭清潔，勿遺漏一處，初入浴前，宜注意水的溫度不要太熱，可先用手探之，若不加試探而即將嬰兒裸體直入湯中，則乳兒必因感覺皮膚灼熱而啼哭，以致使他以後見了浴湯就哭釀成他嫌惡入浴的不良習慣，使母親們添了不少麻煩，這在初浴的幾次中應該注意的一點。

(四)衣服鈕帶的注意

乳兒的肌膚和骨骼都很柔嫩，假使受到外界的壓迫，極易成為畸形，所以衣服鈕帶不可縛得太緊，因為過緊了使肌膚易起帶溝，如縛緊在胸下方，易起凹形，而腹部肥滿。如縛緊在胸部，而壓迫了肺臟，致使呼吸器日漸衰弱，對於發育上有極大妨害，在乳兒要身體日夜發育時，應時時放長鈕帶，很輕鬆的自然縛着，不使妨害到小兒的發育。

(五)梅雨期之尿布及襯衫

梅雨期中的衣服，很容易潮濕生黴，應該常常更換，尤其是乳兒的尿布和襯衫，穿久了往往容易放出一種極惡的臭氣，必須常常更換，欲解除臭氣，洗淨後可浸在過錳酸鉀溶成的極稀薄略呈紫色的水液中片刻，取出，暴露於日光下晒乾，或放在火爐上烘乾，然後替乳兒穿上，這樣既可避免臭氣，又可以免被濕氣侵犯。

(六)哺乳兒的頭髮

古來習俗，小兒生下七日或一月，就把他的胎髮剃落，其實這與小兒的健康上是最不合宜的，因為頭髮是頭腦部的自然保護物，小兒的身體上任何部份都很柔弱，抵抗力亦很衰弱，若剃去了胎髮，在冬季，容易罹患感冒，在夏季炎熱會直接受到熱空氣，刺激腦膜，很易釀成危險，所以胎髮是應該保留的，待生長得過長時，稍為整修剪短。

(七)乳兒戶外運動的注意

乳兒能常常呼吸到一些戶外的新鮮空氣，和日光接觸，在身體的發育上有極大的益處，所以做母親的應該選風和日暖的天氣，帶着孩子往空氣新鮮太陽光和暖的地方去走走，讓嬰兒躺在搖車裏推去更好，使乳兒吸到深潔空氣，並受到太陽光的照射，可以增進抵抗力，最最有益，但須注意，若是氣候太冷或括着寒風或炎熱暴日及夜間等，就不宜讓乳兒出外了，否則不但無益，而反招來感冒等。

(八)促進小兒體質衰弱的原因

人們的健康體質，都建築在小兒時代的身上。反之，不健康的體質，也是在小兒時代造成的，所以小兒時代的一切衛生保育等，做母親的稍不留意，就很容易成為此兒一生永久的痛苦，遺恨無窮，最普通習見，是小兒的穿着衣服，寒暖不勻，食物不節，隨便的給於閒食等，這都是促使小兒衰弱的原因，例如厚着衣服，最易減弱身體的抵抗力，終將很健康的體質，陷與虛弱而成全身是病。

假如隨便的給於閒食，與小兒的強弱亦大有關係，因小兒的胃腸本來是相當薄弱的，按着規例的授與食物，胃腸的消化効力才能勝任，若任令過食或給於閒食，以致過勞胃腸，妨害消化，惹起嘔吐腹痛及下利等急性消化不良症，這種病症，即使馬上加以醫療，癒後還要絕對謹慎，禁止閒食，否則，成為慢性消化不良從此胃腸機能衰弱，終其生為不健康的病夫了！

如把小兒常置於密室暖房之中，嬌生貴養，成了習慣，那恰好比暖室中培殖長大的花草，經不起風吹日晒，一旦遇到風淚很容易摧折枯萎的一樣。

聽久保田先生談戲劇

憙

久保田万太郎先生——日本新劇界的老前輩——懷着熱情來考察我國的戲劇事業，我也懷了熱情去訪謁他。

因爲我們對於日本的戲劇甚少注意，對於這位老先生的名字，聽來也頗覺生疎，其實他是一位飽經日本新劇界的滄桑的戲劇家，而且是一生獻身於戲劇運動的人。他現任日本文學報國會劇文學部會幹事長，演劇協會聯合委員長，演劇社社長和演劇協議會等其他要職。

照新聞學的說法，訪問是要有一個目的的。對對方詢問，又得準備一些自己要知道的問題，否則便一無所獲。筆者既非新聞記者，又沒有準備好什麼問題，一時覺得實在無從談起。

對方既是一位戲劇家，這次又是來考察我們的戲劇的，我就只好根據這點發問了。

「這里的話劇都看過麽？」

「靠了一位先生的領導和翻譯，把目前上演的都看過了。」

「覺得怎麽樣呢？」

他把頭歪了一歪，想了一想。這問題的確一時回答不出。到底因爲他是一位戲劇家，對於這一個問題，他絕不能像普通的人一樣回答一聲「好」或「不好」就算完事的。不過他到底沒有叫我等待多久。

「拿日本的戲劇來比較，可以說是等於新派劇吧。」

他這句話，我覺得不很滿足，這並非他回答得不恰當，而是因爲我對於日本的戲劇根本懂得不多。「新派劇」這名詞，雖然也會看過，但對它的含義却不很瞭解。於是就忍不住問：

「所謂新派劇是……？」

「啊，說來話長了，就趁這個機會告訴你日本新劇運動的過程吧；對於一個沒有聽過這段歷史的人，想是很有興趣的。」

桌上放着烤麵包和咖啡，顯然他還沒有用早點；杯子里的蒸氣早已消散了，只見玻璃窗上的水痕溼透了預防空炸的紙條。這倒使我有些不安。

然而他是那麽興奮，那麽健談，大概又因爲這正是他感到興趣的東西，致令他非說了出來不痛快似的；我只好看看他桌上的麵包又望望他的臉，聽下去了。

下面就是他的話：

「日本的戲劇藝術，也和中國一樣，有舊劇和新劇之分；舊的戲劇是歌舞伎，等於中國的京劇，新劇就是現代劇。然而新劇之達到現在的階段，是經過一個「新派劇」的過程的。不過，歌舞伎，新派和新劇三者，現在仍是同時存在，且各有其觀衆。這正和中國的京劇，文明戲和話劇三者並存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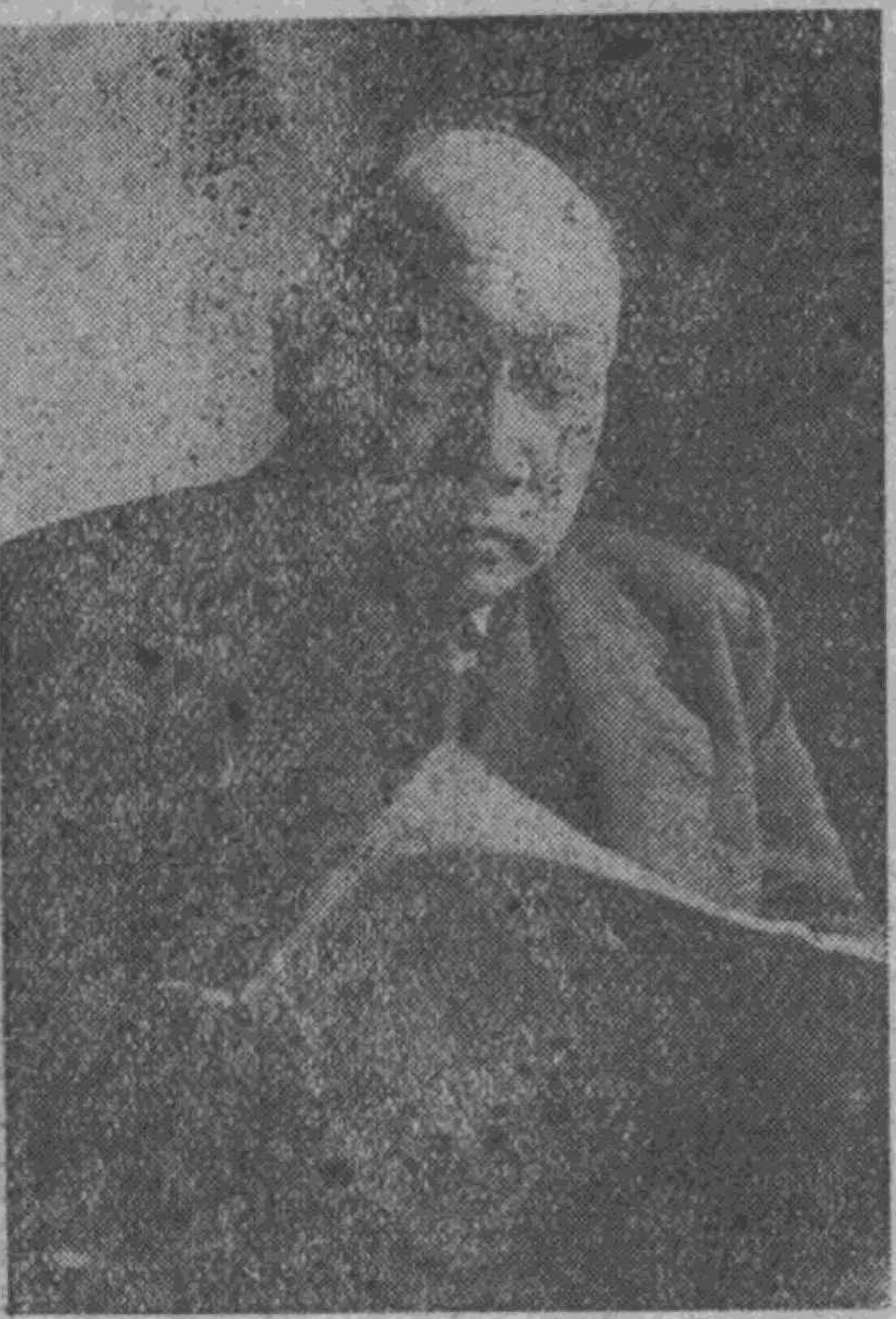
明治二十年左右（一八八七）日本正當維新不久，歐美思想洶濤澎湃的冲來；由於歐美思想的影響，國內就起了一個從未有過的大變動，一般青年莫不醉心於改革政治和改革社會。政治青年們，奔走呼號作種種的活動，他們無非宣傳自由民權的思想罷了。戲劇既被認爲影響力很大的東西，青年們對於這一成不變的歌舞伎劇，自然不滿，覺得也有加以改革的必要。於是就有川上音二郎和伊井蓉峯等出來創設了新派劇。川上領導的是一班政治青年的團體，伊井領導的是文學青年的團體。新派劇雖然標榜「新」，然而演員大都是由歌舞伎劇轉來的；他們的演技和演出的精神，大都脫不了舊劇的窠臼；但台詞自由，服裝現代，在形式上却是和歌舞伎劇不同的所謂現代劇了。

日俄戰爭之後（一九一四），日本的劇運逐漸蓬勃起來，被尊爲新劇鼻祖的小山內薰氏就是在那時崛起的。他覺得新派劇中，未免過於庸俗而缺乏現代的精神，他認爲日本的戲劇運動是不得不再向新的途徑發展的。在他和市川左團次——也是歌舞伎劇的名角——所創設的「自由劇場」成立時，頭一炮就上了演易卜生的「巴克門」（John Gabriel Boykman）。差

不多在同一個時期，還有一個相當活動的新劇團體——「文藝協會」——這是坪內逍遙博士和島村抱月等在指導的；演員大半是早稻田大學的教授，這是這個劇團的特點。他們第一次演出的是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Hamlet）。從某一點看，「文藝協會」是較「自由劇場」進步的，大概是由於「自由劇場」的演員多是歌舞伎劇的演員，而「文藝協會」則是智識份子的原故吧。

在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左右，一方面由於工作者的熱心從事，另一方面又得到較多人的擁護，新劇運動至此可以說是進入了黃金時代。可是不久「文藝協會」的島村抱月和女演員鬧的戀愛糾紛，竟至影響到劇團的解散；「自由劇場」後來也因爲變成職業化而趨於墮落了。日本的劇運雖然經過了這麼多的波折，而且已經進展到新劇的階段，但在我個人看來，這個時期，仍是一個準備期。

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恐慌和接連發生的大地震的厄運，劇運也就暫時告了一個段落，但經過這一次變動之後，却像起了一個「新陳代謝」的作用。震災後（大正十三年——一九二三），一切都呈現着復興的現象，新劇運動也重新踏上它的征途；畢竟



藝術的生命是永續不斷的。「自由劇場」和「文藝協會」解體後，取而代之的是「築地小劇場」，主持者仍是劇運的老戰士小山內薰。由於過去的經驗，使他在「築地小劇場」里掀動起一個新的開展。那時演出的劇本雖然大部分還是翻譯的外國戲劇，但已有不少日本人自己創作的劇本了。

「築地小劇場」時代的特色，是他們有自己的專爲上演新劇的場地，其次就是擁有多量思想前進而能抓住戲劇的靈魂的優秀演員。然而它之所以有這樣的成功，却有一個不能磨滅的要素，這便是他們始終沒有職業化，一切工作人員，包括演員和導演在內，都是不受薪水的。而他們當中又多是清貧的青年學生和文學青年，他們化了時間不受薪水不算，有些甚至節衣縮食「倒貼」的。他們隨時都懼怕職業化，寧可在百忙中爲電台播音，到電影公司去作臨時演員或幹其他的副業來維持生活，但演劇却是絕對不賺錢的。——哈，哈，他們這麼困苦，演新派劇的演員有些早已住洋房坐汽車了！據說他們的收入比總理大臣還要多上幾倍呢！——（他意味深長地笑了起來）。因此，可以說，對於戲劇藝術的純情甚至於貧困乃是一個劇運工作者的生命。——告訴你，我到此時仍是一個窮光蛋，不過到了上海好像闊一些吧了。（笑）——我並不是誇張「築地小劇場」的成功是由於工作人員的不受酬，而是說他們對劇運的獻身和忘我的努力精神。

從某一點來看，「築地小劇場」，正如一個研究室或實驗室一樣，工作人員不以自己的成績來眩耀於人，而抱了爲後來者開築道路的精神。

我以爲中國的話劇界似乎也需要一個實驗室，而中國的話劇這末早就踏上職業化的道路，未免令我覺得有些不太好；我始終認爲「職業化」是劇運進展的一個障礙。我得爲你補充一句，剛才我對你說：中國的話劇等於日本的新派劇，是根據中國話劇還沒有把握住戲劇的靈魂，和常常上演缺少時代性的古裝戲及很早就走上職業化的路以致固步自封幾點來說的；如果中國的話劇更將進展到更高的階段的話，那末現在的過程就等於日本的新派劇了。不知我的話可以作中國話劇界的參考不？」

我呆聽這麼久，此時插嘴了：

「話是不錯，可是我以爲現在中國話劇界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日本「築地小劇場」的時代不同。比方說職業化的問題吧，中國的劇運也經過一個非職業化地奮鬥過的時期；但是現在事實上是不可能了，演員們雖然拿薪水，但一般都是很微小的，有些還要依靠家庭的津貼。至於上演古裝戲的問題，也有許多原因的；我以爲一部分也許和日本一個時期所上演的翻譯戲劇的原因一樣吧。」

久保田先生不自覺地拿起了一塊麵包咬了一口，咕嚕着又繼續說：

「經濟的阻力固然很大，可是那種苦鬥的精神是很重要的。我們的話扯遠了，讓我再繼續下去吧：「築地小劇場」成立後的六年間，演出了許多有名的劇本，到昭和八年（一九三三）的時候，發現劇團的中堅份子多數都有左傾的趨向，因此不免引起許多事件，終于連劇團也不得不滅亡了！

繼「築地小劇場」而起的是「文學座」，指導和主持者是岸田國士，岩田豐雄，久保田万太郎和友田恭助。此外還有「藝文座」，二者都是研究性的。職業化的有「新國劇」。「文學座」像一個修築馬路的少年勞工，馬路築長了，他也長大了。可以告慰于人的就是他到現在還沒有職業化。」

「文學座目前的工作怎樣了？」

「目前主要的工作是參加「移動演劇聯盟」，組織移動演劇隊，到各產業區作巡迴公演。加盟的劇團，連舊劇，新派在內共有十七八個之多。對了，爲了這，我回去還有好些事情要辦呢。戲劇工作又是艱辛又是有趣的啊！」

聽他滔滔說來，如數家珍，如詩人背誦自作的詩；是那麼詳細，是那麼輕快，那麼有系統；是那麼幽默，又是那麼深刻。我好像聽了一篇輕鬆的歷史小品。

黎明

（長篇小說）

關露

（一）徬徨　五

失眠對于一個少女往往是一種不祥的命定。杜菱底先天的秉質是偏于活躍而勇敢，無慮而誠直。她自己也以爲一個像她這樣年紀的少女必須有這一類的秉性；她寧願喜歡那些由于缺乏教養和貧窮而帶着一些野性的姑娘，不喜歡那些從富庶之家出來的，纖麗而多愁的。然而，從她底幼年起就偷渡到她悠長的夜裏來的失眠的手，在她活躍而愉悅的幸福的秉性中散佈了許多多慮而工愁的種子。她不相信命運，然而牠底幸福而少壯的光陰，終于被像「命運」一類的東西主宰了！

每到失眠的夜裏，杜菱總會想起在她底童年裏所患起的失眠的原因。也像許多人們永不忘記自己幸運的童年一樣，她總在不幸運的回憶中記起她底以往。

她時常飄起這樣的記憶：

那是當她十四歲底開始，她底母親患着第二年的肺略血的日子。從這年春天起，外祖母覺着母親底病勢沉重，叫杜菱和她底妹妹曉鳳分開，搬到她母親底房裏。這時起，杜菱就像一個從事學習的護士一樣，開始她夜間的工作。

她在夜裏容易做夢，夢見的都是些美的東西。她夢見得最多的就是白雪，城牆，星星和歌唱；這些都是她兒童時候的遺跡。于是，有些夜裏，當她聽着歌唱的時候，歌聲突然會變成母親底呼喚和呻吟。還有的時候，她看見白雪和畫境一樣的城牆底垛子，但是立刻就搔起一陣悽咽而可怕的聲音，在這種聲音之後，她就立刻看見從母親底嘴裏吐出來的大量的鮮血。

在這些情形之後，她就立刻起來，給她底母親端過一碗藥汁或是開水，等到母親安穩地睡下之後，她就仍然走入她底夢境，覷望她底白雪和星星。這時她是一個剛結束了兒童的年代，而踏進了無知的，幻想着快樂的少女的時期。她幻想着「愛」，幻想着「美」，幻想着她那帶着微笑的無限的未來。她整天都快活地生活着，沒有憂慮。雖然，不曾被她忘記的父親底死，使她對于母親底病時常懷着懸心，但那對于她只像是在春天底藍色的天空偶然間飄散着一片淡薄的雲彩；疾病不一定跟死連在一起，也正像雲彩不一定會遮蔽晴朗的天空一樣。她不會感傷，不會懼怕，不知道失眠。

然而，雲彩會有幻變，人們底生活必竟是有轉移的。有一夜，杜菱正睡在床上，看着她底明亮而可愛的星星的時候，忽然覺着自己底身體飄起來，飄到一種高不可測的空中。然後又突然摔下去，摔下去之後就碰在一塊冷而硬的岩石上。她覺着她底通身都異常疼痛而疲乏。這時突然有一種聲音：

「給我一杯開水ㄚ！」聲音彷彿發出在岩石底那面。

于是冷而硬的岩石突然變成溫軟的，並且像一隻手一樣，搖撼着她底身體。這時在比較近一些的地方又發出一種聲音！

「怎麼一點也聽不見啊！」

她驚動地起來，發覺自己睡在床上，那塊搖撼着她身體的溫軟的岩石就是母親底手。母親已經從自己底床上爬起來，把身體欠到她底床邊。她看見母親底美麗而蒼白的臉變成紅色，汗珠閃亮在她剛進入中年的黑色的鬢髮上。

「你忘記了你底媽在生病！媽用了多少力氣叫過你！」

起初，像經過一世紀的睡眠一樣，杜菱底身體和思想都感到麻木。但是立刻就蘇醒過來，蘇醒之後，代替原來的麻木的就是一種心底懲罰的苦痛。她想說一點什麼要求母親底諒解，但是恐懼和不安使她從遍身都尋不着一點說話的氣力。最後，用了最大的努力她告訴母親說：

「媽，我沒有聽見」！

「因爲你不關心我，所以聽不見。……你在睡覺之前沒有想到我！」疾病的痛苦使她底母親忿怒着。

杜菱和母親都沉默起來，她們之間沒有一句言語。在寧靜的沉默黑夜裏把人們中不可知的感覺分與她們！這是一個春天的夜裏；杜菱正度着她生命底春天，然而也是春天底夜！

母親喝完了開水，躺下去；又經了一度沉默；杜菱聽見她深長地嘆了一聲。

「可憐的孩子啊！」

隔着關閉了的窗子看不見天底容顏，只是從屋簷上漏下去的水底聲音知道外面在漂着聽不見的雨點。仲春的夜是寒冷的，尤其是對于那些帶着淒冷的心的人們。也像雨點從屋簷上流下來一樣，苦澀的眼淚從杜菱底眼睛裏流出來，慢慢地滴到枕頭上。就在這個瞬間，她知道在對面的床上，由于那從有人類以來就開始了的無可倫比的愛，母親底眼淚比她流得更多，而且更加苦澀！

從這夜起，在杜菱底無知和天眞的童年裏得了一個啓示：在不遠的將來，她就不會再是一個孩童。就從這天晚上起，臨睡之前她總把母親底話復習一遍；她竭力使自己不要睡到聽不見呼喚的程度。她開始了半夜裏隨時都要敏捷地起來的練習。她要努力川她不可多得的珍貴的服役去報償那在人類中是悠久，而在她底生命中是短促的母親底愛！

也就從這時候起，由于努力地練習，她終于獲得了在她後來的日子中難以和她分離的「失眠」！

由于疲勞過度，這晚上她雖然想的東西很多，但是思索的時間並不太長；而且，因爲她年紀很輕，最後把她帶着一些感傷氣分的，蕭肅而又有些羅曼諦克的思想回轉到「項練」上的時候，終于在苦痛和甜蜜的紛擾中悠然入夢了！

然而，在懸着帳子的床上，老年的外祖母並不像杜菱所猜想的睡得很安穩；體溫底增高和衰老使她時時陷到昏睡的狀態裏，但是在每一次昏沉過後她底腦子就會異常地明朗起來。在這樣的時候，她會帶着一種年輕人所不知道的感覺和思索底靈敏，把自己帶入一種淸楚而又濛瀧的往昔底回憶裏。然而這種對于往昔底「回憶」和年輕的人也是不同的：它沒有對于未來的憧憬和對于生命的狂熱的氣分；沒有像風一樣的不可追捕和浪一樣的起伏。它所有的只是蕭肅和傷感，淒冷和靜寂。因爲年代久遠和重複的次數太多，這種回憶並不會使人感到過于興奮，只是綿延得像循迴了多少世紀的春天的夜雨一樣。

也跟向來就有的回憶一樣，外祖母昨天晚上又回憶了許多她以往的事情：

她回憶到她底少女底時期。由于當時的一般早婚的習慣，她底少女時期是短促的，在她十九歲的時候就隨着父母底意思變作了別人底妻子。因爲自己底父親是一個宮宦而且富有，並且對于自己底寵愛，她沒有嫁出去，她是按循一般富人所有的特殊的例子，讓她底少年丈夫到自己父母底家裏來和她成婚。成婚之後，也一直就按照同樣的例子跟她底丈夫長住在父母家裏。

她底丈夫是一個沒有父母的孤單而年青的秀才。但是溫善而多才，聰明而守禮，因此她底少婦時期底生活是安靜而快活的。

然而天有不測的風雲，她底幸福時期還不曾開始，她一點還不曾體驗到她所希望和期待的日子的時候，她那仍舊是一個少年，而且仍然跟她一起，依伴着她底父母生活着的丈夫突然去世了。原因是這樣：在一個括大風的寒冷的日子，他知道他底第三次鄉考仍然沒有名字，于是就像一個瘋子一樣滿房亂走了一頓，鮮血從嘴裏湧出來，然後就躺到床上。在床上一共躺了五天，第六天外祖母就成了一個寡婦。這時她底年紀剛才二十六歲；丈夫沒有財產，只給她遺了三個女兒。

從此以後，她又像沒有出嫁一樣，更安定，但是更悲涼地住在父母家裏。

日子像河水一樣地流逝；在不息的河流中，多少孩子們長大起來，少年人變成中年的；中年人變成衰老的，或者就不知不覺地死去。也像河水底流逝一樣，當她自己剛進入四十歲的中年時期，她底父母就死去了。

好像受着命運底註定一樣，好像許多同時代的女人一樣，貧窮和孤獨漸漸地跟隨着她。然而在任何別人看起來是不幸的事件，她都能以安然的方式處理過去，她不驚慌也不畏懼，她覺着在別人看起來是可驚的事在她都是平凡的，好像暴風雨對于海是平凡的一樣。既然有海，海上就不能沒有風雨，既然有她這個人，她底生活中就不能沒有疾病和痛苦，貧窮和孤獨！

這時，爲着完成她底責任，也像父母嫁她一樣，她把兩個年長的女兒嫁出去。然而也像她自己一樣，當她們正是年輕，美麗；像一朵生花一樣，需要人陪伴，欣賞，愛撫和憐惜；並且像花一樣，正逢着盛開的時期，不應該凋謝，不應該被人遺棄或是遭受孤獨和風雨的時候，她們卻被自己底主人遺棄了！她懷疑「命運」底存在，但是「死」總要從年輕女人底手裏奪取丈夫，這除開用「命運」以外沒有別的東西可以解釋！

這時，她所有的一切，她底生命，財產，光和太陽就是她最後的女兒，杜菱底母親。爲着怕有一種過于悲慘的暮年，她用了過分的挑選給自己找了一個女壻。于是在杜菱底母親出嫁的時候，她給自己底生活畫了一個圓形，她想她生活底飄渺和勞悴就此可以告一個段落。然而世界上既然有不幸的事件，事件是不會終了的。正像既然海面會有暴風，暴風就會去而復來一樣。

杜菱底母親生過杜菱跟她底妹妹以後，她底丈夫就突然死去；後來自己也死了。這是當她給自己底晚景畫圖的時候不曾想到的。

即使想到又有什麼用呢？人底年壽沒有定數，生命是沒有保障的！

老年底外祖母想得很多，然而她很冷靜而理智；即使想到最悲傷的時候，她也不容易哭泣。因爲思想和年高底重荷已經使她勞倦不堪，她底神經已經失去了反映刺激的敏感。況且生活底實際已經把她鍛練得堅強和勇敢到了頂點，回憶和想像沒有很大的能力傷害她。只有一些脆弱的年輕的女人才會多愁善感，用眼淚去洗滌悲傷。

雜亂而灰暗的思索和高度的體溫，把老年的人一直擾亂到半夜，但是怕杜菱感到不安，她就假裝入了睡眠。事實上在天明以前她才因睏倦而濛瀧地睡過去。

第二天早上，尙在微睡的陽光從霧底面幕裏透進窗子來的時候，杜菱就起來了。她穿好衣裳，走到外祖母底床前。輕輕地揭起帳子，看見她仍然安穩地睡着，她知道昨天夜裏無恙，于是又轉回來。看了一下自已手上的錶，剛才五點鐘，她覺着時候還早，想在床上再躺一會。但是又想到今天下午有西洋哲學史底考試，應該早些回到宿舍去，把筆記，重新溫習一番。在未曾決定重新再睡或是起來之前，外祖母底床後面響起一種聲音，隨後就看見翠寶從房間後面的一道門裏走進來。

翠寶進來之後，用她單純而冷豔的微笑向杜菱看了一眼，又用慣熟而禮貌的僕人的用語叫了她一聲，然後，就毫無聲響地低下她底頭去，從事她底掃灑工作。

杜菱靠在床上，慢無頭緒地向房中望着。她看見翠寶比昨天夜裏顯得更加美麗。她底臉上沒有脂粉，但是安足的睡眠使她底雙頰泛着紅色的光彩。她穿着簡陋底藍布圍裙，但是從她身體後面看去，被圍裙底帶子束起來的纖細的腰部，使得她底全身顯出一種動人憐愛的美而曲折的線條。

然而生活困苦和處境底低微，使她沒有閒暇和心情去意識到自己底美；而且也由于同樣的原因，她底美將不會被許多愛美的人們去發覺。正像一個掉在荒園中的菓子一樣，她將永遠在掩埋着她底身體的枯葉和灰土當中憔悴而枯萎下去。

看見翠寶在拂着灰塵，杜菱又注意到她很久以來都不經心的房內的陳設。

，因爲這個房間長而窄的原因，外祖母底床是開在房底中間。這是一張有着四根木製架子的極簡陋的床，床上懸着原來是白色，但是現在因爲洗滌不良，已經變成了淡黃顏色的夏布帳子。她對這頂帳子的記憶最爲熟悉，因爲母親生着重病的時候曾經在裏面躺過。床面前有一張藤製的躺椅，這張躺椅底用處就是白天供人躺坐，晚上堆擺從床上搬下來的被蓋和衣服。除開這些之外，這張躺椅還有一個敏捷而神聖的任務，就是每年當人們還沒有注意到寒冷的時候，它底上面已經舖上了一塊久歷風霜的狼皮墊子；這是暗示人們：冬天快要來了。

躺椅旁邊有一張鉗着金色花紋的朱紅漆的小衣櫃。關于這張衣櫃底歷史，外祖母曾在流着眼淚的微笑中向杜菱說過：這張櫃子曾經陪嫁過兩次，第一次是嫁給她自己底父親，第二次是嫁給杜菱底外祖父。然而由于木料堅實的原因，除開半褪的朱紅漆和金色花紋令人掀起一種凋零之感以外，木櫃底本身還像當年一樣地堪供使用。

衣櫃旁邊有一張舖陳得雪白的小帆布床，那是每星期六底晚上杜菱在上面睡的。除此之外，窗子下面還有一張古舊的紅木方桌，桌子上面有一架並不按時行走的大鐘；桌子旁邊擱了幾張撩亂的椅子。這房裏的陳設大致就是如此。總之，從房內的每一件陳設物，每一件用品底年齡，樣式和質料上，都看出外祖母不但是非常衰老，而且貧窮和孤獨得使人感到憐憫。

五月的朝陽漸漸地紅起來；原來佈在空中的潮濕的霧氣已經被太陽底熱力遣散，藍色的天空更明朗得像寶石一樣。

杜菱用過了早餐，收拾好自己底書籍，又到外祖母床面前看了一下。見她仍舊沒有醒來，她不想驚擾她，就告訴翠寶說她暫時到學堂去，下了課再來。

在原來因熾烈而蕩漾着的心情中又加添了一些無可名狀的荒涼和傷感，杜菱離開了這座纏綿而古舊的房子！

（二）初戀

這是一個特別炎熱的夏天；將近兩個星期以來空中沒有會合過一次烏雲。在這座宿舍裡，連向來最安靜，不爲任何不良的天氣所擾亂的用功的女孩子，在下課之後都揮使着扇子，疲勞地躺在被暑氣逼得難以呼吸的床上；她們什麼事都不想做，只等待着秋天，或是一陣大雨底到來。然而學期考試終于在這樣的日子裏過去了。人們雖然感到苦惱和困倦，但是遇着不能不去解決的問題的時候，還是會勇敢起來！

暑假底日子是綿長的。在每次大考結束之後，除開很少的幾個從海外來的，因路途遙遠而不想回去，或是根本就無家可歸和無處可去的，孤獨而可憐的女孩子們仍然留在宿舍裏以外，大半都是在自己底考試結束以後的第二天就離開宿舍，到她們要去的地方。

因此，平時非常生動而有活力的女生宿舍，當暑假一到來立刻就改換了空氣：好像在秋雨過後的樹林一樣，整座房子都沉沒在靜寂，空曠，甚至于帶着一些淒涼意味的狀態裏。

因爲這樣，暑假的時候杜菱不喜歡住在寄宿舍裏。她沒有家，她願意多跟她底外祖母在一起；但是姨母家裏的氣分使她感到愁慘而荒寥，她不宜在那裏久住。于是對她暑假去的地方，不了解的人就覺得新奇而神祕。她底生活是與別人不同的，然而只有我們能夠知道她，了解她底性格和行踪，也知道她去的地方。她是一個孤獨，粗野而沒有家的女孩子，但是她有一個想法：她以爲她所喜歡而能夠去，而別人也願意讓她去的地方就是她底家。她決不爲她沒有家就甘心孤獨。她不爲一般人所認爲「命定」那一類的東西所支配；她要用她自己底能力去尋找和創造一個她所能夠安身的地方；而這個地方不比一般人原來就有的更壞。甚至于，從另一方面去看她的人，覺着她生活得更好，比別人的更理想而安定。同時她還有一種毅力和自信：就是即使有某些人對于她底某一些生活和行止覺着非理而離奇，隨之加以一些猜測和非難的時候，她能夠不加以顧忌。她決不爲一些通常的猜測和非難就停止自己預備要有的行動，或是改變自己底初衷

。她是，如果打算要做一件事，而這件事她自己以爲是對的，那就沒有人可以阻止她。因爲如此，我們知道她在暑假裏到什麼地方去。她所去的是一個能夠使她得到新鮮呼吸，和有生命的地方。那個地方就是她曾經從她姨母底手裏逃避過她所畏怖的婚姻——她所畏怖的理由是，如果她不逃避就會遭受毀滅——在逃避之後，她曾得過最大的同情和扶助的她底朋友家裏。那個家庭在她初次去到的時候曾經遭過許多人們，乃至于她底姨母底離奇的注視。

那個家庭底主人對她究竟是怎麼樣一種情形，和他們之間究竟是怎麼樣的關係，等到後來有機會的時候再告訴讀者。如果讀者覺得不明白，現在急于要知道的話，作者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先說一點。那個家庭底主人姓陳叫晉君，是一個同盟會出身的革命黨員。他對于過去的革命感到不滿和苦悶，同時受過政治底通緝，就祕密而苦悶地隱居在上海；他沒有固定的職業，他底謀生方法是做金子交易所。當杜蔆認識他的時候，他底政治通緝已經過去，遺給他底只是政治苦悶。他有一位夫人和兩個女兒。杜蔆底假期生活就是在他家們裏。

然而這個暑假杜蔆却沒有打算離開寄宿舍的念頭。也許想過，但終于沒有實行。這個原因是這個夏天底天氣超于尋常地炎熱，因爲熱底關係，就不易容使人因爲寂寞而引起思鄉之感。這種情形對于一個孤獨的人是合理的，杜蔆也是一樣。看着火一樣的太陽，和院落裏因天氣底乾枯而焦黃的草，她只覺得疲乏和慵懶；在她底情緒裏很少有像往常一樣的傷感而覺着孤獨一類的東西。這是在這個夏天裏她雖然想去到她往常去的地方，但終于不曾走開的一個原因。

其次，那就是由于另外一種關係：在大考之前，凌青告訴她說，因爲他底家鄉遙遠，而且這個暑假就要畢業；在畢業之後立刻就有機會到外國去。因此這個暑假他不想回家；想利用這個悠長而安靜的暑期讓自己作一些出國的準備。

同時，對于他自己還有一件使他不想回去，乃至于永久都不想回去的困難的事：就是當他在他底故鄉的一個大學裏念書的時候，他認識了一個女孩子。這個女孩子長得美而纖細，跟他同班。他沒有愛過她，但是給她寫過信。信上也沒有寫過像一般情書上所有的，愛慕和羨慕，或是恭維她，說她像女神跟天使那一類的話，但是那封信的確打動了她底芳心。那個女孩子底芳心如何被他打動，究竟在那封信裏邊他跟她說了一些什麼我們不知道，只聽說在那封信底末尾有過這麼一段：

「聽說，許多聰明而漂亮的男孩子都愛寫信給你；如果是眞的話，我底信對你就是頂不重要的一封。希望你不因爲看見我底信而受到擾亂，你只把它看成是平凡的！」

在這以後，大概那個女孩子寫過回信給他；而他也繼續給她去過信。信裏邊在他自己看起來並沒有什麼重要的話，不過當時他的確覺得不能不寫；他只是突然地寫出來，突然地寄出去。除此以外，他也沒有想到更遠和更多的東西。也沒有仔細考慮到由于自己底信究竟會引出怎麼樣的效果。總之他覺着自己是一個聰明瀟洒而漂亮的少年，像他這樣一種人，不管做出怎麼樣一件事，別人替他負的責任會比自己負的更多。他也不是對人無情，有時也會像一般的熱情的少年一樣，自己底感情會使自己感到痛苦和紛擾，只是當他把他突然的感情使用出去之後，那種感情與他自身的關係就像一縷輕煙一樣。他跟那個女孩子的一段經過就是如此。

在那個姑娘一方面，的確是有不少可愛的年輕男人給她寫信；跟別的男人相比，凌青也並不是一個十分超羣的人物；就拿他底外貌來說，也並非是沒有人能夠比得過他。況且還有一點，就在書信底熱情和懇切底這一點上凌青的確並不佔着第一位。但是對于那個女孩子凌青底信却發生了使他在寫信的時候不曾想到的特殊的効果。

這個効果就是；由于那個女孩子底父親提議，說是他底女兒與凌青之間已經有了超于尋常朋友的關係，況且他們之間都已經超過了兒童底年齡，爲着遵守他們自己戀愛底自由，該讓他們訂婚。

在凌青底父母這一方面，本來是不想干涉自己兒子底事婚。因爲第一，他底年事尙輕，其次，他是他父母底獨生子，他們不想用一種早決的婚姻限制他發展底自由。而最後的原因是，凌青自己並不曾在他父母面前提出跟那個姑娘訂婚底要求。

但是女孩子底父親是他們那裏的一位緯舉的鄉紳；他不但富有，而且對于一個在當地做着中等官吏的凌青底父親，很能夠施行一些像一個上級官員所能夠施行的効力。于是，在對方提出這主張之後，凌青底父親就用一種決定的口吻跟兒子商考這件事情。凌青當時不贊成，但是也沒有表示過分的反對，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事情決定之後他就準備轉學到南京去。

但是事情決定之後他立刻感到懊悔。他覺得這種決定會防止他底任何自由。于是就用了不曾向任何人商議過的方法轉學到南京來。

現在他跟他底未婚妻的關係還不曾弄清楚。並且在不久之前，他底未婚妻還寄過一個領帶別針和繡字的手帕給他。收到東西之後他還不曾寫過回信，因爲他沒有決定他將如何寫這一封會使她驚奇，也許是最後的信給她。

這是他今年暑假不想回去的最後的一個理由。

對于他不想回去的最後的理由，他不曾跟杜蔆說清楚。他只說他想住在學校裏準備功課，也希望杜蔆跟他在一起，並且要跟她一同打點到外國去。

爲着這許多她所知道和不知道的原因，杜蔆就這樣留在炎熱，但是安靜而充滿着盛夏愉悅的暑期宿舍裏。

寒園集

歌青春

日子似崩緊了的樂絃，
難得有餘暇的間隙。
可喜孩子的幾雙小手，
牽引我到冷落的枯園。

靑翠的松蓋垂作屏障，
孩子指着它，嚷是
神話中仙人的鬍鬚。
攔住頑駑的北風，
松伯伯吼一聲叱斥。

折一枝蘆葦算作戈矛，
遍地枯艸權當它是沙場。
憶周郎赤壁的風雲氣概，
我席地看草坪上的鏖戰。
笑馬上的豪雄從人背上倒下，
敗北的孩子還回做了，
火燒連營時的曹操。

囚獅

歌青春

在鐵柵前站住，
孩子，你用怔着的眼光
鑑賞樊籠間的雄獅
像傾聽你媽媽睡前給你
講述老虎精的故事，
　你爲雄獅的容貌所懾着。

「牠不是兇猛的獸中之王？
牠不是會怒吼叫看客驚駭」！
孩子，你問得也眞出奇
但是，眼前的牠在四周
已圍住了鐵柵，牠有怒憤
也祇得像貓一樣地蹲着。
「那末，牠是把樊籠錯認作故家，
牠不會施展出力衝破鐵柵」！
孩子，你胆怯，怕牠
用說利的齒爪撕碎你的肋骨？
「不，我爲什麼要胆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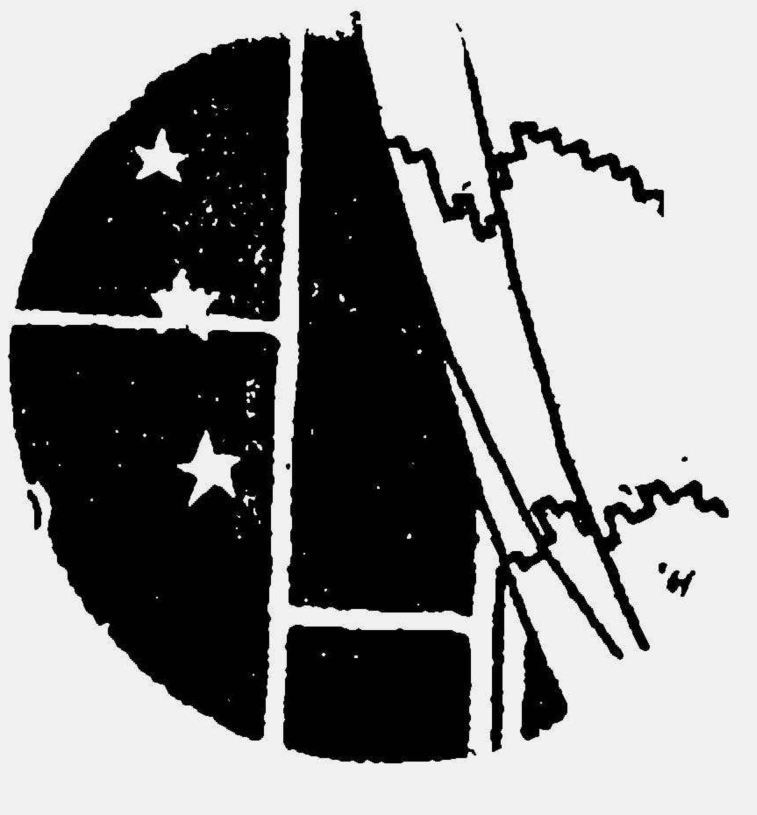
山林中的獸王囚落在樊籠
牠的遭遇是公平的嗎」？
孩子，是誰啓示你這些
　富有智慧的話
誰能說風雷不會捲起災難
而鐵柵有一天竟要折斷！

一九四三歲尾。

後設：

早幾天，冒着猛烈的北風，禁不住孩子們的纏糾，作了他們遊了一次寂寞無人的枯園，還上動物園去了歸來。在燈下閱讀了朱湘，這位葬身于大江，離開了這塵世已經十年——的詩集。忽觸思緒，感到他的作風頗適于寫這種小詩，因積數日夜間之醞釀，終算寫成了一章。可是「囚獅」的結尾却又拖延了好多天，後來不知怎的在閒談中，有一位友人貢獻了意見，以爲眼睜睜去看緊閉在鐵籠間的雄獅不免有些「英雄末路」的感慨。這樣一說，我倒記起了幾年前南市文廟動物園中猛虎掙扎出鐵籠的事，于是我就拿「誰能說風雷不會捲起災難，而鐵柵有一天竟要折斷」來作詩的「尾巴」(?)。

一九四四年年初又記。



女性中心的螞蟻

小泉八雲作
辛夕照譯述

本文係譯自Reader's Digest Read 原名 Beyond Man，因寫女性中心的螞蟻世界，對於那些認男子遠較女子超優，而肯定男女不應平等爲天經地義的人們，是一篇很好的駁斥文。

再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這位歸化了東方的愛爾蘭人，十六歲從破落的家，半途退出校門，在大都市里睡過街頭，馬房度着困苦的漂流生活，上倫敦做苦工，去紐約木匠舖子里當差，以後還做過餐室的堂倌，印刷所的排字工人。努力使他由排字工人而做新聞報告員，最後當編輯，而終於成爲一個歸化了東方的作家。小泉八雲一生的事蹟實可鼓勵人性的向善。故特譯出，以饗讀者。

這樣的一個世界會存在嗎——在那裏，所有的居民，都如此地有德性，甚至僅僅連什麼叫做不道德這觀念都不可能存在。要想像這樣一個社會：在那裏沒有不誠實的意念存在，因爲沒有人會做不誠實的事；這樣一個社會，在那裏不守節操的意念不可能存在，因爲沒有人能以做無節操的事；這樣一個世界，在那裏沒有人會存一點嫉妒的念頭，野心或是火氣，因爲這些激動不能存在；這樣一個世界，在那裏人們不用努力去討別人的喜愛，不用特爲去做所有一切在我們人類現時所說的本分，要想像這些，是不可能的事。並且，在這樣做去的過程中，將沒有困難，沒有痛苦；這些將就是生活中永恆的、不變的樂趣。而道德也將蛻化成爲遺傳的本能了。

我們能想像這樣的一個世界嗎？我可以回答說，這樣的世界確實是存在着的。昆虫界里就有許多這種道德變更的例子，而要緊的是科學家們的意見，以爲人類在幾百萬年的期間，最後也將進展到螞蟻社會的倫理情況。這些情況，其中有些，由於科學的證明與證實，已驚動了整個的道德社會，並且使人們完全從各個新的角度來思索了。

這些事實是由幾百位科學家，從幾百個不同種類的螞蟻的研究中得來。下面所寫的故事的種種切切，只是從許多屬於最高等蟻類的螞蟻中得來——這是一定不可被忘却的。同樣，我必須提醒諸位，螞蟻的德性，由於環境的需要是並不擴展到它自己那一種族的界限之外去的。螞蟻在他們自己的疆界之外才進行戰爭；若不是因爲這樣，我們將不稱它們做道德上完全的動物了。

螞蟻是那麼聰慧，我們因此可以把它的存在，很公正地比喻做一個人類的生命，現在請想像一下：一個世界，充滿着婦女，晝夜不息地工作着：造房子，掘地道，架橋樑，也從事於農業、園藝、和養畜許多種的家畜。（我敢說螞蟻畜養有不下五百八十四種動物。）這個女人的世界，是嚴謹地保持着清潔；它們忙到那種樣子，即他們所有的還都隨身帶着梳子、刷子，並且每天都要把他們自己梳洗上好幾回。在這些日常工作之外，這些女人們還要照管許許多多的孩子——孩子們是那樣嬌嫩，以至些微的氣候上的變化，就可能殺害了他們。所以這些孩子必需經常地被從一個地方帶到另一個地方，來保持他們的溫暖。

雖然這衆多的工作者一直在搜集食糧，她們之中却沒有誰要比她們所需要的，多吃或多喝一點點的東西；也沒有誰要比所需要的多睡上一秒鐘，現在要說到一個奇怪的事實。這些女人是沒有「性」的。她們是女人，因爲她們有時的確像處女一樣會生育小孩；但是她們不能結婚。「性」，實際上是隱蔽着的。

這個工人的世界，是由一隊兵士保護着，這些兵士在有些工作中也幫幫忙的。這些兵士們長得非常太，非常强壯，並且長得如此地不同，以致初看時，好像她們不是屬於這同一種族的。現在第二個使人驚奇的事實來了：這些兵士全都是女人，但是她們是沒有性本能的女人，在她們之中，性也是隱蔽着的。

大多數的孩子是一些特別的母親生的——一些女性，被排選來專門負責養育後嗣的事，而不許做別的事的。她們差不多被像女王般地看待，被經常地餵食，陪伴和服侍，並且是盡可能地在最好的情況下被供養

著。只有她們才能在所有的時候吃和喝——爲了她們的後代她們也一定得這樣做。她們不許出門，除非有人非常好地陪伴着，她們也不許去冒任何的危險。全種族的生活，是爲着她們的。

在這一切女人之下是男性，男子。有人問爲什麽女人要被專用做兵士却不要男子。因爲女子較有隱匿的力量，而一切的，可能被用於犧牲性命的力量，都轉變爲培養進攻敵人的力。眞正的男性長得很小很弱，並且看來是被以不關心和蔑視的態度對待着的。他們得以被允許做做一夜的新郎，以後他們很快就死了。相反的，剩下的却活得很長，最少三年或四年。但是男性的生命，僅僅是長到足夠表現他們的孤獨而已。

現在講到最最使人驚奇的事實：這種性的隱蔽，不是自然的，——而是自願的。我們發現螞蟻能夠用一種食物上的綜合的方法，來任意抑制或加強他們的性能。這種族決定，性將不被允許存在，除非那是對於種族的生存有絕對的必要。一切痛苦，自願地忍受，爲了整個的社會的利益！——這裏就是一個最有力的例子。

但是這只是自制的事實之一，螞蟻社會裏還有着千百件非常的事哩。把這整個的，用最簡單和可能的方法來說，這種族已完全取消了一切我們稱之爲自我衛動的事。即使是飢、渴，也不允許有自私的歡樂。這社會的全部的生命，是貢獻給普遍的利益，互相扶助和對年年青的一代的照管。它的生活，在實際的意義上就是宗教。個體有時被稱做是爲了種族的緣故而犧牲了；但是這種意念正是表示着最高尚的道德上的博愛。所以思想家要問：「人能否進展到什麽類似螞蟻們的情況？」

當幾千年前古希伯來的作家說：「向螞蟻學習吧，你這懶漢，觀察觀察它們的行徑！」的時候，他不會想到他底忠告在二十世紀科學之光下，是多麽好地證明了。

陽光的背面

烱子

天還沒有亮，星星還掛在天空裏，苦笑般放着最後的先芒。屋子裏滿是黑暗；只有樓梯旁一盞五瓦特的電燈，在放着憔悴的微光，放在樓梯附近的狹小面積上。就在樓梯半腰裏閉着二層擱的蔽板門，被照得更見陰沉悽寂了。

這大都市裏的人們，這時大概都還在做着甜的好夢吧，然而陰沉的二層擱門，却呀的開了。彎着身子，探出一個中年婦人黃瘦的臉來，那就是阿金嫂。她望一望黃色的燈光，揉一揉睡眠不足的眼睛，走了出來，到樓梯頭的一塊放滿着煤球爐子和鍋子等炊具的地面，生起煤球爐子的火煮起早餐用的碎末粥來•

「唉——」她煽着煤球爐，想着她兒子的病，不禁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說來也怪可憐的，她這兒子剛祇渡過了第五個生辰，就生着這麽可怕的疾病，接連着已有十多天了，不進飲食，日夜發着高熱；大家都說是傷寒病；要不是這孩子身體本來還算好的話，怕早已支不住了。

當然，阿金嫂也知道這樣的病，須要請醫生來診治一下，可是「當務之急」的吃飯問題，已將不可維持，那兒來餘力可以請醫生和買藥服呢？她也曾叩過了她僅有的幾家親友的門，想商借一些錢來挽救她垂危的孩子；可是在「窮人無富親」的原則下那些親友們除了嘆息和同情之外，也是一籌莫展。阿金嫂失望歸來，頽添了幾行淚痕而已！她唯一的希望，就是祖宗會保佑這可憐的孩子，慢慢地「不藥而癒」起來；奈何事實背道而馳，眼看着孩子的病勢，却一天天的加重了。

「媽……」二層擱裏傳出了一個微弱的聲音，是她這可憐的孩子醒了，不見了媽，本能地喚了起來。

她應了聲「毛毛，我來啦！」，就丟了正在煽着爐子的破扇，鑽進二層擱去，輕輕地對孩子說：「好好地睡，媽在這兒呵！」用手去按了按發着高熱的孩子的額角，低頭去吻了一吻。回頭看一看睡在壁角裏一張小床上的她的女兒，却還正在打着鼾聲。

「阿英！還不起來！」她喚着她的女兒：「我就要去上工了，你還不起來好好地看着弟弟嗎？」

阿英勉強睜開眼，應了一聲：「噢，起來了！」

好睡的孩子依舊捨不得爬出這溫暖的被窩，遂懶地

又想睡去了。這可觸動了阿金嫂分外的煩惱，心緒很有些兒不耐起來。

「阿英！你已十五歲了再不能算是小孩子了，還這樣偷懶！」她用嘮叨的話，來發洩着她的煩惱：「廠裏停了工，你也夠舒服了，每天睡到大天亮還不起身，一點兒念頭都不轉；尔想天天這樣過去倒快活的吧？——沒有工做，那兒來錢生活下去？要我一個兒掙錢來養活一家，那有這般容易！你弟弟又生着這樣的病，想請個醫生也沒有錢呢？……」

阿金嫂說了一大套，還似有許多話要說一般；可是阿英已給她說得醒了，小心兒裏有些兒不平，可憐而又憤憤地向她母親辯白：

「誰叫工廠都停了工！我本來是很高興着去做的啊！」

母親畢竟是愛着兒女的，阿英這麼一說，倒使阿金嫂想起了阿英在工作時的勤儉情況來：大清早就沒畏縮地去上工，眞是一天也沒有偷懶過；也很知道家裏的艱難，發下的工資，總是全數帶到家裏，從沒有私自在外化掉一些。廠中不供膳食，家裏又買不起米，因此常帶了幾片煮熟了的山芋或麵餅，到廠裏去當了一頓午餐。不幸得很，工廠都紛紛停工起來了，於是，阿英就被褫奪去了工作。最不能忘記的，是阿英在知道那工廠將告停工的前幾天，還在放工後的夜色蒼茫中，去詳問了好幾個開工的工廠，要不要招添女工，使她得有繼續工作的機會；可是在一片「停工」和「減工」聲中，那裏有她插足之地呢？失望回來，還可不談，可恨的，是反遭了那些廠中門房老爺的冷言和侮辱；有一個晚上，阿英被人家奚落後歸家，還睡在被窩裏哭了一個黃昏。……匆匆的一個回憶，阿金嫂寬恕了她僅有十五歲的女兒，默默的走去看煮着的粥，好了沒有。

當她料理好了一切的時候，陽光已抹上了這大都市中摩天樓的頂層。她急忙知照好阿英怎樣去服待她的兒子，回頭再去哄着她的兒子道：「毛毛媽到廠裏去一趟，回來帶水果糖給你吃！好好地睡着啊！」看着她的兒子急迫的呼吸，無神的眼光，她的心早已酸了；然而生活的魔掌，抓住了她，不容許她再在家裏逗留片刻，她鎖着眉頭，噙着淚水，帶了「飯盒子」——其實裏面祇是些冷麵餅而已——就匆匆地離開了這「鴿籠式」的家，走向軋軋機聲的工廠裏去了。

進廠向「考工室」交進「考工證」時，時鐘已指着六時一刻，按着「六進六出」——早上六時進廠工作，下午六時放工的時間，阿金嫂分明是遲到了。考工先生看了看鐘，向她怒了怒眼睛，然後簡單而陰羅地說：

「又遲到了一刻鐘！幾次關照不改，開除了別懊悔！」

「實在因爲家裏……」她苦着臉，想說出一些可求寬恕的理由來；可是早給考工先生不耐煩地打斷了她的話頭，說：

「去吧，別多說，下次記住了就是！」

她只得低着頭，用着很快的步伐，走進了震耳欲聾的工作處所——織布工場，

爲了要保持一定的溫度和濕度，工場內不可有直接射進的陽光和敞啓的窗戶，因此工作者是照不到一綫溫暖的陽光，也吸不到一口清新的空氣。噴霧器整天在噴着使人窒悶的水氣，帶着油污氣息刺着各人的嗅覺；機械轉動着眩目的機輪，帶出了轟鬧的聲響。這使阿金嫂在煩慮中。更添出千頭萬緒的愁絲來：當然，她急切想到的，是她就抱恨她太孤零了，沒有人來分擔她一些艱苦的生活重擔；可以掙錢的阿英，却因工廠停廠而判決了她渺小的命運；相依爲命的丈夫，又那麼悽慘地喪了身。想到丈夫，她不禁一陣心痛，熱淚潮紅了她的眼睛。就在一年前，她丈夫在一家染廠工作，偶一不愼，墮入了可怕的燒破液中，以致全身腐，不治而死。阿金嫂憧憬着他丈夫死時被腐爛得慘絕塵寰的情景，險些兒驚喊了出來。……當領班先生的頎長人影，在她眼前幌動近來時，才急速地收拾了她的幻想，在心臟驚跳中，忙着看機上的布疋和紗軸，有沒有出了什麼亂子。

她整一整心神，她發見了一個救她孩子的機會；她覺得眼前有了一絲光明，可是心裏却卜卜的跳着不安了起來。

於是她就注意着領班先生的重臨。

不一會，領班先生又走到她的跟前來了，她鼓足了勇氣，向領班先生道：

「李先生，我請求你一件事，我家裏有一個五歲的孩子，已生了十多天的病了，眼看着快要沒用了，我想替他醫治一下，救一救他這條性命；可是家裏沒有錢，因此想懇求李先生，請求廠方把我本月份的工錢，先借用一下，到月底扣算好了。」

「唔，這件事，恐怕不大可能吧！」領班李先生說

「看我孩子一條性命的分上，費李先生的心，替我去說說看好嗎？」阿金嫂哀求了。

「那麼，我且向會計科去說說看吧！」

李先生畢竟還是個忠厚人，答應了她的請求，使她的希望，似乎有了六七分把握，她是多麼高興阿！她計劃看該去請那一位「價廉物美」的醫生，來醫治她孩子的病。

看見李先生走進工場來了，阿金嫂抱她欣喜而不安的心，迎上了幾步，去躬聆好消息的降臨。

「會計主任說：這是不能破例的，一個人要先借工錢，全廠工人都要求起來，那就有礙於全廠的經濟問

題了。並且說你犯規了好幾次，更不能例外優待了！」

還是李先生帶給她的好消息。使她更驚奇不解的，是說她還犯了規，她覺得這是寃枉的，就問李先生道：

「可是，李先生，我那樣一天到晚小心地上作着，倒底還犯了什麽規啊？」

「遲到！」李先生說着走了。

阿金嫂不啻是被澆上了一盆冷水，熱烈的希望，頓時變得冰冷。她覺得她一生唯一的希望寄托者——她的兒子，髣髴快要像肥皂泡一般的慢慢地向上飄浮起來，飄浮起來，在半空中陡的破碎了，消失了。……

「就讓這肥皂泡眞的這麽悽慘地消失嗎？」她默想着：「不能，難道沒有了錢，就沒有生命嗎？——我要救活我的孩子，我得想法子……」

由希望而失望的刺激是最痛苦不過的，在痛苦難耐，無法可使的時候，所謂「挺而走險」一類的事，也是很容易給人狀上了的。

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就發生在放工的時候了。

門房裏鬧轟轟地聚了一堆人，那個廠中僱用着的女搜查員，手裏提着一把紗，在指手劃脚地罵着那個阿金嫂，阿金嫂却低着頭，不作一聲。無疑的，她已幹了「竊紗」的不名譽事了。

好容易結束了搜查員帶着怒駡的盤詰以後，阿金嫂就被帶到廠長室裏。在人贓具獲的完備條件下，她的考工證上，廠長卽刻下了批語：「竊取廠物，照章開除。所有未發工資，一併充公，其他從寬不究。」

天哪！連勞苦工作所得的未付工資，都沒有了呀！還想醫治她孩子的病嗎？然而這有什麽爭辯呢？在堂堂的廠規下，管不了什麽內在的理由，事情是多麽簡單呵！沒有悲哀，沒有悔恨，惡運把阿金嫂的情緒，抽成了眞空。「工作的人沒飯吃」，否定了阿金嫂的生存。她要怨嗎？怨誰呢？她想哭嗎？枯涸了的淚泉，再也湧不出半點淚珠。她挾着一隻空了的飯盒子，拖着呆滯的脚步，走出了森冷的廠門。

夜色已吞噬了街頭，阿金嫂躑躅在陽光的背面。

懺摩

——戀愛者的悲歌

望洋

您把我的靈魂帶到了痛苦底深淵；您將我的熱烈底情緒引進了絕重的境地！從此，我忘了世紀底雙翼尙在一刻不停地向前突勃猛進，而我且停最在思戀的感情里！

匆匆裏，您突然來向我告別：您的面容慘變，相見的態度十分索然；您穿着黑色源棉袍，在初冬的晚上，隨着暴冷的寒風飄盪。默默地不理我，祇管凝睇那沿街的玻璃窗。當時，我亦只好呆呆地站在您身旁；在燈光下看到您哭腫的雙瞳，隱隱里還有餘淚！沉默寡歡的場面，令人難受，我催您速走，約言明天的早晨去看您。但是，我忘了問您住在那里？

回到家里，緊張的神經我也不能冷靜。好像周遭的一切在嚴厲責我無情！那悔恨交迫的心緒，使我很想立刻去對您解釋和道歉！可是茫茫的大地，我將到那里去找您？

屋子里靜寂，覺得到電話鈴的警襲。想您總會通知我的。但，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帶來的僅是回憶——·

三月前，一個風雨交加的夏晚，我帶着小姪子淋雨歸來，看到您肯南下就職的電報，那時的興奮，好像回到了六年前相識時的年輕和歡愉。以後，我每天在期待與接見中過去。每次的失望的懊喪，代替了我對您最初印象的歡愈！終于，我們會在人頭擁擠的北站重逢。

六年來，您的飄泊，勞碌，以及病魔相擾的一年歲月，使您變的衰老，憔悴。您不覆是一個幽默，輕鬆，活潑的青年，儼然是一個中年紳士！仍然帶着那北方公子哥兒的氣息—空閒洒脫。當時的喜悅，我有些模糊。祇感到長時間的等待，和日光的直射，和見不到您的影踪，使我懷疑，並忘去了自己的存在。及見旅客幾乎走光，才見到您拖着沉重的步子出來。如果我記憶不淸的話，我一定認不出人羣中的您來。當時，我們呆站在木柵門口，久久不想離開。如果不爲彼此連日的廢寢忘餐而感到的疲倦累乏，急需找個安

靜地方休息與午餐的話，我們將不知何時出站。但是，相見的歡愉，使我們忘記了一切，桌上的麵食誰也不想吃。

那時，您，一個不善辭令的人，竟會絮絮不完的對我敘述着來的快樂。以及您眞正離開重慶反華北的原因。並且您告訴我，這是您生平的第一次戀愛！您忘了旅途的辛勞，您毫無倦意的和我談着別後的種種！我默默無言，僅僅是傾聽您的敘述。

您緊緊的注視着我，那熱情的火焰，燃紅了您的雙頰！您無神的眼睛却極力在偵察我的感情。最後，您情不自禁的握住了我的雙手，告訴我，您是怎樣忍受那溜去的悠長的六年時光；和怎樣飲恨那殘酷無情的家庭生活；以後怎樣決心南下找尋這痛苦底戀情的慰籍！您當時鄭重的說，我是眞正懂得愛情的女人！那時，我依然緘默。可是，我終于忍不住的哭了！那冷澀的眼淚，我竟不知道是感到痛苦，還是感激的愉快？我覺得被一種眞情摯愛着是幸福，可是，您的愛可是那樣的不幸！

記得，六年前我們的認識，祇是爲了少女時代的第一家印象—潔白的西裝，修長的體格，高傲的態度，少年紳士的架子。經常握着手杖，站在郞下等待轎子上銀行去辦公，重慶的霧，引起了迎面樓上的我對您迷網的好奇，由於好奇，我們終於認識了。原因，我由親戚的指揮，從對樓遷到了您們的對房。在您母親的紹介下，我們漸漸地熟悉。白天，我常常不在家。黃昏燈下，我們時常聚在一間屋子里聊天，最健談和最感人間樂趣的，要算您的小弟弟。而您總是沉默寡言，祇管低頭剪貼報紙，偶然亦參加一言半語。間或對我悠然的一瞥，或幽默的一笑！當時，我以爲您在笑我們年輕無知，笑我們愚蠢！但，後來，我們也常常談談，但是，儘是俘言。

每逢星光月下，我總憑窗遙望着我們屋下的嘉陵江—那綠色的流水，映着南崙燈光。那激動的江水與跡蹤的影子使我發呆，使我整夜不眠。使我每夜淌着思家的熱淚！加上，氣候的不適宜，與生活的不安定；因此，而引起了身體上的疾病：通宵的咳嗽，影響了我芳鄰的睡眠。那時，第一個關心我的：是您的母親。那年的春天，您的母親，將我帶進了教堂。以後，每逢禮拜，我們總是結伴前往。表面上看來，我儼然似個虔誠的教徒。其實，那時，我還是個實足的孩子，雖經驗過生活的磨苦，却未受眞正的困難。于是，仍然不能影響到我活躍的天性，吃玩整天。在您的家庭對我的關係同情愛護之下，使我變成了您家的朋友，並且減少了不少客中寂寥。但不久，我爲了體質的不宜，不賦驪歌。承蒙慇懃相送—機場的幾分鐘，使我異常感動！那揮別的手帕，尙飄盪在今日的風中。我的身子亦好像翻到了上空！

後來，我們連連的通了三年的訊。其間，我在成都時，我們尙且十分客氣。自後，直至我去昆明，而香港，轉輾來滬後，我們的通訊，較多，但仍然是詼諧調語。時常，使我家人讀之捧腹。三年，五年，過去了，我們決意要做個道義交的朋友，但誰也沒有相到您會愛我。就是我自己也沒有想到。直到您來的前一分鐘我才知道，但又爲了什麽？天眞，活潑，年輕，純正？誰知道，祇是您那末對我說。但，此後，就演出了一幕人生的悲喜劇—却是終力難忘的故事？

您的來，引起了全家的注意，您的愛，激起了嚴父對我的岐視和監視。軟禁，硬罰，總不能使我不接近您。因此，就經常引起父母間的衝突，及父女間的爭論。這些，都不足以使我們冷淡。但因接近的緣故，而使頑固的父親，對我們懷疑。這樣，激起我忿怒的辯白！因爲，我們都不但懂得舊的禮教，而且具有新的道德觀。同時，我們更互相尊敬彼此的人格。我們有着崇高的理想，和高字的友情。我們重視優良的本質，（但我却見一個悲哀的本質，和具有一顆孤高的心！）我們是極力反對封建思想束縛下的形式教育（包括男女受授不清），和那祇知皮毛的虛僞道德口號—滿口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可是，不幸的，我們生在這不合理的社會狀態中。同時，又產生在中產階級之家，偏偏又受了一點半封建的教育—不知不覺中—所以，我們又染上了一種資產階級戀愛的特色—精神，亦可謂百拉圖式的（Platoncriendship）。如果，沒有這種矛盾的存在，和複雜的社會關係，我們會乘人性的自然的要求，毫無控制的能力，那末，我們會毫無疑議的對禮教，頑固，懷疑，低頭。但，正確的戀愛觀，却是憑着人們的感情而生活在一起的，當他們沒有感情的時候，就無條件的離開。這樣，才不至于產生許多人生的眞正悲劇。可是，今日社會却畸形的發展着！許多的家庭，生活着許多不同性情的配耦。他們怨天尤人，他們非但沒有愛，而且每天鬥氣，我懷疑，那悠長的歲月是怎樣讓他們爭吵過去的？我的父母就這樣送去了卅七個年頭，但是，我的父親，却仍然在那裏努力製造這樣的下代！並且已經有了幾對！他認爲是愛，徹底的愛？是的，他愛我，他將我看作榮譽的奬劵。所以，他賣我盲目，謌我徒然自傲，嘲笑我的朋友，儘沒有他看得上的人品！加上，更可藉口阻止我們接近的緣故：您已不是第一次的婚姻。他厭惡您，更侮辱我們的感情。在他的權衡下，覺得我太不値得。是的，在他們看來，金錢就是戀愛，肉體就是財產，那還有人性的靈魂與感情？

爲了您對我愛的深刻，使我毫無條件的爲您忍受一切。也有不惜犧牲一切享受權利的勇氣！可是，我的

心境却十分悲哀！不是懦怯，而是顧忌太多，您底愛雖堅貞，但您的心靈却充滿了悽慘之情。同時，您不時感到失望和失戀的惆悵！因我們週遭佈滿了電網！你因家業的敗落，亦感到前途茫茫！於是，你糟塌自己，要求死亡。但又想振作自己打破一切困難企圖達到理想。爲了這種種不調和的情緒，使我深深感到精神上的困擾！因這不可能成爲事實的事實，使我毅然的決定拒絕你的逗留。于是我寄出了那樣一封無情的信—但我並未存心傷害你，祇是那樣任性的說：「我已向『命運』低頭，簡接對禮教（？）父親屈膝，請你回去吧！」誰也想不到，你是那樣認眞，急速趕來向我告別。並且使我對你底奇特的告別竟找不出一句適當的慰籍！想到這里，時間已是深夜子時，你的電話仍舊杳然，我焦慮的等待着黎明！

黑夜過去了。

從黎明等到太陽的雙脚伸展到中堂的心臟，我希望能與你再見一面的勇氣也沒有了。

午時，電話響了，這是你第一次對我的刑罰。

趕到你的住所，見到你憂鬱而沉默的容顏，使我却步。你殭魏魏地站在我的面前，却相對無言！離情緊壓在我們的心頭，周遭更現得淒涼慘淡！

我憑着舖滿陽光的窗檻，在凝望，那迎面煙囱里發出的煙飄飄蕩蕩的隨着風向翻舞，誰也不知道他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消失的，這使我發楞！你站在我的背後，突然間那有什麼好看？我側力對你，你順手握住了我的手，冰冷地！我悽然對你苦笑。你失眠的深沉而困煩的眼睛對我不住的掃射，使我窘，使我不安，我推開了你！走到了另一個屋角！

我依偎在桌邊，作着綺麗的夢；夢到自己的生命，好像無柁的舟；飄泊在無邊無際的海洋里。這時，你站在我的面前，可是，好像隔了無數的關山，立在海洋的彼岸，你想到，也好像看到，于是你想得到。可是，却那樣的難。因爲，她的生命已不屬于自己，她的自由已被剝削。雖然想以全力爭取，自己的主人，小舟的柁主，但生命的本身亦充滿了矛盾！

我們依舊那樣沉默，我不知道你在遐想些什麼？但你可記得，一個無人的晚上，你來滬的第二天，我們信步走着，沿着那漫長的大路，在離家不遠的地方，突然空中襲來了暴風雨，阻止了去路。于是，我們在一家舖子屋簷下停住。在我們足的左右躺着緊縮在破布棉花席推里的窮苦之家，當風雨向身上打來的時候，我們無法招架。于是緊依着門板向里縮。足旁的人們也在蠕動！可是他們却祇有任風雨了吹打。而我們再也忍受不了那瘋狂的欺凌，最後，看到一輛度人的人力車，求救般的請他將我們送到了各自的家。

每次的相見，在短促時間彼，是感到相當的愉快。時間一長，就愛鬧別扭。也許，我們感情的基礎，僅僅基於感情上的緣故吧？不然爲什麼你總是使我生氣？記得，一次你把我氣得哭了三小時—封鎖在錦江茶室—是的，我最憎恨男性反對女子研究政治經濟的偏見。也許，就因這各執一己的偏見，而使我們殭持了整個下午。你雖然向我道歉。可我總感到這是一個莫大的遺憾。因爲，任憑感情怎樣的聖潔，理想怎樣的高貴，但其人生興趣目的的不同尤可改造，而思想的各異，怎能融洽？於是，我默默地在我底脚下劃下了自己的路。那走過的或未通過的路，覺得一片灰色，慘痛！

當我們路過聖心修道院門前的時候；心里一陣難受，忍不住又激動的哭了。那黑衣的修道女，神祕抑鬱的在我腦子里幌！於是，我那樣感情的對你說：「如果這個門，背隨便的容納一個懺摩者的靈魂的話，我會就此永絕塵世，屛棄你對我的感情—那精神的抽象的感情的手，牽制了我底自由的靈魂。（僅僅靈魂）去禁錮終身！那時，你毫不介意的一笑，笑我幼稚，愚蠢，其實這乃是我心底的呼聲。幾年前，當我違進女震大的大門時，就奇突的產生了這觀念。可是，塵緣未了，一直被棄在紅塵的邊緣！

你見我啞口無言，於是更相信這次我的請你走，是出於絕情。你遲疑的對我說：「我的愛你是從心底發出！直到老死也不會忘記，即使你不愛我，我也不怨你。」是的，我完全相信。因爲信任就更多矛盾與痛苦。

「這是我第一次嘗到失戀的痛苦！」你哽咽的噙着眼淚繼續對我說。是的，我也相信我使你痛苦。但是，我却不能否認自己不愛你，却是無條件的愛你。可是，我從來沒有對你說過。你的傷心絕望，你的悲哀愁苦，使我失却了理智！然而，我也無法使自己完全感情用事，我相信，單憑你個人的力量，恐怕不一定會使我們幸福，因爲你有過多的人事關係，以及我自己的。同時，我忍受不了這精神牢獄的家之法庭。所以我要求你走，讓我也得到片刻的大赦！這雖然出於我的自私，然而有益於大家！

時間的飛馳，已是正午後二時。我要回家吃飯報到。你堅持的挽留我多獃幾分鐘！

最後，我們互囑着珍重，期望明年（誰知道那一年？）的春天花開時節再見於我們的故鄉都北平！這是多至鼓舞人心的話！是的，春天會再來，花兒會重開，但離別的人是否能夠按時相見？

你走後，我大哭了二場！似病了，却是無痛的病的呻吟！

一九四三，十一月卅日

懺悔

洋

新近我們增加了一個非常可親的鄰人，不論什麼時候，只要她有了空暇，就會跑到我們這裏來，跟我們說東道西的娓娓談天。但是當她一拿到了書籍的時候，她就靜靜的座在這裏，不再談話或者吵鬧了，僅是凝神地看着自己的書或者靜思着一些什麼事情，偶而也抬起頭來輕輕的向我們詢問一句：

「在黑暗中所寫的是丁玲自己的經歷嗎？」或者是

「全世界有許多女作家吧？」

「當然有許多，」我們肯定的回答她。

「我想，女作家一定比普通的作家寫得好，」她說：「因爲她們大多是痛苦，她們所寫的文句，必定是從她們的眞的心裏產生的來的。」

「你也想寫嗎？」我說。

「是的，」她羞澀的一笑，好像正想像着一件什麼有趣的事情似的，好久地在她的臉上遺留着微笑的光輝。

她大概是廿七、八歲的年齡，她的外表正像她日常所表現的一樣，是活潑、安靜，但有時却帶着憂鬱。她的眼睛很大，然而不常張開來，臉上也難得看到有一次眞心快樂的表情。她自己告訴我們說，她的生活過得並不好，現在，她每天看小說，並且模仿着寫，她自己相信，她將會成功一個伏柴的女作家。

她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今天，她也一樣的座在這裏，忽然她這樣問起來：

「你們想，假使一個人需要懺悔，那末他應該怎樣做才好呢？」

「懺悔是有許多原因的，」我說，「因爲原因不同，它也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方式，不過一般說來，我是歡喜用實際的行動來表示懺悔的。但是你爲什麼要這樣的問我呀？」

她思索了一下，然後帶着猶預的慢聲說：

「我要告訴你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裏有着需要懺悔的原因。喂，你一定要仔細的聽哪！並且你一定要回答我，她應該用怎樣的實際行動來懺悔？」

講故事是一個非常有力的引誘，它使我毫不遲疑地將這個條件答應下來，

她的眼睛稍微一閉闔之後，就開始講起來，下面就是這個故事的全部。

△ △ △

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晚上，樂村的弄堂裏聚滿着乘涼的人們。李媽與劉媽坐在弄堂的轉角裏，起勁地談論着各色各樣的事情。

「剛才珠子又偷偷地在自己的房裏哭泣，這是非常奇怪的，她近來的態度改變得多厲害哪！」李媽一面揮着扇子，一面伸着頭頸對廚房娘姨劉媽這樣輕聲的說。

「對啦，我也這樣覺着，」劉媽應和說，「姑娘們總應該快快活活的，像她這樣，一定有了什麼不可告人的隱衷了，嘻，嘻。」

「那你倒不要寃枉了她，我看她是一個非常和氣、謹愼的姑娘。」

「和氣？那不過因爲她想騙過我們的眼目吧了，况且她與我們一樣的地位，她敢對我們怎樣？」

劉媽說這話時是帶着非常輕蔑的態度的，她對珠子雖然沒有利害的衝突，也從來沒有半點的爭論，不過不知怎的，自珠子進來以後，劉媽便很顯然的對她存下了敵意。假使一定要找出其中的原因，那末可以這那來解釋：

珠子是一個二十歲的孤苦的少女，沒有家庭也沒有可以依靠的親戚，更根本沒有生活的場所，因此她到這個家庭裏來幫助大少奶奶領養小孩子，名義上是孩子的褓姆，家庭裏的人都叫她「珠子小姐」，其實她不但領養一個三歲的孩子，並且爲孩子洗濯衣服尿布，打掃大少奶奶的房間，以及縫補衣襪等，總之她雖然是一個褓姆，實際上不過是一個打雜的大姐而已。對於這樣名不附實的虛僞的尊敬，珠子當然也並不樂於接受，但不接受又怎樣呢！她實際上是寄人籬下，無家可歸的人哪！所幸的是珠子雖然在內心裏蘊蓄着這些不可磨滅的隱痛，但她倒底還是一個天眞未鑿的姑娘，對於這個世界上的事情，她都以快樂的心情去忍受，對於這個世界上的人們，她也以無邪的親切去接近他們的。她常常帶着她所領養的孩子唱着跳着，並且講着自己編造出來的沒有頭尾也沒有意義的故事。使這個孩子發笑，使這個孩子樂於與她親近。這個家庭裏的傭人們也都肯定地相信珠子的確是一個善良的姑娘，他們叫她講故事或者做各色各樣的事情，她是從來沒有一次拒絕的。這個家庭裏的主人們也都非常歡喜她，因爲他們把一件件的工作加於她、責駡她，而她

從來沒有對他們有過絲毫反抗的意思。劉媽是一個倔硬的人，那末對於珠子這樣對主人的可厭的尊敬與忍受，她當然要漸漸的不滿意了，因為不滿意，因此便很容易的蘊蓄了敵意。

李媽與劉媽這樣爭論了一通之後，為證實大家的是非起見，李媽就揮着扇子跑進珠子的房裏去了。

珠子的室內傳出來輕輕的啜泣聲，珠子又在哭泣了。接着聽到老太太用模糊的低聲在說：

「何用你自己着急呢！我們已經答應了安排，我們總會有妥當的辦法的，你完全可以相信，我們決不會委屈你。」

李媽覺得非常奇怪，老太太是個尊嚴傲慢的人，她從來不肯為了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情而踏進下人們的臥室裏來的，尤其是珠子的臥室。因為珠子是孩子的褓姆，是大少奶奶所僱傭的人，一般的講來，她與老太太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當老太太一腳踏出了這個房間之後，李媽就馬上跑了進去，她要親自看一看珠子的情形。珠子睡在床上，眼臉哭得腫腫的。

「珠子小姐，你哭了嗎，為了什麼呢！」李媽親切地問着她。

「我有些牙痛，牙齒在化膿了。」

「牙痛，你不騙我吧？哦，珠子小姐，我倒要問問你，你的姐姐為什麼要把你接了回去呢？這裏不是很好嗎？」

「……」珠子想找一句妥當的話回答她，然而她說不出來。剛才紊亂的心情被李媽這樣一挑撥，倒覺得更加難以忍受了，於是她索性縱情大哭起來。

誰想到珠子為什麼要哭，誰想到此刻，她的心裏有多少的悽酸？

珠子這種瘋瘋癲癲的態度變成了許多人談話的資料，這個屋子裏的空氣顯然因為珠子的改變而有了改變了。老太太、大少爺、大少奶奶甚至小少爺都顯露着煩惱不安的神色，他們跑來跑去的為珠子聘請專門的醫生，為珠子購買許多治療的藥料，然而珠子的牙痛並不見得好起來，甚至發腫，半個顏面都腫漲起來了，身體發着很高的熱。

二少爺與珠子是比較接近的，他偶然也帶她到外面去閒逛，並且還曾買過一個漂亮的髮結給珠子。這些事情雖然大家絕不談起，其實早已成了這個家庭裏的盡人皆知的秘密。曾經有一次，二少爺對珠子這樣說：

「你願意永遠住在這裏嗎？」

「當然願意的，」珠子回答他。

「但是，假使母親不能夠同意又怎樣呢？母親雖然慈愛，但卻是非常嚴肅的人，誰也不能違拗她。」

這句話使珠子感到莫大的失望和惆悵，原來二少爺雖然這樣問着她，但他卻沒有絲毫的真誠。

第三天，珠子終於被送進了醫院裏。老太太似乎丟掉了一件重大的心事一樣，心境寬暢得多了。大少奶奶已經僱進了一個比珠子年輕得多的女孩子，她代替了珠子承受一切的操作，但是這次，他們卻不再叫她為「小姐」祇直截的呼着她的名存。

珠子在醫院裏，這個家裏的人們都不曾來看她，只有一個人是例外的，那便是那個善良的李媽。李媽是為了好奇，並且也為了對這個女孩子憐憫心的驅使才去看她的。她自己覺得她對待珠子很好，她要像慈愛的母親一樣把她的愛賦予她，不論珠子接受與否，她總是這樣的做着。她買了許多應用的什物給珠子，並且帶許多家庭裏的新消息給珠子。珠子當然是非常感激她，但是似乎有一個可怕的預感，就是無論如何李媽這樣做法對於她自己是不利的。

珠子終於把這個意思直截的告訴了她。

「為了什麼呢？」李媽有點不相信地問，顯然她也帶着不高興。

「你以後會知道的。」珠子回答她，「你待我太好，所以我不想騙你，我不忍心使你為了我的事情而受責備。李媽：決定不要再來了吧！」

自此以後，李媽就不來了。珠子一個人靜靜地躺在醫院裏，忍受着寂寞，忍受着齒齦蝕腐的痛苦。並且忍受着醫生一次一次施行手術拑取腐骨時這種值得顫慄的恐怖。她有時疼痛得連夜不眠，當不眠的夜裏，她就要想起她可憐的身世，她就會突然覺得這個世界的虛幻和可怖。於是她整夜躲在被窩哭泣。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聽到她，也更沒有一個人給過她一個回聲，每一次總是她自己開始又自己用力停住。

珠子的疾患並不是一次手術所能痊癒的，醫生差不多每隔數天就要給她的創口開一次刀，半個面顏上現在已有十幾次開刀的痕跡了。這些創口能夠順利地長好嗎？長好之後能保她不生瘢痕嗎？她為這些問題簡直着急得焦燥起來，以前那種快樂的心情不知躲跑到那裏去了，她現在開始覺得自己的孤單，陪伴着她的，只有自己心裏一個曖昧的祕密的希望：就是她盼望着，盼望着春天快些到來。春天，那個美麗的名詞，它將帶給她以較好的命運吧！雖然她自己也不敢肯定的相信。然而，希望終究是可貴的，它使人們毫無條件

的忍受了一切的痛苦與煩惱。

珠子現在開始幻想：她看到自己做了一個受寵的少奶奶，正像主人家裏的大少奶奶一樣，他們像尊敬皇后一樣的尊崇着她。她的丈夫永遠用野火一樣的熱愛愛戀着她，他的愛給了她以許多的溫暖和力量……還有，還有一個胖胖的孩子，她天天逗着他玩耍……

命運的決定時則不久就來到了。那天晚上，珠子只覺來自己腹痛得非常厲害，整個的身子像要崩裂，汗珠落下來，好似夏天的陣雨一樣。一個小時，二個小時，三個小時……時間是過得多麼的慢啊！

珠子終於被送進了手術室裏，她將要生產了。

這個事情發生得太突兀嗎？一點也不，珠子周圍的人，除了忠厚的李媽與對珠子存着敵意的劉媽以外，都早就預見到了這個事情，不過他們並不把它宣佈出來，只焦急地等待着它的發展而已。

孩子終於養了下來，但是因爲高度的窒息，無論如何也急救不轉來。珠子沒有看到孩子，她只是哭泣，只是癡癡的呆想。

這天下午，老太太帶了二少爺到醫院裏來與珠子接談，這是使珠子非常驚奇的。她看到了他們，頓時浮泛上了一陣不可名狀的歡喜與不安，二少爺，這個她所朝夕企望的，與她的命運有着決定的影響的人，此刻站在她的面前了，她只覺得眼淚抑制不住的要流下來。

二少爺坐在床旁的椅子上，顏面朝向着她。

「珠子，你在怨恨我嗎？」他劈頭就這樣說起來，他的睛睛裏沒有絲毫的表情，珠子眞想不到他竟會這樣的冷靜，於是她也只得凝神聽下去：

「你受的一切痛苦，我是非常明白的。不過珠子，你是聰明的人，你當然也能夠明白，母親始終以爲我們所處的地位太懸殊。那末我當然不能違拗母親的意思……」。

珠子突然聽到「不能違拗」這幾個意料不到的字眼，她的心顫慄起來，眼前一片昏黑，她想放開嗓子的大喊，但是珠子哪，珠子畢竟是一個懦弱的，永遠只知容忍的女孩子，她一句沒有回音的，只有眼淚撲顛撲顛的掉下來。

「唉，珠子，」老太太開始溫柔地低聲說起來：「你並不是一個小孩子，你當然曉得，我們決不會有所虧待你。孩子雖然不救了，但是你個人的生活費，我們却願意永遠負担一部分，使你從此不必再爲人家去操作，……假使你不願意離開我們這裏呢，那末我也能夠允許你依舊住在我們的家裏，繼續幫助大少奶奶領養小孩子……」

珠子沒有繼續聽下去的勇氣，她只覺得她的眼淚像洶湧的潮水一樣要從眼睛裏衝激出來，她不再看見面前的老太太和二少爺，只見幾個小孩子在吹着肥皂泡，肥皂泡從竹筆筒裏一個一個的飛出去，泡兒非常的圓，亮晶晶的，紅色，綠色混淆在一起，忽然又變成了紫色，飄着，飄着，飄到半空中，一陣微風，泡兒震盪了一下，「拍」的一聲，破裂了，落下來幾滴皂水，泡兒不見了。希望幻滅了。……

自此以後，珠子便獨自個寂寞的居住着，伴着她的，只有自己這個破碎的心；她與她常常相談的，也只有那個唯一的友人──當她預見到了珠子的不幸，曾經從遼遠的家鄉趕了來催促珠子回去的人，她現在教珠子閱讀各種的書籍，那些書裏描寫着許多變化複雜的社會情形，講述着許多煩惱痛苦的人們的生活，那些生活正跟珠子的一樣。於是珠子開始這樣想：她也要寫成一本書，因爲她已經看到了許多事情，她的生命裏有許多事情值得她用畢生的心血把它記下來。

但是珠子的心能夠就此平靜嗎！她的心胸永遠不得平靜，一個莫大的遺憾嵌鑲在裏面，敲擊着她的心，使她苦惱，使她得不到安靜。於是，她覺得她需要懺悔，不但對自己，並且對她唯一的友人，因爲當初她沒有接受她的善意呀！當初她憑藉着自己荒蕩的成見，以爲自己已經獲得了這個家庭的寵幸，已經獲得了幸福，它永遠不會再丟棄她。但是，現在她才想到她當時是想得多麼富呀，而這個社會又是多麼地複雜陰險啊！這種想法現在已經殘害了她自己，並且使她辜負了她的最最敬愛的友人。

那末你說呀，像珠子這樣的人，她應該怎樣的來表示懺悔？」

故事完結了，她把這個問題重新提及了一句。

「我想，」我接着回答她，「珠子需要二重的懺悔，對自己，她可以用新生命的建立，可以用創作工作來懺悔。她努力學習創作，並且把這些作品獻給世界上的人，尤其是獻給她唯一的友人，這不是她對她的最好的懺悔表示嗎？──但是，你必須告訴我，這個故事裏有眞的事實嗎？並且即使有珠子這樣一個人，她能夠這樣去懺悔嗎？」

「當然是事實，」她肯定的回答我，「並且我敢說，她一定能夠這樣做。」

「你怎麼知道呢？」我說，「既然你知道，你就應該告訴我，珠子現在在那裏？並且她在怎樣生活着？」

「她嗎？」她說着就站起來，「現在請你一看，她正站在你面前。」

「你？珠子就是你嗎？」

於是我們二人的眼睛互相對射着，久久說不出話來。

戲評

風雪夜歸人
紅塵

蘭

(一)風雪夜歸人

「風雪夜歸人」是一個以伶人底命運作背景的三幕悲劇。

這是寫一個年輕的青衣魏蓮生底故事。魏蓮生因爲色藝俱全，溫柔敏慧，就被當時的一般名貴者流包圍着。因爲終日與一些阿諂奢靡的人生活在一起，他也就不知不覺地習慣了一些阿諛浮華的行爲。但他天性純厚，樂善好施，除開沉醉於一些謬誤的生活之外，對於一些貧困悲苦的人們能付與一些同情和幫助；因爲他也是出身貧困，而在自己靈魂生活底一方面也是跟他們同樣困苦的。他把見利忘義的王新才荐給法院院長蘇弘基，和幫助馬大嬸救出他底兒子就是對人同情的一個例子。

他努力而有意救助別人，但是沒有想到救助自己。當別人都能免禍而自由的時候，自己仍是昏憒而悲哀地繫於別人底掌握之中。這時候就有一個與他同命運的風塵知己，一個法院院長底姨太太，她感到與他同病相憐，而願意啓示他和她一同爭取自由。於是在一段戀愛底戲劇裏他底生活就開始波動起來。

也像秋海棠一樣，「風雪夜歸人」是一個表現伶人生活的悲劇。舊社會中的男看不起女人，女人沒有靈魂，沒有獨立生存的能力，女人是供人調笑，供人玩弄的。一切女人都是這樣，沒有例外。男人把女人看成這樣的人物，把扮成女人的戲子也這樣看法。唱青衣跟花旦的雖是男人，但他們裝扮的是女人，因此一般喜歡調笑和玩弄女人的男人也把他們看成女人一樣，玩弄和調笑他們。

女人是沒有自由的，因爲被人調笑和玩弄的是依附於人的。扮女角的伶人旣像女人，也是依附於人的。舊社會中的人雖然會鑑賞藝術，但他們對於女人的看法就更喜歡色相。秋海棠是被人玩弄色相的一個藝人，魏蓮生也是一樣。但是人是需要尊敬理解和同情的；這是人與動物之間的分野。尤其是一個過着精神生活，能夠從人類生活底扮演上去了解人生和人情的人——戲子——他們有感情，也有理智。有以感情和理智作爲基礎的肉體以外的要求。他們有良知和靈魂，良知和靈魂會向自己訴說一些梗概與不平。這些事情對於別人就會創出許多悲歡和奇遇。而對於秋海棠和魏蓮生就創出他們戀愛生活底悲劇的史詩。因爲他們底遭遇相同，他們所愛上的恰好是跟自己一樣的，寄生在自己敵人勢力之下的女人。於是悲劇就產生了。然而跟秋海棠一樣，魏蓮生是需要改變生活，需要奮鬥，有生活底自覺而需要改變環境的人，這點是使得我們同情的。

在主題上我們同情「風雪夜歸人」這部戲。

但是除開那些使我們同情的東西之外，在另一方面這個戲似乎沒有獨特的性質，因爲這個劇本似乎就是「秋海棠」底前半截。

在劇本底編製上序幕自然是必要的。但是由於編者處理底鬆懈和不適當，似乎就變成不必要的了。

衛禹平是一個有才能有希望的小生。他底魏蓮生做得爐火純淸，毫無火氣，並且在他底動作和氣慨的表現上，都使人發生很大的同情。

丁力是一個能演反面和正面人物的多方面的角色。有丁力做了跟包的，魏蓮生更覺得生動而出色，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到戲劇是一個綜合藝術，不是專憑一個人底發展可以成功的。

玉春在本戲中是重要的角色。她是一個身世飄零，境遇孤苦，但是一個有着靈魂和智慧的不平凡的人物。她底姿態該是風流儒雅，纏綿多情，而是遇事又很勇敢而潑辣的女性。但是張可底演出只表現了一個平凡的婦人，除開劇作者在劇本中寫下的一些對話之外，關於玉春應有的姿態和個性氣分和動作一點也沒有表現出來。

但是這個戲裏有一個獨特之點，而且也是難能的地方，就是當魏蓮生救出馬二傻子之後，他底母親領他來給魏蓮生致謝的一節。關於這一節，在沒有看到戲以前，我曾用寫小說的情緒去猜想；我想如果我來描寫這一段該用什麼方法去表現才好。我想這是很難的，難的原因因爲事實太平凡。但是當我看了戲之後才覺得導演底手法很好。他用馬二傻子突然跑下去的動作表他底傻笨和感謝之情；很能令人同情而感動，這是本戲中最精彩的。

(二)紅塵

我們往往有一個感覺，尤其是一個知識份子，感覺自己底事情做不通，自己不被人了解，自己底內心感到苦悶和孤獨，其實並非是自己被人了解，而是自己不曾去了解別人。不了解別人的原因是自己處境太高，跟別人隔離太遠，自

己與別人隔離太遠於是就不免苦悶而感到孤獨了。

「紅塵」中的大少爺就是這麼一種人物。縱然是自己親生的母親和嫡親的兄長，但是因爲生活底懸殊，就不能互相了解，尤其是一向生活富裕，不事勞動和生產的大少爺就更感到苦悶和孤獨了。

「紅塵」底故事是這樣開端的：有一位大少爺，他底父親富有，使他受了完全教育，並且跟一位闊小姐訂了婚。但是這位大少爺底父親不是他親生的，他底原生父親死了，母親因貧窮而把他寄養出去。

因爲他被寄養的時候年紀很小，長大以後對於過去的事一點也不知道；尤其是他受的教育完全是大少爺的，他就孤高自傲，以爲自己是超羣的。於是跟據自己飄然的生活就創出一種飄然的思想。

他想，這和其他動物都是一樣，一代一代地傳下來：至於是誰底父親或母親，這僅是宗族和血緣的問題，在哲學上並不發生多大價值。但是他也有悲哀，那就是他不知道自己身從何來。於是他在「自我」底發展上又有了一種苦悶，就是懷疑他底智慧；他以爲他對於人生的理解還不夠他底智慧不能夠應付自己出身的問題。也因爲這個他感到痛苦。

他底「自我」底發展是如何地表現呢？「就是他對於任何人，對於各式類型的人都看成沒有個別的存在，比方，所有的父母全是一樣的。根據這一種理論，他底父親是無須知道的。又如天下的某一類的女性都是一樣的。因而他就把他底底未婚妻列入都市裏高貴小姐之一類，於是他底未婚妻便不是特殊個別的一個。」

然則世界上有沒有獨特的人呢？有，那就是他自己。他只分類別人，但是並不把自己跟別人歸成一類。「我」就是自己，自己就是「我」。「我」是驕傲而尊貴的。除我之外，任何人都可以用分類法，歸入任何人一類。然而事實上他是否高超而獨特的呢？除開他自己對於「自我」的自信之外，他也是屬個某一類的，他所屬的一類就是「大少爺的一類。他不但也屬於一類，而他所屬於的那一類也跟他看他底未婚妻一樣，是極其庸俗而平凡的。因爲平凡，更容易自傲，因爲自傲，就不容易現實接近，也不容易跟現實中的人物接近。同時對於現實中的人物就不容易了解。於是他底親生母親見了他而不敢認，嫡親的兄長認識了他，但是不願意和他親近。他底未婚妻感到他驕傲而可怕，要向他毀婚。於是一向孤高自傲，爲我獨尊的大少爺到了鄉下，親眼看見了與自己決然不同的兄長，體驗到自己生活的空虛利與人隔絕的悲苦。於是自己發出一種新的議論：

「……我底在高山上，用一塊石頭去打人……我看見人們被打得流血而自己毫無感動。因爲我跟他們隔絕得太遠。……」

他底未婚妻說：

「他總是要跑到最高的地方，要人坐了飛機去找。」

他底母親說：

「……因爲生活底法子不同，所以想的也不同。」

同時他底未婚妻因爲大少爺過於「自然」，把「我」看得太高，把別人看得太低，同時也根據他底「自然」發展，把自己看成一個被他所歸類的尋常女性，不免感到侮辱。於是在尊心底驅使之下，終於把訂婚戒指退還給他。

根據以上的種種，大少爺突然覺悟起來。覺着原來的生活是變態的，不合理的，是離開人羣的。他堅決要離開他底富有而自私的養父，拋去「大少爺」底頭銜，而用自己底力獨立地生活起來。

這個劇本根據了矛盾社會中的許多繁複而矛盾的必理和現象，寫出了繁複而矛盾的人情。在許多矛盾情形中，使得人們底生活，乃至整個社會都會興起波瀾而發生變動的就是「自私」和「生活底隔閡」。因爲有「自私」，就有爭鬥；因爲有了「生活底隔膜」就會有人羣底分裂和相互之間的不了解。而在許多人羣和許多不同的生活形態中，最自私的是富人和不勞而獲的人；最殘酷的也是這些人物。

大少爺底父親就是這一類的。他只知道需要一個兒子，爲着自己底利益就把別人底兒子據爲自己有；這又跟爲着自身底利益把別人底財產據爲私有有什麼分別呢？

同時，自己高處其境，不去觀看人羣的也是這批人物。大少爺就是一個代表。

而大少爺底母親和哥哥是相反的人物。他們勞動，他們生活在過着眞實生活的人羣之中。因爲他們底生活是充實的，他們就不脫離現實，他們有同情心，能了解人，也願意被人了解。他們是善良而謙虛的。然而在矛盾的社會裏悲哀的也就是他們。因爲他們底命運是掌握在一羣支配自己的人們當中。於是別人住着高樓大廈，自己却住在一座燃着青油燈的茅屋之內。同時社會底矛盾也就起於這裏。

關於這些事象底指出，是這個劇本底獨到之處同時本劇中底穿插和對話，以及故事底發展都達到一種很高的創作水準。只是第四幕的發展似乎不太邏輯，似乎把作者原來要暗示的主題蒙蔽而抹煞了。觀者很覺得可惜。假如把第四幕取消，把三幕二場少爲加多一點，把小和尚底死和大少爺底父親作一個緊張一點的結論，那又將如何呢？

劉瓊底演技沒有瑕疵。他是嚴肅而知「禮的」。——因爲當今的許多演員，尤其是成名而有經驗的，大多倚仗自己底演技純熟就油滑而亂做起來——我們相信他嚴肅而努力下去，他底演技將能夠達到戲劇藝術底最高峯。只希望他把他底演技再向多方面發展些，不要限止在固定的形式裏。

立里進步了。丁婕很有才能，兩個鄉下姑娘都扮得很好。小和尚是戲中的一個要角，但是在某些地方太低極化了一些。這是導演上的責任。因爲這樣，就不能得到觀衆底同情了。

總之紅塵是一個有着很高 藝術 水準的！

信箱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愛好女聲的讀者，自從貴刊出版以來，自第一卷第一期起直到第二卷第九期止，我沒有一期不購讀的，自從貴刊「女聲」問世以來，使我得到了許多的智識。

「女聲」它的確是本良好的刊物，尤其是信箱一欄，它在青年男女身上不知造了許多幸福！使個人不能解決的事，能在最短期內，可以得到美滿的答覆；像先生這樣高深學識，又能肯誠懇肯的答覆來信，令人欽佩！

現讀者亦有一件自己不能解決的難事，懇求編輯先生在下刊月刊中（二卷十期）給一美滿的答覆，使我感激不盡，謝謝！現把事實例左：

我是一個二十餘的商界青年，我自十七歲時，跟隨友人來滬，在讀友廠中做一個練習生；現在另一家廠內做一職員，我到上海第二年的時候，那時才十九歲，我的父親在鄉間給我訂了婚，這時我不知道；『因爲訂婚時沒有通知我』以後因爲從鄉間有人來滬告訴我，說你已經同某女士訂了婚約，那時，（我的未婚妻）她是我的表姐，（舅媽的兒女）我聽見這個消息後，竭力的反抗，我接二連三的往家去信要求退婚，約摸去了十幾封信，始終沒有得到一封回信，到後來我去了一封雙掛號信，結果總算得到了一封回信，心裏歡喜得不得了！連忙把信拆開一看，不但沒有允許退婚，而且信裏，大罵而特罵一頓，唉！眞使得我失望！

據家嚴慈云及：「信內載稱」現在你已經長大了！難道你的婚姻做父母的不能作主嗎？現在米已成粥，木已成船；事已如此，無論如何亦不能退婚；願意也要願意，不願意也要你願意，唉！作父母的拿强迫手段來叫作兒子的接受，那又有什麽辦法呢？我左思右想，怎樣將此事處置呢？假使我反抗到底，不同她結婚，又想到假使如此辦理，是違犯父母的命令，叫外人（指隔壁鄰居親戚等）說一聲是一個不孝之子，假使依父母之命去同她結婚，實在我不願意；第一：因爲她是一個目不識丁實足到地的鄉下女子；第二：她還是一個纏足的弱女子；她的年齡還較我大一歲；第三：她是我的表姐，對于親上結親，我從小最反對的；第四：既然是親戚，當然從小就認識了！根本上兩個人沒有情感，也沒有戀愛；這盲目的婚姻，怎麽能夠叫我接受呢？唉！我始終屈服了！

那時，我遵守父母之命，才和她結了婚，（二十歲結婚）現在我非常懊悔，我結婚的時候，是八一三之前三月間，（結婚是在鄉間，完全是老式結婚）結婚後在家住了一個月，又離家而返滬，在這一個月之間，兩人一天到晚，並不見得說一句話，兩人雖同床而異夢，實在感不到興趣，更講不到（幸福）二字，這可以說一聲，是名譽上的夫妻。

八一三戰事爆發後是年九月間又返里，到了明年二月間才返滬，此次在家住了有半年之久，與結婚時在家居住一個月情形無異；這時候我的父母亦覺悟了，他們二位老人家深感到後悔！

自八一三後回家一次，至今已有六年的光景了；我沒有回家，最近去年（陽曆）九月間鄙人返里，此次返家較前兩次好一些，我這不過是表面上暫且敷衍而已，恐其做母親的感到不安，迫不得已，所以才拿一個假面具來敷衍一下，講到我的女人，心中覺得非常痛苦，說到前途，我一點沒有希望；談到幸福，我是早已喪失了！

講到實在的情形，馬上同她離婚才好，講到離婚，事實上感覺得非常困難；爲什麽呢？因爲我們鄉間，（華北）的老年人，他們腦筋太頑固，太守舊了！因此鄉間離婚的人很少，可以講一句沒有；假使我離了婚，那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了！不但惹得長輩生氣，而且使親眷和鄰居們都能來恥笑，我恐在村內留一話柄，說不定到後來作他們的酒前飯後街頭巷尾的一種笑話資料；鄙人因此猶豫不決，不知如何解决才好，再鄙人學識淺薄，言語如有不通達之處，尚希斧正，耑此敬請

撰安

痛苦者澤民啓、

一月廿二日

澤民先生

你那種强迫的婚姻眞使我們感到慣恨。因爲中國的舊勢力仍然存在，才會有這種不幸的事情產生，這實在是一種廣汎的問題。

但是這種腐舊的勢力是通過老一代的人表現的，年青的人該在舊勢力加到自己身上的時候就加以反抗。對於你底婚姻在開始你就不該服從，兒子要孝順父母，但是拿自己的前途和幸福去犧牲是錯的。

現在你既然想離婚，自然是一個具體的辦法。把兩個沒有感情的男女硬拉在一起，對於雙方都是一件痛苦的事。你既然這樣想，就該堅决而有勇敢地去做，不要顧到庸俗的鄉黨鄰里之言。當初看到這婚姻的痛苦你才毀約，但是爲了服從父母，你就鑄成前錯。現在你已經身受到痛苦，爲了解决痛苦你才想離婚，但是將要離婚的時候又要害怕無知者幾笑，這對於你的前途實在是一件很大的障礙。

現在我們要貢獻於你的意見是：第一，你想法子去改造你的妻子，教她識字，看書，使她有智識，能夠更你談天——這是說如果你對她沒有別的不滿，只是因爲她沒有知識而不能使你對她發生情感——這是一件難事，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試一試。如果你對她完全絕望，或是不能那樣辦的話，那就當她年紀還輕，還能結婚的時候跟她離婚，這對於你們兩個都有好處。至於你的故鄉沒有離婚之例，因此害怕親眷和鄰里的譏笑，這是不能阻止你的。爲着別的人譏笑，就把前途和幸福拿去犧牲，難道受暫時的譏笑比毀滅前途更痛苦而嚴重吧。要知道，這種譏笑的本身就是一種罪惡它曾毀壞了多少青年男女，你該勇敢地去反抗才是！

編輯先生：

在偶然的機會中，讀着貴刊「女聲」，使人入勝，自從讀了之後，使我得着不少的知識，更是信箱，替我們輕鬆的解答難題，眞是我們女子界的福音，現在我有一個難題，始終纏着我，使我每天苦腦着，不知怎樣才好，所以很冒昧的請教，望先生能不吝的指教才好，這封信我已寫了好久，總感到學識的淺薄，無勇氣寫，今天想我冒昧，我想先生一定不會見笑吧！我先來自我介紹一下吧！我生性倔强，好勝，重感情，多勇而少謀，個性是極端向外的，我是處在一個封建式的家庭裏，父親是一個四十餘歲的商人，他雖是知識份子却仍有舊禮教的思想，母親是一個目不識丁完全舊禮教的女人，可是我却失去了自由，因爲父母封建思想太重，他們從不許一個女孩子在外面玩，所以我除早晨到校晚歸外，其餘的時候的不許出外，就是

星期日也不准外出，使我青年的活力，完全消失，變成一個家庭的奴隸，因為如此，我在外面很少友人，在家，我是始終得不到一點自由空氣，媽的罵聲，弟妹們的吵鬧聲，也成我日常的功課，他們從不顧及我的經濟問題，就是正當用度，非二三次的說明才肯，下學期他們預備不再給我讀書，先生我痛苦極了，眞是有苦無處訴，有淚無處流，先生，教教可憐的孩子吧！

在別人的眼中，都以為我是一個幸福的孩子，就是親戚們從不知道我的痛苦，除非在我家住幾天，他們才能得知我的痛苦，先生，我的環境如此惡劣，而且我還是一個患骨疾足裏有病的孩子，已有數年，至今未全愈，為此所以我荒廢了幾年學業，所以現在只在初中讀書，可是不幸的事又來了，在父親所收的學生裏，其中有一個因和我朝朝相見，在談吐上十分意氣相投，於是漸漸的便暗暗地戀上了他，雖然如此，我們也沒有什麼作長談，這樣過了幾個月，可是店中的人的口中流傳着，漸漸以假為眞，因其中一個告知我父，而且還說了許多非我們所行的話，因此我被家人知道了，我受了重重的責打，這樣以後，我是更加的痛苦了，我只是哭，但是我想哭是弱者的表示，我不哭，我要報仇，我靜止着，但是這樣一來，父母對我似仇人一般，非常冷淡淺薄，眞是逼迫我，要我死，我出去，使我不能再在家中生存下去了。

我幾次想自殺，但是又想，我何不把自殺的勇氣拿到奮鬥上去，和他們奮鬥，於是我要擇脫它的勢力範圍，而去尋自己的自由天地，然而先生，我沒有寶貴的金錢，龐大的勢力，更沒有豐富的學業，而且有病，社會肯容納這樣一個什麼都不知的孩子嗎？

我開始彷徨起來，不知怎樣去應付才好，想到自己茫茫的前途，通宵不能成眠，我苦極了，我深信，先生是我們女界的明燈，現在以萬分誠意，請先生給我以圓滿的答覆，如能早日發表，我更為感激，敬請

編安

一個彷徨歧途中的孩子蘊華敬上

蘊華女士

我們非常同情你底處境。我們雖然沒有經過你那種痛苦，但是以一個處在目前新舊交替時代的女性底資格，我們在生活上時時都會有你那樣的重荷和感受；也因為如此，我們深深地了解你。

你雖然是一個初中學生，但是你對事情有這麼前進而深刻的了解，況且你能用漂亮而流利的文學寫出這樣的信來，我們覺得你非常可愛，而有希望。願意你永遠根據自己的話：「把自己的勇氣用到奮鬥上去」去努力尋找你的自由，創造你的前途！

在目前這生了病的人羣裏「金錢」和「勢力」自然是生存和立足的一種必要的條件；但只是對於一般沒有勇氣而平凡的人。我們想信，一個有着勇氣和堅強意志的特殊人物，是能夠在「金錢」與「勢力」，以及許多方面的困難和壓迫之下生存的。維有軟弱而沒有意志的人才會對於困難感到悲哀和失望。

你的家裏和親戚都不能了解你，就不要他們了解，父母不肯讓你繼續求學，就不上學校。只要自己有勇氣，有自信心，有生活的自覺，有前途的打算和理想，就自己去創造和開闢環境，自己去了解自己。學校對於青年只是一種求學的範圍，眞的知識還需要從實際生活與活動的書本上去尋得的。不能繼續入學校對於一種有志的青年並非是一件可悲的事。你很聰明而有根底，不妨自己去找一些書看，多得一些新的知識。

身體不好到是一件可憂慮的事。現在，我們貢獻你一點意見：你暫時不要想離家庭，把你的想法放寬遠一點。同時要設法使你的父母喜歡，讓他們替你治病。——在這個時期自己可以多閱讀一些書報——等到身體好了，自己的知識也增進了，那時再想法子離開家庭。暫時忍耐一點。總之我們都能了解你，而且是你的朋友。我們盡可以幫助你！

編輯先生：

我今年才十九歲，但是我已在四月中旬結了婚。

我和我的丈夫（假定為甲）結識了不過一年，一年以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遇見了他，常在一起工作，他談吐之間，尙能投機，其實他頗有同我結為終生伴侶的觀念，對我顯得十分殷勤，而且時常邀我出去，只是我自己沒有覺察，有一次，他領我到他的朋友黃君處去玩，黃君已有了未婚妻，那時她也在，他們便向我們倆個提及吃喜酒的事，這是他利用第三者的口吻和玩笑的方式去表白他對我的要求，想不到他同我此行，竟大有作用，過後，他對我也就很坦白的表示出來了。我不肯答應，因為我早有了意中人，這人（假定為乙）是我幼時的鄰居，青梅竹馬，印象頗佳，年紀雖小，然山盟海誓，已私訂終生之約，十五歲時我別了他，雖然暫時斷了音訊，但不無一綫希望，在希望斷絕之前我決不輕易將終生寄託第二人。

有一次，正當我和甲出去時，在中途遇見家父（我還沒有說起，乃是我們的行動是秘密的）當天夜晚，父親便嚴厲地查問我，并斷然懲罰：命我立刻脫離家庭，父親的思想比較陳舊一些，而且本性暴燥，在這一時氣憤下，實在不容第二句話的存在，母親勸我暫至親友處宿一夜。我便先去找甲，并哭訴經過的情狀，我給了他這樣一種刺激之後，他冒然地一股足氣到我父親那裏去請罪，更把和我的事連頭帶尾述說了一番，父親聽他說話頭頭是道，彬彬有理，對他反屬有意，竟一變當時的景象，這一番風波平靜了，從此在家庭方面的阻礙也打消了，我為感謝他的好意，許身相答，後些日子，我們便專門費心用力在婚禮的準備上。

不料事體眞巧，就在那吉日之前幾天，見到了乙，他得悉我和另一位男人要結婚的消息後，數日未進飲食，頗有自殺之念，神經幾乎失常，我眞左右為難了，這事決不能兩全，在這種情狀之下，我揀了和甲結婚的一條路，事有為難者，現在乙還不死心，同時我也很對他不起，所以他約我幾次，我都去和他會了面，不過這事未為甲所知悉，我本想坦白地告訴他，但是從結合了半年以後的生活上體驗到，從他的本性觀察，推測一旦為他知道了，半步也不能離開他了，要是眞這樣，豈不難為了乙，我很感到不安，我的處境太苦悶了。下面五個問題，懇求

編輯先生給予我一個忠實的答覆，并

貴刊讀者不吝賜教：

今後我採用怎樣的態度對待乙：保持友好麼？那麼維持怎樣程度？

在甲的方面，對於我和乙以往的事說明的好？仰或不說明的好？

甲與乙可以由我介紹相識否？其中利害如何？

對於乙我應如何勸導他恢復常態？怎樣彌補他所謂的「創痕」？怎麼消除他消極的人生觀？怎樣鼓勵他上進？

我愛甲，不如愛乙，甲對我也遠不如乙和我情感，但我今與甲結合而非乙，在我則引以為終生遺憾，在乙成了終生

大恨，假使我和甲能平安相處當然還好，但一且甲對我冷淡或虞待時，能否依法脫離而與乙舉行結婚？

我對我自己的早婚頗覺痛苦，而這婚姻又是一種不健全的結合，當時因受感情的衝動而醜成今日大錯，奈何奈何？？

我的心緒不好，胡亂地塗了這些，失敬了，還請先生原諒，再會罷，祝好！

女聲忠實讀者藍

十一月八日

藍女士：

你的信很有趣，我們推測你正是一位天眞活潑口直心快的少女。你的心很仁慈，做事也很坦白，可是你的處境所以兩難，也得怪你以前不大審愼。

既然對乙自幼青梅竹具，情投意合，而且有過海誓山盟，爲什麼反答應甲的要求呢？當他向你求婚的那個時候，便應當誠懇切說明你已有了意中人，此刻不在此地的一件事。

可是你却答應和甲給婚了，原因是你們也談得來，也有情感，並且他也教忙你排解困難。如此看來，你們的婚姻並沒有達到不可救藥的不健全狀態，假使乙沒回來，你和甲不也感情很好的生活着麼？至于你提出的五個問題，我們以爲：

（一）從速把乙介紹給甲，使他成爲他們兩過人的朋友，站在純友誼的立場言，你和乙仍可以做好朋友，正像你對其他的朋友一樣不是也可以嗎？

（二）還是說明的好。因爲你和乙的過去行爲並沒有不名譽之處，一個女孩子在結婚以前和另一個男子交過朋友又値得什麼大驚小怪呢？若是不向甲說明而一方面你還和乙纔綿在情網內，豈不更使問題加重了麼？但是用什麼方式說明和在什麼環境下說明，要你自己尋找機會，最好不要當作法律案件那樣嚴痛無法挽回。我們想，你是很聽明機警的一定明白這個。

（三）這個問題是你自己的事，你要是類意和甲白頭借老的話，對于乙乾脆冷淡一點吧。事實上，一個女子不可能同時嫁兩個男人，而在三角戀愛的場合下，必有其中之一要歸于失敗，失敗就是受到了創痕，怎樣消除創痕其法有一：要謀發展別的事業凡是喪失了一件心愛的東西除非有另一件心愛的東西補償不可。乙若是對于你戀愛方面受了刺激，而一且在別一種事業上感到與趣，那創痕自然會減輕的。你相信這句話嗎？你和甲兩個人能在事業上教他的忙嗎？

（四）至于你愛甲不如愛乙程度深，也許是時間和心理的因素。許多有經驗的人都說成功的婚姻一方面棄婚前的選擇，一方面也棄婚後的適應，你不防冷靜一下頭腦想想，你若能對甲始終敬愛，他爲什麼冷淡或虧待你呢。而且世界上每個人皆有其優點和缺點，如果你理智一點，你將會發現甲也有比乙強的地方。再仔細考慮一下吧！此祝

快樂

編輯室

編輯先生！

我總感到責刊是目前滬地青年的惟一最可親愛的良友，導師。——我也覺得感情豐富的涉世未深的經驗幼稚的青年，在現今，對一切都最易犯苦悶和昏迷的，而誰能親摯地正確地給我們指正和啓導呢！

責刊是肩着這個使命，而也很着實地，有着廣大的讀者信仰着……讀者也是其中之一。

但是我見到信箱，過去多是爲女青年服務；男青年却沒有幸運，被擴棄門外。因之，我們也有着，爲了生活和心理的變化，而引起的苦悶，自己又「當局者迷，」煩愁着，不知所從……但也不敢冒失地討教！

自讀二卷七期後，使我無限高興，知先生們很顧爲眞摯青年（不限性別）解答一切疑難的！

許多職業青年對婚姻問題的苦悶，的確很嚴重吧！新的知識，啓導我們的新路，而舊的環境，束縛我們沒法開展！……

我過去生活週圍沒有疑難，但是那時候，我却細心學習和做我認爲有意義的工作，當時，對異性朋友，眞可說「可有可無。」而今我的年齡日長（將近二十五。）家庭也很嚴格地提着婚事，在生活上我也感到很需要了！而我的生活週圍，仍沒有對象……自然目睹眼前物價的昂漲，生活的艱難，和身體的不很強健，我聊以自慰自惕，抑制着自己……然而感情上却常鬱鬱，寂寞……並且對家庭，要能自信能以爭取時間延宕。……但是將後仍沒有自己的對象，還終不是辦法……

我也又了解，應當創造接近異性的機會和托友介紹。可是我的職業生活環境，性別完全單純化的，朋友之間，又少已婚，皆是孤身，生活環境類同。顯然這只有回返買質式的舊途嗎？我也欲走半自由式的，爭取父母提出的對象，先求相識，後談訂婚——然父母限於知識水準的淺陋，陷於舊倫理觀念下的家長們，不大會同意這類方法的吧！）返舊途，當然誰也不願，因爲沒有幸福的！

如此，我請教先生！

我覺得特別爲想獲得異性朋友，而冒失地去找取有異性的生活圈——這將怎樣可能，並且向沒有與異性接近過，心理又甚悸懼，不自然……那怎麼辦？

只空洞地寄望將來——終不是辦法？……寂寞鬱悒是也可能妨礙工作和身體，尤其在苦難的時候，寂寞者的精神更會苦惱吧！這種見解是否準確？

那麼怎樣拓開前途！——是自然的地！

物色於教育對象，培養對象及不急求，我都理解，我也不脊求……拉雜敘此，望 先生具體指教，實甚感謝祝

文安！

暫困迷途者啓

十一月十九日

暫困迷途者君：

這確是個相當困難的問題，一個已達結婚年齡的人限於四周接觸不到異性朋友而傍彷。因爲我們的時代和上一個時代又不同了：像我們父母親年青的時候，達到相當的年齡自然而然便有人出來做媒，用不着自已出力。然而現在不同了，出於時代的進展和文明的進步，男女社交已漸漸開通，但是並沒有開道到完全自由的狀態。以致於有不少的男和女處於同你一樣的地位。

我們希望你把「男朋友」和「對象」分請楚，目前你先須要認識的是「男朋友」而不是「對象」。在你的聯業範圍圈裹自然多是男性，可是這些同事們沒有姊妹親屬麼？你試驗和她們認識，和她們招呼，先把她們當做普通朋友看待，這樣才可以了解她們的眞性情。你所居處的地點並不是極端孤僻的鄉間又不是男兒國，怎可能一個男孩子也沒有呢？

「與異性接近，心理上悸懼不自然」，這種現象是青年人初次接觸異性朋友時常會表現的現象，然而它却是當你接觸異性朋友時最忌諱的現象。因爲這樣一來，態度就不自然了，對方也許因之也裝腔作勢起來，如此你們從何了解呢？又如何表白各人的心理呢？

交朋友（無論同性或異性）之首要條件便是：待人以誠，你以誠懇待人，別人也必還以誠懇待你。不要再畏懼了，拿出膽量向他們踏進吧。

青年的人！世界上有多少偉大的工作，需要我們丟做；社會上有多少罪惡，也需要我們創除。國家正在危難之中，需要我們出財出力。這都是極重要刻不容緩待辦的事件。結婚是應該的，但是不結婚就寂寞也並不然。等到將來你身體強健，能夠自立的時候再結婚也不遲。

編輯室

志美君：

來函敬悉。因爲第一封尊函接到時過晚，我們每刻收到讀者來信總在數十封以上，而篇幅有限，只得依接到時間之前後及問題之新舊性二者爲次序，以至將閣下所提之問題置本期答覆，非常抱歉。

據醫生說，中國舊式初生的嬰兒總要吃三黃湯，所謂三黃湯就是用大黃、黃岑、黃連三樣黃湯服下，用來去火利瀉的，因爲大黃主利瀉，黃岑及黃連主去胃火。然而，新式的接生法，說初生的嬰兒根本不需吃利瀉的藥劑，所以三黃湯也就無須乎服食。如果嬰兒稍長，大便不通，大黃購買不到，可以用石蠟油（Liquid Parattin）代替，大黃在國藥店有售，石蠟油可向西藥麼去買。專此奉答

編輯室

餘聲

每次我們告訴讀者，信箱篇幅不夠，不能答完的信只得緩答。但是最近接到讀者一封信，信中責罵我們底信箱不負責任，甚至于欺騙讀者。信箱編者讀完此信之後，竟感到啼笑皆非。但仔細思量，這位讀者雖然罵了我們，而他底用意還是好的，因爲對于我們底信箱非常信任而且熱切愛好之故。現在對于那位讀者底問題我們除開忠實答復之外，還盼望信箱讀者對于我們底「答之過晚」加以諒鑒，我們每天至少都收到好幾封信，每月一次的信箱底篇幅是無法排入。我們用我們所有的力量對讀者負責，沒有必要欺騙，也決無存心欺騙的意思！

最近有些讀者來信，查問文稿；但此稿敝社並未收到。据調查結果，始知作者誤寄到本社之故址泰晤士報館去了。尚望讀者以後留心，因本社遷移已久，彼處已無人負責，如有錯寄稿件，難免遺失之虞。

請「懺摩」和「陽光的背面」底作者望洋和炯子先生將通信址寄下爲荷！

本來我們請女畫家陳小翠女士爲我們畫紅樓夢中的十二金釵以作封面。現在陳女士因病不能執筆，暫告停止。特此見告。

因紙張昂貴，本刊每本增價爲十五元。全年一百六十五元，半年八十五元，請讀者注意：

女聲

（工部局書務處登記證 C字第一〇一八號）

第二卷　第九期

民國卅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總編輯發行者　左俊芝

編輯室　上海博物院路一四二號 光陸大樓內四九室 電話：一九九一四號

發行所　女聲社 上海博物院路一四二號

印刷者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電話：六〇一七〇號

每月十五日出版

每月一冊 十五元

半年六冊 八十五元

全年十二冊 一百六十五元

本埠每本加郵資二角 外埠四角

・以上價目以儲備票計算・

本外埠總經銷處　五洲書報社

地址：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電話：九二四七六號

代辦部

漢口	漢口文具社
漢口	中國文具公司
松江	標新書店
松江	大衆教育用品社
嘉興	元大商店
嘉興	嘉華書局
高郵	會文堂
揚州	世界書局
揚州	陳恆和書林
揚州	萬衆書局
泰縣	新泰書局
泰縣	棐餘商社
杭州	西蒙書店
南通	新民文具社
蚌埠	商務印書館
蚌埠	新新書局
蕪湖	務學文具店
常州	世界文具社
常州	世界教育用品社
常州	中華書社
南京	建國書店
南京	中心書店
南京	新國民書局
南京	野草書屋
南京	大同書局
南京	中央書店
南京	金門書局
蘇州	中央書報社
蘇州	新新書局
蘇州	蘇州文具社
蘇州	新國民書店
蘇州	新青年書社
蘇州	中國鋼筆公司